旧参
I246.2
2

新新外史全集

瀧興著

大東書局

曾小說

762113

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

社會小說

新新外史

羅纓著

第二十二回　練陸軍士卒同甘苦　打土匪觀察立勳名

謝倩雲自嫁過淩子冲。魚水調和。愛情甚篤。對子冲前妻的子女。更是撫如己出。問煖噓寒。因此倩雲的賢名。宦場中莫不知曉。連銘子盤中丞。也不時遣自己太太。到子冲院中閒談。有時候也請倩雲到後宅裏吃飯。因此這兩位太太。感情很好。銘太太定要同他拜乾姊妹。倩雲始而不肯。說太太比我大着十五六歲。我認你作乾娘。也差不多。怎敢當姊妹的稱呼。銘太太笑道。這不是論歲數的。你是我們的老夫子的夫人。按說我還當管你叫師娘呢。莫若免了客氣。老老實實的。認作姊妹。是再好不過了。倩雲當時未敢應承。銘太太又向子冲說知。子冲一[illegible]家太太的意思。也不好過於違拂。便答應着向倩雲疏通。倩雲見丈夫樂意。只得[illegible]。從此乾姊妹二人。走的十分密切。有時倩雲託一點事。銘太太立即照辦。過了沒有兩個月。藩署果然懸出牌來。許輔清飭赴九江府新任。際清見了。自然欣喜已極。一面到撫藩各署叩謝辭行。

一面謁見子冲。再三申謝。又託天麒在省中格外關照。不時通一個消息。好保護自己的前程。諸事妥當。然後挈眷赴任。這時候九江府。忽然起了一帮土匪。爲首的姓藍。叫藍田玉。綽號藍面虎。本是學生出身。不知怎樣變成江洋大盜。嘯聚了五七百人。在潯陽江一帶。打刦船隻。搶掠商旅。出沒無常。九江府有一名參將。手下有兩營兵。全是綠軍。非常的腐敗。槍械又不齊全。所用全是老式的前膛槍。平日又無訓練。兩營人名爲一千。其實連七百也沒有。參將是一個旗員。名叫德立布。由前清門侍衛外放的。拉弓射箭。倒是他的本行。要說到放槍。他只有一桿烟槍。用的很熟。朝夕不曾離手。自許輔清到任。對於他這綠營員額。很想澈底的查一查。這個風聲傳出去。德立布眞有點着了慌。暗中託首縣進去替他說情。許了五百兩銀子。一件貂褂。纔把這事搪過去。偏巧他的官運不佳。潯陽江中又出了海洋大盜。際清只得將他請進府來。籌畫防剿之策。當日際清初到任時。德立布託病未見。此番纔是初會。按前清的官禮。副將參將。同知府平行。對道台却是上司。應當遞手本。行庭參禮。因爲道台全掛兵備頭銜。所以必須如此。但是沒有道台的地方。知府却有調兵之權。參將也得受他的節制。因此德立布見了際清。一口一個太尊。不敢妄自尊大。際清仔細看他

。已經有五十開外了。身量不低。五官倒也端正。只是吸鴉片吸的焦黃精瘦。縮背拱肩。並沒有一點武人氣度。穿的一身行裝。開氣袍子。銀鼠出風的對襟馬褂。此時已是二月中間。天氣漸暖。看德立布神氣。穿着一身皮衣。仍有畏寒之態。際清心說。這樣子如何能夠衝鋒打仗。剿辦土匪。只好放在屋裏。吸大烟罷。但是面子上還得敷衍。忙含笑拱他上坐道。兄弟無事。也不敢勞動參戎。如今咱這九江界內。出了巨寇。鬧得商旅不安。兄弟是一文官。那有剿匪能力。只得請參戎來。領教一切。德立布答道。太尊自請放心。量這小醜跳梁。算得甚麼。末將已有布置。明天派上兩隊人前去剿辦。保管馬到成功。不費吹灰之力。際清笑道。但願如此好極。到底也不可太看易了。古人云。驕敵必敗。聽說那姓藍的匪人。十分了不得。他手下黨羽不下六七百人。貴營兩隊有多少人。倘然不能取勝。反倒叫匪人看輕了。兄弟是文官胆小。不能不多此一慮。還望參戎鄭重一點纔好。德立布道。將在謀不在勇。兵貴精不貴多。末將派兩隊人。雖然僅有二百之數。要打起土匪來。足可敵他一千多。請太尊萬安。但聽紅旗報捷就是了。際清聽他吹的這大牛。也不便再往下說。反倒極力頌揚了幾句。這是一種極壞的作用。心說不能取勝。看你拿甚麼臉來見我。德立布退了下去。立刻

調兵遣將。在他的意思。不過虛張聲勢。明知道賊在江中船上。有時上岸來打刼。也不過忽去忽來。決不肯在陸地上久住。他只點一二百人。分紮在潯陽江邊。等着賊上了岸的時候。一聲不響。只遠遠的巡哨。到看他們打搶某村某鎮。專候打搶完了。賊上得船來。他們一面在岸上鳴槍示威。一面尋至被搶的村鎮。去索酬勞。如果不給酬勞。說翻了再搶一個二回。主意打定。先傳進了兩個守備來。這兩個守備。便是綠營營長。一個叫賈作威。一個叫白得勝。二人進來先請過安。垂手侍立兩旁。德立布道。日前海寇猖獗。搶掠商民。太尊同我商量。要立刻剿辦。你二人身爲營長。責無旁貸。應該怎樣勦法。先對我說明了。然後好下動員令。白得勝先回道。回統領大人話。他們是水寇。我們是綠營。難道還能泅水去勦賊麼。這種軍事。卑弁實在不敢妄參末議。請大人吩咐罷。叫我們怎樣勦。我們便怎樣勦。至於法子。實在想不出來。德立布被他這一頂。心中好不自在。便發話道。常言養兵千日。用兵一時。你們吃皇上家俸祿。到了有匪之時。却推三阻四。這話說得出嗎。好好。你既不願勦匪。請下去罷。我這裏用你不着。白得勝果然請個安。竟自退了下來。賈作威一看這神氣。心說我別再碰他的釘子。得先探一探他的口氣。再定行止。想罷走過來。也請了一個安。

問道。請示大人。這次勦匪。是眞勦。還是假勦。德立布心中一轉。這小子問的眞壞。我也得考考他。隨答道。眞勦怎麼樣。假勦怎麼樣呢。賈作威道。眞勦必須衝鋒打仗。同匪見一個上下高低。總要擒斬首從。一律肅淸。纔算盡了勦匪的責任。這就叫作眞勦。至於假勦。不過虛張聲勢。將匪人嚇走。我們不傷一兵一卒。却不妨張大其詞。說是鏖戰幾晝夜。擊斃若干人。不但沒有一點危險。還可藉此開一篇保案。大人定然是總兵記名。就連卑弁。也跑不脫一個都司卽補。這就叫作假勦。德立布聽了這套議論。正中下懷。立時笑逐顏開。也不叫賈作威在地下站着了。立時携了他的手。拉入自己烟室。先叫他坐下。然後自己一壁吸着烟。一壁向作威笑道。你老哥眞不愧是一位老軍務。方纔所說的話。同兄弟的意思。毫釐也不差。你想咱們這綠營。本來有名無實。兩營不是一營人。又全是些老弱殘兵。那裏能去勦匪。何況匪在江中。咱在地上。更差風馬牛不相及了。偏偏許太尊要將這個担子。加在兄弟身上。兄弟想這原是升官發財的勾當。所以應了下來。同你老哥的打算。原是一般。那知白得勝這人。昏天黑地。他竟認成眞去勦匪了。豈不是笑話麼。賈作威躬身道。大人識見高明。有何差遣。卑弁必能努力報効。德立布吸着烟。面授機宜。賈作威不用說。自然是心

領神會。連聲答應是是。卑弁今天便調隊前往。只是上月的餉銀。還要求大人恩賞下來。常言人馬未動。糧草先行。這二百人。每日要吃飯。米麵總要預備一點纔好。德立布聽了。大笑道。你老哥這樣精明的人。怎到說出獃話來了。如今奉天承運。前去剿匪。無論到了那裏。全是簞食壺漿。以迎王師。還用咱們自己備飯嗎。也罷。大家零用。總要使幾個錢。我這裏有八十五兩銀子。是預備買烟土的。先給你老哥拿了去。作爲零用罷。我這可稱得是先公後私了。賈作威連忙請安道謝。德立布將銀子交給他。然後告辭去了。先把手下的五個隊長。全叫上來。每人給了八兩銀子。吩咐他們如此。衆人會意。俱各下去點名。每一隊中。按人名册子。應當是一百人。其實連五十也不够。不過四十上下人。點齊了。便下令開至潯陽江邊。在遠遠的幾個村鎮上分開了。也有住廟的。也有紮營棚的。到了以後。賈作威便差護兵。拿着自己的片子。去拜各村莊鎮董。各鋪家。各富戶。請他們來商議籌餉。這些人見是官來拿片子請。誰敢違背。立刻全到景泰鎮西邊一個關帝廟中。拜見賈營官。營官見了面。不說旁的。先叫他們籌餉。預備火食草料。我們此次來。是奉了參將大人的令。前來剿匪。保護你們。你們萬不可吝惜小費。這些人諾諾連聲。又問他帶來多少兵。賈作威說一共

五百人。每一頓吃白麵。得照着五百斤預備。吃大米。也得兩石七八斗。大家聽了。俱都吸一口涼氣。心說這大的嚼用。日久天長。誰能管得起啊。賈作威見他們作難。便出主意。叫他們折價。還可以略省一點。三百斤白麵。折成九兩銀子。三石白米。折成八兩銀子。八九一十七兩。再加上柴火草料。折作五兩。每一天要二十二兩銀子。鎮董邱鵬。再三懇求。請減爲十五兩。賈作威那裏肯應。後來作好作歹。算是每天二十兩說定。大家走後。賈作威將五個隊長把總叫來。吩咐每天一隊發三兩銀子。作爲火食費。大家答應着下去了。從此按天領錢。好在一隊不足四十人。那地方大米很便宜。一兩八錢銀子便能買一石。一石大米。差不多夠吃五頓的。四吊老錢能買一百斤白麵。也夠吃四頓的。其餘菜蔬柴草。俱是很賤的。因此飲食一節。還是足足敷用。不過內中只有一樣難處。凡是綠營中的人。自官長以至伙伕。全有一口鴉片烟癮。彼時烟禁初興。在外省中仍然是烟館林立。四個銅板。便可以買一份。那些當兵的。每人每天。至少得有一份大烟。能勉强活着。要不然便癮得要死。不吃飯還可以。不吃烟簡直不成。因此每一個兵丁。一天得發給五個銅板。專預備買長壽膏。差不多他們每人。全隨身帶着一枝竹子烟槍。躺在地上便吃。總是兩三個人就對一盞燈。圍着

景泰鎮左右。差不多這地舖的烟館全擺滿了。原來這景泰鎮。離淳陽江很近。乃是一個磁器發莊的聚處。只大磁店一項生意。便有五六十家。那一家買賣連銀帶貨總值幾萬的。乃是九江最富的一個鎮店。那藍田玉久已想到此光顧。飽飽的掠取一回。只因離府城太近。知道城裏有兵。所以不敢輕動。不時派人到景泰鎮探聽消息。也是活該該鎮倒霉。假如要沒有綠營到此剿匪。神口裏的老虎。到還可以嚇人。自從賈作威率隊到此。這一羣丘八太爺。終日在野外實行躺在就地的槍操。長槍放在身後。短槍擎在手中。對着探海燈大放綠氣礮。一個個興高采烈。試演得法。探子回去。報與藍田玉知道。藍田玉哈哈大笑道。我自當他這兵有甚麼本領。原來就會演習烟槍。好好。明天午後登岸。以一百人看守船隻。以三百人搜掠商家。以二百人對付那綠營兵丁。只須如此這般。到不必在鎮上殺害他們的性命。衆人領令下去預備。到了第二天。這二百綠營兵丁。早飯吃的是大餅。吃完了餅。各人尋各人的烟鋪。正在鎮外吐霧噴雲。忽然一聲胡哨。不知從何處擁出好幾百人。全是青布包頭。青布短衣。也有拿快槍的。也有拿手槍的。也有拿馬刀的。一擁而前。把景泰鎮圍了一個風雨不透。這些丘八太爺。癮未過足。那裏站得起來。又被這些人一嚇。也有痾出屎來的。也有撒出尿

來的。也有爬在地上。亂哼哼的。也有勉强掙扎。纔坐起來又倒下的。他有勇猛一點。站起想要開步走。走了兩三步又栽倒的。那些賊大爺到不客氣。把這二百人。一個也不剩。全用繩子綑起來。兩個人背着臉一綑。只綑手。不綑脚。將烟槍插在他們身上。兩個隊長作一綑。五人餘下一個。把營長算上。也到正好。一共綑了九十六對。內中只跑了一個人。暫且不提。藍田玉督着隊。到鎮裏飽掠一回。一家也不曾漏。凡現銀子。一共搜了七八十萬。還叫各店的人。用荆條筐抬着。替他們送往船中。那九十六對綠營兵。用鞭子打着。一同行走。一個正走。一個倒走。那裏走得動。到底鴉片烟鬼。那裏禁得打。只得往前拚命。好在離的不甚遠。不大工夫。走至江邊。藍田玉等把銀子全排好了。還不肯放送銀子的走。對他們笑道。你等暫且留步。我今天替你們出一口怨氣。也不白取你們這一筆大財。說罷命把營長賈作威牽過來。罵道。我把你們這一羣害民賊。吃着國家的俸餉。不會舉槍。不敢放砲。就會吃鴉片烟。還要到處騷擾商民。叫人家供吃供喝。還供你們大烟。今天犯到你藍大王手裏。還想活命嗎。可憐賈作威要想跪下磕頭。央告央告。偏偏背臉綁着。兩人的腿。全都不能跪下。只可嘴裏親爹親爺。活祖宗。甚麼大喊叫甚麼。求他饒命。藍田玉冷笑道。我本想

用馬刀。把你挨着個兒砍死。聽你們央告得怪可憐的。本大王發了惻隱之心。纔說到這裏。賈作威便接口道。把我們全釋放了。藍田玉道。不是不是。全推到潯陽江中。上龍宮海藏去吸大烟罷。賈作威叫了一聲媽呀。只聽噗通一聲。早被一個有力的賊目。在他身後用力踹了一脚。端端正正。踹到潯陽江中。緊跟着噗通噗通。把那九十五對大烟鬼。也一律推下去。看熱鬧的商人。竟自忘了本身是失盜之家。如暴雷一般。喝了一聲采。藍田玉吩咐解纜開船。欸乃一聲。順着潯陽江流。如風馳電掣一般的去了。岸上送銀的人。白瞪着眼。看那船越走越遠。再看江中。只冒泡兒。却未浮起一個人來。你道這是甚麼原故。只因藍田玉的爲人。極其狠毒。他本來就恨官兵。再看這些人是一羣鴉片烟鬼。他心中更恨。想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推到江中。又怕有會泅水的。反倒借此得生。因而預先傳下令來。將這些人俱都成雙捉對的。兩人捆成一個。又背着臉。及至推到江中。兩個人互相掙扎。越掙扎越往下沉。直沉到江底爲止。彷彿每人身上墜了一塊石頭。非等死就。決不能浮上來。休想跑脫一個。這個法子。眞可稱毒辣無比了。再說這一營之中。只有一個伙伕不吸烟。並且兩條腿非常的快。外號叫飛毛腿牛二。他烙過了餅。伺候大家吃罷飯。全都過癮去了。下剩了有十幾張餅

762115

。他吃飽了還有六七張。他便將這餅帶在身上。預備餓了再吃。腰裏緊上搭包。前心擋三張。後心擋四張。並且緊緊貼着肉。纔要躺下睡一個午覺。忽然聽見吹喇叭的聲音。他還以爲是齊隊呢。及看見賊人圍上來。說了一聲不好。撒開腿便跑。跑着跑着。被賊人看見。連放了兩三槍。全打在他後背上。却未傷着分毫。賊人見打不倒他。很是詫異。還以爲他必是金鐘罩。鐵布衫。再不然便是會甚麼法術。又兼他步下如飛。趕也趕不上。便索性放他去了。他一氣跑十五里路。直跑到九江城下方纔止步。略息了片刻。喝了兩口涼水。又如飛的跑進城去。直奔游擊衙門。到了門房中。請他趕緊回大人。門房看他這種樣子。那裏肯替他回。他急了。把自己穿的小棉襖脫下來。將貼身的烙餅取出來。給大家看。裏面臥着三個槍彈。他說道錯非這幾張餅。我沒得命了。這是軍情大事。眼看着賊人就到城下。還不快回大人。倘然有一個風吹草動。那時可別嘀怨伙伕不來通報。門房見這情形是眞的。也不敢怠慢了。立刻上去回。此時德立布大烟正吸得高興。家人上來回道。現有賈營裏伙伕牛二。有緊急軍情。要面稟大人。德立布嚇了一跳。忙把烟槍放下。吩咐帶他進來。少時牛二進來。雙膝跪下。道。伙伕牛二。給大人叩頭。德立布躺在竹牀上。也不動彈。只問了一句。有甚麼事

快回。牛二回道。現有一千多賊匪。俱都帶着快槍。把景泰鎮團團圍住。賈大人的一營人全被他們捆起來。聽說搶完了景泰鎮。便要一直進城。小的死裏逃生。特來報信。請大人早作準備。牛二的話尚未回完。就聽得乒乓。嘆喇嘩喇。啊呀媽呀的嘈成一片。你道這響聲全是甚麼。原來乒乓是把烟槍扔了。正扔到烟燈上。嘆喇嘩喇是燈碎了。帶累的連烟缸烟罐俱都碰倒。啊呀媽呀。是德立布被這一嚇。口裏發出來的軍令。可憐他立時連坐也坐不起來了。躺在牀上。只剩了哆嗦打戰。一旁站立的家人。一面替他收拾烟燈。一面抱怨牛二道。大人癮還不曾過足。你何必說的這樣凶。還不快滾下去。牛二磕了一個頭。連忙退下。這裏德立布磨手搓掌。急的滿頭是汗。也不癮了。吩咐家人。快請太太姨太太少爺舅老爺。少時大家全到了。德立布顫顫巍巍說道。不好了。賊殺進城來了。你們快把金珠細軟。收拾收拾。把咱衙門的兩輛車套好。再雇幾輛車。我們一同出西門逃命。賊一定進東門。事不宜遲。快快收拾。我此刻心緒亂了。再遲一刻。可就來不及了。大家一聽他這話。七手八脚。亂收拾一陣。正在搗亂之際。只見家人慌張進來回道。首府許大人。首縣姚大老爺。俱都來了。一直進來。急等大人說話。這又是一道催命符。將德立布嚇了個發昏。不敢說見。又不敢說

不見。正在爲難。又一個護兵進來。說知府大人。在前廳喫緊。叫着急。立等大人出去說話。德立布到此時。醋罈子也得是公婆。無奈兩腿打戰。又走不上路來。只得叫家人同護兵攙扶了。彷彿唱洪洋洞的架式。蹭了出來。纔到前廳。許際清早趕上來。衝着他冷笑道。我的德大哥。德大參戎。你上次是怎樣對我說的。如今竟鬧得賊臨城下。衝鋒打仗是你武官的責任。你倒有甚麼法子。破賊保城。趕緊請你傳令罷。德立布一面哆嗦着。一面央告際清道。許太尊。許大人。你可憐我這五六十歲的人。怎能衝鋒打仗。據我看咱們一齊逃活命罷。等賊人進城來。我們作官的。全要先死。難道就坐着等死麼。兄弟已經備好了車。即刻就要跑了。依我勸你府縣二公。也快快作逃命的準備罷。際清不待他的話說完。搶過來。左右開弓。先打了他兩個嘴巴。罵道喪盡天良的狗官。平日吃國家俸祿。受人民供養。如今到了急難之時。你先領頭兒逃跑。你這一跑。民心全慌了。賊人不打算進城。聽見了這個風聲。也必要乘機騷擾。好好。我先看起你來。回頭再說保城。原來府縣衙門中。各有二百名練勇。到是從本地挑選的精壯少年。每一百人中。有一個百長。有十個什長。自從際清到任後。曾詳請廣饒九南兵備道。領了五百枝快槍。早晚操練。較比德立布帶的綠營。實在强的太多。這

回際清來。便帶了一名百長。兩個什長。二十個練勇。隨轎保護。他立刻吩咐百長李魁元。取十名練勇。把住參將衙門的前後門。如果有逃走的人。立刻用繩子綑上。不分男女。不問老幼。德立布一聽這話。立時放聲大哭。際清氣急了。吩咐知縣姚秉剛。先把德立布帶至縣衙中。看管起來。看得他惑亂民心。事平之後。去必要據實詳請。革他的職。又拔一枝令箭。吩咐李魁元。去調自得勝的一營人。隨候調遣。自己賭氣乘轎回衙。不大工夫李魁元回來稟道。自得勝已經逃跑。不知去向。他帶一營人。多半全是駐防旗人。此時全回家了。沒有地方去尋。請大人示下。際清聽了。益發氣上加氣。只得先將縣衙中的二百人地調了來。分布在四個城門上。嚴密把守。此時却用着飛毛腿牛二。方纔德見德立布那麼沒用的神氣。所以從上面下來。立時跑到府衙。把一切情形。詳細稟與際清知道。因此際清纔着了急。立刻尋德立布說話。既見德立布這樣無能。他想到這事必須詳請撫帥。調兵剿賊。若不事前稟明。倘然失了城池。不但九江府的前程保不住。還要治罪。如何担當得起。但是此時派誰送信去呢。賊人布滿了江中。由水路去。必至被賊截住。又恐耗時過久。恐怕來不及。此人自稱飛毛腿。一定脚力是好的。況且平時打在他身上。棍棒不能。不過來腳

了進金銀。便拿牛二叫來。拿我這裏的一百金來。十兩銀子。你要連夜趕到省中投遞。另外有一封私信。按上寫的地址。投與徐道台徐大人。你可故上不敢。牛二道。小人敢去。隨清點了大喜道。你既敢去。事不宜遲。立刻起身。如能取得覆信回來。我另外再賞你十兩銀子。並且將你拔入練勇中。每月有五兩銀子月餉。牛二叩頭謝恩。將文書私信一併藏在身上。出了府衙。連夜彷徨南昌。趕到了不及下店。便先到撫帥衙門。將文書投遞。眼看號房掛了號。然後又往徐公館。到門房。先將來意與金順說明。幸喜天興正在家中。金順拿着書信上去回過。天興看了信。大吃一驚。傳話將來人帶上來。牛二上來。先磕下叩頭。天興叫他起來問道。現在的九江城。還被賊人圍困着麼。牛二道。回大人話。現在賊人並不曾圍困九江城池。天興道。既然如此。因何信上寫的這樣緊法。牛二道。許大人深怕省城救兵不到。一旦賊人來了。無法迎敵。故此寫得緊緊些。好求大人在撫帥面代爲請兵。免得誤事。天興道。我明白了。你先下去。暫住在我門房中。俟等我上院後。有何示下。再給許大人寫信。又囑咐金順。好好的待成他。牛二謝安謝了下去。天興立刻喊套車上院。他此時同凌子冲走得很近。每逢上院。不用門房去回。一直到子冲院中。有時見撫台。也由子冲帶着他同

見。自從結親之後。銘新便委他爲巡警學堂總辦。差事雖然不算甚優。但這一堂中。也有三四百精壯青年。在天麒眼中。便認定這是將來最好帮手。先用心查考。內中有血性有思想的好男兒。共有多少。將來先把他們編入一個班中。漫漫的灌輸革命思想。俟等他們全就了範圍。時機一到。便可揭竿而起。因此他表面上。殷殷懇懇。對待學生很優。並且不時同學生演說。彼此感情。聯絡的非常密切。他現在正愁沒有兵權。如今遇着九江的事。他以爲有機可乘。立時去尋子冲。彼此見過面。看子冲辦公桌上。正鋪着一件公文。恰是許際靖告急的文書。他便將私信也掏出來。交與子冲閱看。此時他二人早改口以姻兄弟相稱。因爲子冲年長。便不隨倩雲一面論。反稱他爲姻兄。子冲便也不客氣。呼天麒爲姻弟。他閱罷了書信。向天麒道。本來綠營是一種無用的廢物。早就應當裁撤。似德立布這種東西。實在太可恨。方纔大帥氣的跺脚。說將來派誰去剿賊。叫他請着王命去。先把德立布開刀祭旗。據我看九江形勢甚危。倘賊人出其不意。把城襲取了。朝廷知道。連撫帥也要担很大的不是。如今到得先派兵剿除。省得將來滋蔓難圖。成了大患。天麒道。老姻兄所見甚是。但是派何人去剿呢。子冲道。這次剿賊。必須水陸並進。你要知道。這起賊原是水寇。在陸地進剿。他

匿在湖港之中。連影兒全看不見。如何剿法。要由水路進攻。他棄船登岸。一個廬山之中。幾千人全藏得下。更不容易搜剿。所以我說必要水陸並進。就是這種難處。天麒道。水陸並進。固然是計出萬全。但是帶兵的人才。也很不易得呢。子冲道。你不知道。這江西一省。水軍到有人的。只是陸軍缺少人才。因爲當年曾文正巢湖之敗。引爲前車。特命彭剛直公。在湖口練了幾營水師。直流傳到現在。湖口地方。還有三營水軍。帶兵的姓岳。叫作甚麼岳紹忠。也是湖南人。已經保到副將。聽說這幾營水師。雖然不如從前。到底先前的規模。依然存在。不過因爲餉糈不足。所有船隻軍械。久不修理。恐怕臨陣有些不可恃。若發一筆欵。責成岳紹忠趕緊修理。剿除海洋盜匪。似乎還可以勝任愉快。但是水軍一攻。那賊人必要以廬山爲護符。必須先派一位知兵大員。在廬山左右埋伏好了。待他們竄到山前。聚而殲之。這纔是妙策。可以永斷禍根。要不然。此剿彼竄。成了流寇。將來更不好辦了。天麒笑道。小弟並不是毛遂自薦。一者看着江西軍才缺乏。二者身受撫帥特別知遇。若此時不肯効力。更待何時。意欲託老姻兄向大帥保薦。小弟情願告這次奮勇。子冲笑道。我也曾想到你陸軍學識很好。但這是實行用兵。不比紙上空談。況且賊人來勢很兇。倘然有一點小危險

。怎麼對得過令舅母。同令表妹。因此很是游移。你如今既自告奮勇。那到沒得怨了。請你先回公館。至遲明天一早。公事便能過去。你先預備行李去罷。天麒謝了。趕緊出院。回到自己公館。吩咐墨香。將自己常穿的衣服。同隨手用的東西。一律收拾停妥。天有掌燈時候。院上送過一道札子來。是委他帶巡防二四六三營。親往九江勦匪。並准他便宜行事。文官自知府以下。武官自副將以下。均受節制。自由調遣。並傳出話來。所有隨員。准他從候補人員中挑選。天麒接到這套公事。眞乃喜出望外。立刻開了兩個行軍參謀。兩個文案。兩個管理軍需糧台。參謀是候補同知儲大中。候補都司余允武。這兩人。一個是巡警學堂提調。一個是巡警學堂教操的教員。平日同天麒最爲投契。兩個文案。全是知縣班子。一個是進士即用莫多言。一個是大挑舉人金鎰。天麒知道他二人手筆既好。而且少年英發。彼此談起來。引爲同志的。至於那兩個管理糧台的。全是天麒近鄉親。一個叫高爾雅。一個叫區大升。高是候補通判。區是試用知州。兩人全是富家。並且爲人慷慨。所以派他爲糧台。必不至尅扣軍餉。舞弊營私。天麒把人擬定。當日夜晚。便到院謝委。並將所保員名呈上。銘新一律允准。連夜趕辦公文。却說這巡防營原是十二營。統領姓貴名和。是滿洲廂紅旗人。由

理藩院郎中。保揀道台。指省江西。來時帶着陸軍部尚書鐵木賢一封私信。信上寫的極其懇切。說貴和是他的內弟。求銘子盤格外照顧。所以來省未及三個月。便委了他巡防營統領的差使。在銘新的意思。以爲他是旗人。這保護省垣的兵權。交給他格外放心。無奈貴和是一個紈袴子弟。那有一點軍學知識。自他接過這營頭來。也不點名。也不會操。只要幾十個身材魁梧的兵士。在他公館外輪流看門。這十二個營官。兩個幫統。每逢初一十五。到他公館來請一遍安。其餘的事。他一概不問。至於每月餉欵。他是富家子弟。到絲毫不染指。只是他的師爺家人。非常利害。扣平剋色。勒指不發。硬壓下兩個月的餉銀。存在大清銀行吃利。一月共計三萬五千銀子。兩個月便是七萬。這七萬銀子。硬要一分行息。一個月便是七百兩。銀行叫苦連天。說我們往外放。也沒有這大的利啊。要打算不存罷。一者多少年的老交易。拉不下臉來便往外推。二者知道貴和的根子很硬。得罪了他於行長的地位。都有不便。只得忍氣吞聲。作這筆買賣。銀行還好過。惟有這十二營的兵丁。向來是月發月餉。從不積壓。如今硬壓起兩個月來。如何受得了。於是兵尋什長。什長尋哨官。哨官尋營官。營官尋幫統。到了幫統那邊。可就不敢再往上尋了。只可用好話敷衍對付。鬧得怨

聲載道。銘新耳中也微有所聞。只碍於情面。一時不好更換。這次把二四六三營。撥歸天麒統帶。帶去剿賊。也是爲將來更換的地步。第二天三營營官。身披軍裝。到公館稟見徐大人。天麒連忙接見。看看手本。一個叫熊金標。一個叫孫豹文。一個叫潘得功。見這三人雄糾糾的。到還有幾分勇氣。天麒訓勉了一番。說事不宜遲。今日點名。明日拔隊。只見潘得功站起來。躬身回道。回統領大人話。卑弁三人。還有一點下情。要求大人作主。天麒忙問何事。潘得功把兩個月不發餉的話。詳細說明。並說兵丁們因爲欠餉。全有債累。此次開拔。若不發給。恐怕釀出事來。卑弁不敢不回。天麒聽了。很是詫異道。豈有此理。我記得巡防營的餉。照例是按月發清。爲何却拖欠起來。潘得功隨將貴和接手以後的情形。又說了一遍。天麒怒道。這還了得。我馬上便尋他要去。嚇得潘得功連連請安道。求大人恩典。千萬莫說是卑弁說的。將來這個冤仇。卑弁如何結得起。天麒哈哈大笑道。你們太膽小了。以後這三營。既歸我節制。姓貴的想動你們一根寒毛。也作不到。你們休拿我當那軟弱無能的道台。他不給我餉。我便拉他去見大帥。三人見天麒這樣氣壯護下。立刻全挺起胸脯來。彷彿吃了一料大力丸。都請安謝過了。天麒立時乘車去見貴和。果然不曾費話。都把兩個月的

餉銀。全數討來。並將二四六三營的月餉。向大清銀行說明。以後劃歸徐觀察支領。不與貴和相干。不但將兩個月積欠。還了三營。又另外預支了三個月的。交與行軍糧台存放。又支了六千銀子的開拔費。登時這二四六三營。士飽馬騰。另有一番新氣象。其餘那九營。全都看着眼紅。恨不立刻滿歸徐大人節制。纔如心願。天麒寫了一封回信。叫飛毛腿牛二先回九江。免得際清懸念。又另外賞了他二十塊洋錢。牛二叩頭謝了。連夜奔回九江。這裏天麒率領三營人馬。隨後趕來。一面又與岳紹忠去公事。叫他帶領水師。預備勦賊。天麒到了九江。並不進城。先到廬山前後左右巡視了一遍。自己親手繪了一副簡明地圖。那個山凹裏可以伏兵。那個山套裏可以埋下地雷。那個山環裏可以誘敵。那處樹林中可以隱身。全都畫了標誌。又傳下秘令。甚麼暗號是聚。甚麼暗號是散。甚麼暗號是進。甚麼暗號是退。然後將這一千五百人。分作六十小隊。每隊二十人。分布在山之四面。下餘二百人。以一百預備誘敵。一百伏到山腰。居高臨下。等賊人進了山灣。開槍射擊。一個休想活命。安排粗定。他自己帶着參謀文案糧台。在山後一個廟中駐紮。際清自接到牛二帶來的回信。心裏十分安穩。原來天麒信上。囑咐他協同知縣。盡力守城。不必出來迎接。却派他採買糧草。運至廬

山聽用。不得違誤。際清趕辦糧草。派二十名練勇。持槍押送。又派牛二爲嚮導。因爲他就是廬山下邊的人民。地理非常熟悉。運了幾盪糧草。足足够一個月支用。天麒便將牛二留在營中効力。暫且按下不提。却說岳紹忠統領帶着三營水師。共有十隻舊式兵船。還是彭剛直公當日手造的。只因年久失修。多有朽壞之處。請了幾次欵。省裏總不肯發。船上的兵額。照當日規制。原是三百六十人爲一營。每一隻船上。能容一百二十人。一船有一個船長。三船有一個船官。船官便是營長。這一百二十水兵。分歸四人統帶。這四人叫作船副。原先的兵丁。全是湘軍。後來也有死的。也有老的。漸漸改招本地人充補。可是帶兵的仍然爲湖南人。那岳紹忠作了十二年水師統領。也不升。也不調。大有在此終老之意。至於餉項。更是長短不齊。一本湖塗帳。無論何人也算不清。所指的底欵。惟湖江兩稅。有時收的多了。便多發一點。收的少了。便少發一點。反正餓不死也撐不着。好在名目是三營。其實每隻船上。連八十人也不足。岳紹忠雖然老了。倒是行伍出身。對於訓練的事。還按照老法子。不敢懈怠。他也曾三番五次。想要告奮勇。勦平水寇。他有一位幕府叫郭得鶴。因爲他不好多事。大家便隨口叫他過得好。他阻攔着說。統領何必多事。省省看咱們這水師早成了無用

的廢物。從來請欵未曾發過一文。我們犯得上去拚命勦匪。假如勦平了。省裏開保案。甚麼小舅子姑爺。全放在裏邊。我們出力的人。除去統領以外。休想得着半分好處。要是打了敗仗。不但統領担處分。借題發揮。只怕這幾十年的老水師。連根却要倒掉。統領想一想。這是何苦呢。岳紹忠被他這一套話。說得灰心喪志。再也不想告奮勇了。不料這一天撫帥一連來了兩件公事。頭一件是指撥現欵一萬兩。叫他急速修理船隻。整備軍械。候令剿賊。第二件公事。是說明現派徐道天麒。爲剿匪統領。所有該水師。俱聽徐道節制調遣。岳紹忠接着公事。不覺興頭起來。立刻同郭得鶴商議。怎樣修船進兵。郭得鶴看過公文。也自歡喜道。這就有點意思了。沒想到咱們這冷灶裏。也居然冒出熱氣來。既然是撫帥的意思。將來事平之後。不但老統領有了升官的機會。就連晚生那個試用縣丞。也可以過班知縣了。修船的事。並不難。咱們的船上。原來有二十名木匠。終年的閒着吃乾俸。這可用着他們了。人數不足。可以另外再雇二十名。趕緊修補。有十天半月。便可工竣。至於軍械一層。雖不十分精利。到底是統領常常操練的好處。並未生銹。還可以對付着用。好在是打土匪。並不是要戰勝外國海軍。也用不着特別利器。這一萬銀子。據晚生看。連兩千也用不了。平平妥妥

的。統領可以下腰。其中少有一點難處。是不知道這位徐觀察。是個甚麼人物。看這公事的口氣。他便成了我們的頂頭上司。要不把他敷衍好了。將來一切公事。全不好辦。却又不知此人現在何處。我們倒要着實的打聽打聽纔好。岳紹忠聽了。很是歡喜贊成。一面收拾船隻。操練軍隊。一面派人打聽徐道台的行轅。現在何處。以及他從前的歷史。那知未出三日。天飆的札文已頒到了。內言本統領奉撫帥委任剿賊。現已帶領兵馬。駐紮廬山。仰該軍統領。率所部水軍。循彭蠡潯陽。搜剿賊匪。彼如棄船登岸。可急將該賊船佔據。勿任其再返老巢。一面派兵登岸。協助本統領前後夾攻。殲其醜類。永絕根株。免滋後患。札到施行。切切毋忽。岳紹忠自接到札文。纔知徐道台已經率隊赴潯。自己那敢怠慢。忙催促工匠。加班連夜修理。一面派一名精幹船副。帶四名水兵。攜着尅日進兵。請示機宜的公文。前往廬山。面見徐大人。稟報一切。這裏的船隻。未及十日。已將缺漏腐壞之處。完全修好。岳紹忠留三隻船防守地方。自己率領七隻。向前進發。先派了四名水兵。扮作打魚的模樣。駕着一隻小小漁船。前往偵探賊人的踪跡。去了一日兩夜。方纔回來報道。賊人藍田玉。自從搶掠景泰鎮。淹斃綠營兵丁。已經逃往彭澤湖。在港汊中隱藏。很不容易搜勦。大人須以智

取。難以力攻。指給忠說我知道了。你們下去候令。自己却與郭得鶴商議。我們若直前進攻。恐怕不易得手。必須設法將他引出來。在平湖之上。纔好下手。二人計議多時。已有良策。便把船長船副全叫上來。秘授機宜。大家領令去了。又叫作探的四名水兵。吩咐如此如此。四人也依計而行。暫且按下不表。再說水寇藍田玉。自景泰鎮得手以後。不敢在潯陽久居。却將十幾條船。全駛入彭澤湖內。單派兩條漁船。在湖邊梭巡作線。並可購買米糧食品。他在湖中。安然充他的南面王。終日水色天光。兼葭白露。也到十分快活。這一日派出的漁船。回來稟報。說現有四個漁夫。要見大王。說是有一號買賣。特來奉獻。不知大王見也不見。藍田玉吩咐帶進來。少時四個漁夫。來至藍田玉船上。叩頭參見。說小人們是久在這湖中打魚爲生。近來纔知大王爺。在此湖中紮寨。小人們終年打魚爲生。那有出頭之日。很想給大王効力。只恨沒有進見的禮物。如今探聽得省裏巡撫的夫人小姐。還同着巡防統領貴道台的姨太太小姐。要去遊逛廬山。坐着兵船。從此經過。這眞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大王若調動全隊。將那幾條船圍住。不但船隻兵器。唾手可得。並可綁一回人票。將來贖回。至不濟也值二十萬元。這眞是天賜寶貝。如放他們過去。未免可惜。藍田玉聽了。俯首沉吟

。四人又說道。還有一層。小人們也要稟報在前。那船上的水兵。却也十分了得。大王要自己酌量。如果是他們的對手。再去冒險不遲。倘然抵敵不住。到還是放過去的好。這幾句話。却把藍田玉招翻了。大聲喝道。唐胡說。你大王爺爺。從來沒怕過人。不要說他那區區水兵。便是千軍萬馬。英吉利的海軍。我也不放在眼裏。只是你們四個人。得要在前面帶路。進退全要聽我的號令。如若過他不着。你們誤報之罪。可要仔細着。四人道。大王自請傳令。如果這號買賣空了。小人們頭顱。便是進見之禮。藍田玉立刻發令。全隊出發。如遇着兵船。用包圍的法子。逼令他們繳械投降。自己在後面督催。出了湖港。浩浩蕩蕩的。直往前進。前面有四人。駕着輕便漁舟。順流而下。如風馳電掣一般。不知不覺。已走下很遠的路。遠遠的果然看見有幾隻大船。藍田玉以爲是實在了。傳令猛進。那船益發走的快。自己用千里鏡望對面打着。果見那邊船頭。彷彿坐着幾個婦女。及至相離甚近。藍田玉便叫鳴槍示威。再看對面船上。却一個人也沒有了。他心中正在疑惑。忽聽對面船上一聲砲響。驀的幾條兵船。如箭一般的快。圍攏上來。此時藍田玉方纔明白。知道是中了計。再想退回。可不容易了。只得傳令開槍。奈他手下的水寇。並未經過大戰。番船忠的水兵。却是訓練之

師。戰了兩三刻鐘。便已不支。只得傳令。暫且把船擺岸。預備逃生。好在此處離廬山已近。我們逃上岸去。只要守住廬山。再有千軍萬馬也不怕了。衆賊兵得令。便駕船奔岸。水師在後面緊追。要問能否逃出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前清綠營之腐敗。爲古今所未有。長官與士卒。無非一羣烟鬼。每人身上。皆有烟具一套。雖在曠野荒郊。亦能倒地過癮。書中所敘。盡係實在情形。並非言之過甚也。

描寫德立布。恰是綠營官長。恰是以旂人而爲綠營官長。神氣活現。雖仇十洲畫鬼。亦不能如是之肖也。

綠營到鄉鎭。威嚇商民。勒索給養。乃彼等惟一之長技。賈作威的是此中老手。然不轉瞬而遇着藍田玉。可稱天道循環。報應不爽。藍之手段。雖過於毒辣。但以此施之綠營官弁。決無人代爲愧惜也。

天麒告奮勇。所爲立小功以堅銘新之信。且藉此取得兵權。明眼人自能一望而知。其一切調度。自無愧將才也。

第二十三回　藍田玉私奔長春府　安大本匿跡哈爾濱

藍田玉帶着數百水寇。急急逃生。岳紹忠率領兵船。在後面緊追。無奈賊人的船是漁船。駕駛輕便。走的很快。那兵船。乃是舊式戰艦。非同火輪。純用人力鼓盪。船身過大。自然趕不上漁船。轉眼間已相差有半里之路。岳紹忠雖然催着快走。到底還是赶不上。眼看着離岸已不遠。數十條漁船。都已靠攏了。那兵船却離着仍有一里多路。岳紹忠頓足懊悔。對郭得鶴道。可惜事前不曾在岸上伏兵。要不然。豈不是甕中捉鼈。一個也跑不脫。不表他自悔失策。且說藍田玉忽忽忙忙。棄船登岸。各賊人將船上的金銀細軟。通統繫在腰間。一個個托着快槍。如瘋犬一般。捧着藍田玉。直奔廬山。沿路上見着過往行人。開槍便打。因此商家住戶。全都閉戶關門。路上的人。也都早早躲避開了。此處離廬山。還有二十里路。走過一片桑林。那知桑林裏邊。早有伏兵。却是天麒預先派定潘得功。率領二百步隊。在此等候。一見賊人跑過。覷得身臨且近。那快槍便如雨點一般樣。射擊出來。打傷賊人不少。傷輕的仍然舍命前奔。傷重的早已爬伏在地。藍田玉腿上中了兩槍。那裏還走的動。早倒在桑林外邊。閉目

合時等死。其餘剩了有三四百人。依然往廬山方面進發。那知廬山前後左右。俱有伏兵。可憐這些賊人。一個也不曾跑脫。也有死在槍下的。也有被生擒活捉的。僅僅一天工夫。滅陽水寇。便已一律肅清。天麒吩咐將死屍一律掩埋。生擒的綑綁起來。聽候審訊。少時潘得功。也回來報功。說在桑林打死了賊人六十七名。生擒賊人四十五名。重傷的暫時放在一邊。輕傷的一共二十三人。押解前來。聽候統領發落。天麒在廟裏正殿上。吩咐陳設公案。自己要親訊賊匪。只見他身穿藍寧綢二則龍開氣袂袍。青緞子對襟方馬褂。足登薄底官靴。頭戴青呢秋帽。三品亮藍頂子。還拖着一根花翎。又戴着一副大光的茶鏡。所有營長隊長等。前前後後。圍了一大片。到是官氣滿足。威風八面。少時把生擒的賊人。一個個帶上來。先問了姓名籍貫。然後派歸某營看守。問來問去。忽然押上一個人來。兩個兵架着。看那神氣。必是腿受了傷。此人一上公堂。同天麒打了一個照面。天麒不覺大驚失色。連連把頭搖了幾搖。故意的一拍桌子。喝道。我看你這神氣。定然是賊頭。來來來。把他押到我的臥室旁邊。派我的書僮墨香看守。等他腿上傷好了。本道要細細拷問。左右吆喝一聲。便把他押下去了。天麒也不再往下問了。吩咐退堂。纔退了堂。金順便拿上一個手本來說。是岳統領

稟見。天麒吩咐在客室會見。自己大搖大擺的出來。纔到客堂。金順早吆喝了一聲。大人下來了。天麒纔一進門。岳紹忠先請了一個安。纔要跪下行禮。天麒忙攔住笑道。只行常禮罷。副戎是軍界老前輩。兄弟實不敢當。紹忠又謙遜了一番。方纔深深又請了一個安。天麒拱他上坐。自己在下首相陪。紹忠先欠身說道。統領大駕早到廬山。末將理宜先來伺候。適因勦匪。不克分身。還求大人格外原諒。天麒笑道。太謙太謙。兄弟奉帥座鈞諭。即日帶兵前來。不曾先到副戎處領教一切。實在抱歉得很。此次潯陽水寇。一律肅清。全賴副戎追捕得力。你若不將他赶上岸來。兄弟雖有千軍萬馬。也無可施展。如今大功已成。兄弟必據實詳報撫憲。貴軍出力人員。請詳細開一清單過來。所有異常尋常各勞勩。兄弟必照原擬請獎。決不挑剔。岳紹忠聽了這一片話。不覺喜出望外。心中如一塊石頭落地。連忙立起身來。又深深請安道謝。彼此略談了幾句。便告辭退下。天麒將他送走。自己回至臥室。先將值夜的巡兵。派到廟外去瞭望。臥室之中。僅剩書僮墨香一人。少時吃過晚飯。天已昏黑。傳出話去。統領勞頓。要早早休息。所有營內外各官員。一概免見。無論有甚麼緊要公事。等明日早晨再回。傳諭已畢。隨手點上一枝洋燭。低聲吩咐墨香。將白天交你看管的那個賊頭

。攙他到我屋中。我要當面訊問。墨香去不多時。把藍田玉扶進來。纔進屋中。天麒搶一步。拉了他的手。低低叫了一聲賢弟。藍田玉也回叫了一聲大哥。天麒吩咐墨香。在門外把守。如果有人前來。以咳嗽爲號。自己却同藍田玉手拉手。對面坐下。纔着眉問道。賢弟。你我在日本留學時。轉眼已有四年不見。你爲何跑到這裏來。當了水寇。今天幸虧是遇着愚兄。要換一個人。你的性命如何能保得住。你到底是甚麼宗旨。難道同盟會的盟誓。你竟自忘了麼。原來這藍田玉是九江人。在日本留學陸軍最早。他比徐天麒早二年卒業。二人既是同學。又是同盟會的同志。因爲天麒比他長三歲。所以呼爲大哥。藍田玉被這一問。不覺問上氣來。惡狠狠看了天麒一眼。又從鼻子裏哼一聲。漫騰騰的答道。大哥你說我變了宗旨。我不過作强盜。却未作滿清的官僚。並且我日前曾淹斃綠軍二百人。全是駐防旗籍。總算我替漢族小小出一口怨氣。似大哥你枉作了鐵血團領袖。如今翎頂煇煌。居然成了候補道。給滿清作了監司大員。到底誰變宗旨。誰沒變宗旨。請大哥平心靜氣想一想。我藍田玉雖然被擒殺剮軍流。滿不放在心上。你要想順說我投降了你。以後報効滿清。及早不必作此妄想。天麒一片至誠。反被他迎頭搶白了一頓。自己納着氣兒。陪着笑臉說道。賢弟。你不要錯

怪了愚兄。你要知道。我此次捐官。專爲養成革命勢力。並非背叛同盟會。常言說射人先射馬。擒賊須擒王。愚兄抱的是擒王主義。故此纔低心下氣。混入官途。將來如有機會可乘。揭竿一呼。全國響應。我們也轟轟烈烈的作一場。縱然沒得機會。但能將滿人中錚錚佼佼。足爲革命之梗的。除掉一兩個。也不枉犧牲一回。似賢弟淹斃的那些旂兵。全是鴉片烟鬼。縱然死淨了。不過少糟蹋糧食。究竟與革命前途。並無絲毫裨補。以賢弟之才。宜望大處着想。爲此小事犧牲。可眞眞有點不值。如今咱弟兄二人。既遇在一處。彼此要開誠布公。討論一番。千萬別存成見纔好。藍田玉被這一席話。喚醒了一大半。立時臉上現出笑容來。答道。大哥說的很是。如今最要緊。是兄弟既入網羅。要明明把我放了。你如何担得起這個聲氣。倘然解到省去。那銘新是旗人。一定恨我入骨。我的性命豈能保存。這個問題。便有些不易解決。大哥你可有甚麼高明法子麼。天麒笑道。這件事不難。賢弟自請放心。我決有法子安然保你出險。但是這江西地面。決沒有你存身之地。你到何處去。藍田玉低頭想了一想。答道。去的地方到有。好在我上無父母。下無妻子。孤零一身。到處爲家。我想到關外走一盪。大哥以爲何如。天麒道。你要到關外去。好極了。我指引你一個去處。你在日本

時。同安大本不是至好麼。我上月接到他一封信。他現住吉林長春府城內二道街。福星客棧樓上二十八號。改姓換名。叫石之宗。冒中國籍。以販筆墨爲業。他的心事。你是知道的。你投了他去。將來遇機會。助他成功。也不枉朋友相好一場。藍田玉聽了。不覺喜上眉梢。笑道。原來安二哥現在長春。我一定尋他去。可惜我早不知道。我如果知道。又不惹這一場是非了。但是我怎樣脫離江西呢。天麒忙附在他耳邊。告知如此如此。藍田玉道。妙極妙極。原來他精通水性。在日本海水浴時。曾考過第一名。在海中。能潛伏行走二十里路。天麒是知道的。因此向他定下水逃之計。又問他腿上的槍傷。是否劇烈。藍田玉道。傷到不吃緊。只將肉穿了兩個洞。並未傷着筋骨。如有好藥。三五日內。便可全愈。天麒從自己皮包中。取出一包藥末付與他說。這是日本新出治槍傷的靈藥。敷上之後。立刻止痛。三日內便能平復。說罷仍命墨香將他攙回屋中。第二天又坐堂審訊。並請岳紹忠陪審。先把藍田玉帶上來。大聲喝道。你這賊徒。是不是藍田玉。從實招來。藍田玉也瞪眼喝道。你老爺行不更名。坐不改姓。藍田玉藍大天王便是我。你這兩個狗官。要殺要剮。快快發落。眨一眨眼的不是英雄好漢。天麒怒道。好大膽的强盜。現被擒獲。還敢倔强。日前二百名綠軍。全喪

在你一人之手。罪大惡極。一死不足以蔽其辜。我只問你。當日將賈營官踢在河中的是何人。獻這條毒計淹死二百生命的。是何人。你要從實招上來。免得動刑拷問。藍田玉哈哈大笑道。狗官。你們眞乃兎死狐悲。物傷其類。你要問當日獻計是何人。便是與老爺同被擒的張三王四。你要問害死賈營官的是何人。便是一同被擒的李六馮八。那四個人。全是你老爺的盟兄弟。狗官。你們盡情處治。老爺弟兄們生在一方。死在一處。倒也快活極了。來來來。怎樣發落。只求一個速快。也不用三推六問。假作惺惺。天麒笑道。你們要想快死。本統領偏不叫你們快死。墨香將這賊徒。仍然押在你屋中看管。又吩咐左右。把昨日擒來的賊人。一齊帶上來拷問。果然內中有叫張三王四李六馮八的。天麒叫把這四人。一同上了大刑。又另押在一處。過了三天。藍田玉的傷痕。已經平復。天麒暗暗的將自己一隻白金馬表。一條白金表練。贈與藍田玉。作爲出關路費。你道這是甚麼原故。原來天麒心思周密。早預備好了。叫藍田玉從潯陽江中逃生。只有路費一層。很是作難。有心贈他三五百元。若帶現金。一者怕露了馬脚。二者現金沉重。在江中游泳。諸多不便。要贈他鈔票。這十幾里的水路。豈不完全濕毀。思索了兩天。纔想出這個法子來。此兩宗物件。論分兩不過六七兩之數

。論價值却實值七八百元。縱然當時售賣不及。就是典當。也值二三百元。足够出關的路費了。藍田玉將他緊帶在身邊。又加上二十元錢。不過十幾兩重。在水中尙不至十分吃力。諸事全都預備妥協。這一日。天有掌燈時分。天麒又傳諭出來。單提藍田玉張三王四李六馮八這五個賊頭。當堂發落。仍然是岳紹忠陪審。天麒略問了幾句。便向岳紹忠道。兄弟對這五個賊人們。特別憤恨。因爲當日他們下那樣毒手。殘害咱們的袍澤。如今若一刀一個將他們殺了。未免太便宜他們。如若解往省中。他們黨羽衆多。又怕半路中發生意外。兄弟到想了一條處治的法子。趁今日天黑月暗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。把這五個人。也照樣綑起來。由你我二人押解着。送至潯陽江邊。把他們活活推入水中。也算給當日死的二百人報了仇恨。不知老副戎以爲何如。岳紹忠答道。統領處治的法子實在高妙。他們既以此害人。我們也叫他嘗一嘗此中滋味。這正是天理昭彰。報應不爽。天麒見岳紹忠贊成此議。隨自己跳下位來。向左右要過麻繩。親自動手。先把藍田玉綑綁起來。束了又束。緊了又緊。嘴裏還念念叨叨的說道。我把你這强賊。當日下狠心害我同胞。今天照樣將你縛起來。本統領親自下手。叫你無法解脫。也消一消我胸中的怨毒。藍田玉閉目合睛。假裝等死。左右的兵

將俱都嘆息着。竊竊私議說。這是天網恢恢。疏而不漏。今天叫他遇着我們統領。要想活命。怎得能够。你看統領親自下手。恐怕綁的不結實。被他掙開了。在水中兎脫。這樣細心的人。在軍界中眞是少有。天麒將藍田玉綁好。又吩咐左右。將張三王四李六馮八。也一律上了綁繩。特帶四十名衞隊。自己與岳紹忠。孫豹文。態金標。潘得功。五人。俱騎上馬。押解着向江邊進發。一路之上。還吹號鳴鼓。彷彿過會似的。直往江邊而來。登時驚動了許多商民。聽說徐統領發落賊頭。要在淳陽江前處治。大家全聞風而至。不大工夫。人山人海。擁擠不動。眼看到了江邊。天麒及一干人。甩鐙離鞍。下了坐騎。早有護兵把馬鞍子取下來。請統領坐地。天麒坐下。也讓岳紹忠同三個營官。一齊坐下。然後傳令。押五個賊頭上來。天麒發言道。今天是你們的末日。本統領本應先將你們斬首。然後投入江中。如今給你們留個全身。請你們在江中多喝幾口水。他日風淸月白。正好同從前那二百溺鬼携手同遊。這是本統領格外恩施。你們不要忘了。話未說完。早激惱了藍田玉。大聲喝道。胡說。你藍天王豈是怕死之人。甘受你的奚落。你睜開眼看。也不用你們下手。看老爺自行投入。說罷縱身一跳。跳出有兩丈多遠。但聽噗通一聲。早跳入江心。踪影不見。只見水波搖動。冒

了幾個泡兒。波面已平。左右看的人。忘其所以。如春雷一般的。喝了一聲彩。緊跟着那四個賊頭。也全跳入江中。這其間眞乃是有幸有不幸。作書的人。不必言明。看小說的諸君。當然可以心領神會。天麒歎息着。對大家演說道。這五個人。倒很有勇敢義俠之風。只可惜走錯了路。要不然。豈不是國家有用之才。所以本統領勸大家。千萬要學正業。自然終身快樂。不至有這樣結果。大家鼓掌贊成。然後騎上馬。如風馳電掣一般。仍回行轅去了。衆商民也隨着一鬨而散。從此一傳十。十傳百。都知道潯陽江水寃藍田玉。被徐統領淹死在江中。天麒也就據實詳報撫憲。說賊人黨羽衆多。若解回省垣。恐怕途中生事。已在江邊正法。爲淹死賈營五百人報仇雪恨。輕輕把這一篇文章。便揭過去了。至於請獎勵。開保案種種照例的事。也不必去表他。單說那不死的藍田玉。當日投在江中。他身上的麻繩。雖然捆的很緊。却縛的是活扣兒。用力一掙。便完全開放。他天生兩隻眼睛。能在水中視物。自己伏在江底。用目細看。却見張三。王四。李六。馮八。四個人。投入江中。便沉了底。身子那能動一動。雖然看着可憐。却又不敢過去救他們。落了幾點英雄淚。也算是哭送替死鬼。然後扭轉身軀。在江底游泳着。向前進行。一氣走出有四五里路。方纔漫漫伸出一點頭來。

向江岸上窺看。只見月色朦朧。並無一人。這纔放了心。伸出頭來。吸了半天空氣。再看這邊岸上。已經相距不遠。鼓勇前進。不大工夫。已達彼岸。跳上岸去。回手向衣袋中摸了一摸。白金表同二十元錢。依然存在。這纔放了心。看不遠便是一個村莊。有心投了去。安宿一宵。心說不好。倘然風聲傳到這邊。村中人看我衣服淋漓。一定疑我是水寇逃生。要再將我擒住。送往營中請功。死活事小。豈不辜負徐大哥一片好心。想到此間。便不肯一刻停留。乘着朦朧的月色。邁開大步。一直往前走去。此時天氣漸涼。又兼他纔從水中出來。渾身的衣服。滿都濕淋淋的。有如湯雞一般。尖尖的風兒。吹到濕衣上。有如針刺。他此時也顧不得了。咬着牙一氣走出有三四十里。此時天已微明。再看對面。隱隱有一處村落。却不甚大。藍田玉但覺身上發噤。肚內發肌。實在可走不動了。只得努力緊行幾步。好投到村中。休息一番。誰知福無雙至。禍不單行。纔走到村邊。看前面坦平平的一塊光土地。向前一邁步。覺着身不由主。唿喇喇陷入大土坑中。原來前面的光地。是支着蘆蓆。上面鋪着極薄的一層土。他自顧緊走。那裏料到是陷馬坑。及至陷身其中。又聽得叮叮噹噹一陣鈴響。早有村中人圍攏上來。內中一個年輕的。挺着長矛。便要向坑中刺下。幸虧旁邊有一位年長

的老者。忙伸手將他拉住。喝道。小二休得動手。你看人家是孤身一人。手中又無兵器。說不定是孤行客旅。誤陷其中。我們不問明白了。便行凶刺人。倘然殺錯了。你難道不要抵償麼。幾句話把少年人攔住。然後向坑中問道。兀那漢子。你五更跑到我村中。作何勾當。莫非是要行竊麼。藍田玉急中生智。忙在坑中。向老者下了一跪。哭泣着訴道。老伯伯。老爺子。我姓花名叫花木榮。乃是販磁器的客人。昨天從景德鎮上。販了一船磁器。預備運往省城售賣。不料半夜三更。遇着水賊的船隻。在潯陽上中梭巡。便跳上我們船來。索要金銀。我說只有磁貨。並無金銀。他們不信。在船江搜檢了一回。我販貨剩下的一百七十幾元銀。全數被他搜去。他仍然不肯甘心。又對船家說。甚麼大王的水寨中。缺少磁器。叫船家將這一船貨物。隨他運走。我再三央求。反到把他招惱了。拔出利刃來。迎頭便砍。我翻身跳入水中。幸未被他殺死。他們以爲我必然葬身魚腹。便一齊開船走了。幸虧我幼時練習水性。伏在江底逃生。好容易纔奔到岸上。又怕被他們看見。用槍打死。連夜向前飛跑。也不知走了多少路。好容易纔看見貴莊。實指望投到這裏。求一口熱水喝。把身上濕衣烤一烤。沒想到又陷身羅網。這樣看起來。小人的性命。是不得活了。到不如請那位少爺。把我一槍

刺死罷。說罷便放聲大哭起來。到底是上年紀人。心慈面軟。聽了這一套話。早動了不忍之心。忙答道。花客官。你不要傷心。先到我老夫家中。休息休息罷。忙叫左右的人。用繩子將藍田玉拉上來。看他渾身的衣服。俱都沾在身上。凍的打戰。委實可憐。老人携了他的手。在前面行走。衆人在後跟隨。來至一家茅草房中。老人吩咐方纔持矛的後生。快去取一套乾衣來。給他換上。又叫燒開水煮熱粥。叫他吃一點。好暖和暖和。藍田玉是極精的人。換衣之時。特意將白金表取出來歎道。一百多塊錢。還有一千多銀子貨。全被人劫去。只剩了這看時刻的鐵表。不值三塊錢。說罷又擦抹眼淚。老人到很開導了他一番。說你留得這條性命。將來有錢賺呢。年輕輕的人。何必這樣心窄。藍田玉千恩萬謝。又請問老者貴姓。老人道。我姓麻行四。因爲有幾歲年紀。本村的人。全呼我爲麻四老爹。方纔拿長矛的後生。是我孫兒。名叫麻寶琳。我們這小小村莊。雖然人口不多。却有一定規約。因爲近來土匪水寇。鬧得很凶。時常有匪人前來窺伺。因此設下這陷馬坑。不過是防患未然。沒想到客人竟自誤投羅網。你今天可以不必走了。在此休息一日。明日清晨。再趕路不遲。藍玉田道。承老爹如此錯愛。使我窮途失意之人。感激無地。怎奈我歸心似箭。明擾老人家一頓早飯。

我即刻便須起身。倘將來得有寸進。再來登門叩謝。麻四老爹見他不肯久留。也不便攔阻。隨催促家人。燒好了飯。藍田玉飽餐一頓。把心裏的冷氣。立刻冲散。精神頓覺壯旺。臨行之時。向老人叩頭致謝。又說孤身行路。沒有防身傢伙。求老人賞一宗器械。麻老爹連聲答應。從自己臥室中。取出一條桿棒。遞與藍田玉道。此棒不同凡品。乃是南洋檳榔嶼出的一種檳榔木。不怕火燒。不怕刀剁。而且柔軟不脆。永不至於折斷。這是昔年到南洋爲商。帶回幾十柄來。除送人之外。所剩無幾。你帶在身邊。到是極好的一宗兵器。藍田玉接過來。又謝過了。然後出離村莊。順大路向前赶行。自己打算。我仍須坐江輪先到上海。到了上海。將金表出脫了。再作出關之計。幸虧他早有預備。身邊帶着假面具。假鬍鬚。這兩樣東西。是他們當綠林的。時刻不離之物。所爲一朝失敗。好改變容貌。早早逃生。此時却用着了。打扮起來。竟變作五十多歲的老客人。買好江輪。直到上海。住在客棧中。心想徐大哥送我這貴重之品。我若典當。未必能得二百元錢。何不將他變賣了。到可多湊幾文盤川。將來倘有寸進。再照樣買上一份送還他。也就是了。主意拿定。便到馬路上尋覓大鐘表行。後來尋到有威洋行。拿進去看。被在坐一位美國人看見。很是愛惜。據他說這確是瑞典出的

白金表。淨這一塊表。實值美金二百元。那個表練。按分兩合算。也值美金一百元。折合中國洋錢。實值一千元。不過這是當日買的價值。你今日出賣。只能給你六百塊中國錢。再多是沒人要的。藍田玉一想。六百不算少了。便慨然賣與那美國人。美國人很是歡喜。說他爲人誠實。又格外多給了他五十元錢。二人叙起閒話來。藍田玉說自己要到關外訪友。美人笑道。妙極了。我三日內便到大連。販運一點俄國貨。你最好與我同船前往。到了大連。你再坐火車。願意到甚麼地方。俱可隨便了。藍田玉喜出望外。忙請問美國人大名貴姓。美國人笑道。我姓戈名叫戈德。這近幾年來。時常同中國人往來。因此也能說你們貴國的話。你如不棄嫌。可以到我寓處。咱們談一談。豈不好麼。藍田玉滿口答應。並拉着美國人。到自己棧房。把帳算清了。好在自己又無行李。便同到美國人的寓處。原來在英國租界。一位美國傳教士的家裏。戈德便把他讓到一間屋中。二人談了片刻。忽見從外面走進一位人來。四十上下年紀。掩口黑鬚。穿着西服。戴着博士帽兒。藍田玉不看猶可。看了不覺大吃一驚。心說這不是我們老同盟會的首領嗎。何以來到此處。他兩隻眼睛。自顧望着那位博士。那知這博士到被他看慌了。扭轉頭便望外走。藍田玉不由己的立起身來。直追到屋外。口中喊

道。孫先生。孫博士。你難道不認得我麼。爲何見面就走。前面的人聽他說出眞姓來。益發走的飛快。屋中的戈德。見他追趕孫博士。認爲他是政府派來的偵探。忙將手槍掏出。也追到外邊。此時藍田玉已追過轉角的樓房。他見孫博士仍不肯住步。方纔大聲說道。孫先生我是藍田玉。咱們同盟會中的老友。你怎麼不認識我了。孫先生聽他說出眞名姓來。方纔站住。扭轉頭。又仔細端詳。不住的搖頭。說你這面龐。不是藍田玉啊。爲甚麼要假充他。藍田玉到此時。方纔恍然大悟。只見他別轉頭。用手向臉上一掠。又向懷中一揣。然後回過頭來笑道。你看我是藍田玉不是。孫先生見了。不覺哈哈大笑。忙的跑過來。拉了他的手。叫一聲老弟。你何時學會的易形妙術。倒把愚兄嚇了一跳。此時戈德早追過來。先聽他說出姓名。知道不是偵探了。忙將手槍仍然放入袋中。後來見他變了形。益發如墮五里霧中。也趕過來同他拉手。又問孫博士是怎麼一回事情。博士忙將他二人拉入自己屋中。到顧不得同藍田玉叙別後的契闊。先將以前情形。報告與戈德道。我同這位藍君。認識最早。當年在東京組織同盟會時。他首先入黨。並承他慨捐本黨經費數十元。後來我到日本。又同他盤桓過數次。此君是一位血性男兒。不愧同盟會中的健將。及至後來會他不着。方知他已畢業回國

。我久想與他通信。只是不知他的地址。不期今日却在此處相逢。這也算得天假之緣了。孫先生告訴完了。戈德又回過頭來。動問藍田玉因何來至此處。這四五年工夫。你可曾建立甚麼功業。藍田玉嘆一口氣道。一言難盡。我回國後。拿着文憑。本想在本省投效。在軍界中鬼混幾年。倘然握有兵權。也好達咱們革命的目的。却沒想到本省長官。棄而不用。始而說留學生靠不住。繼而又託人進去疏通。他竟張口索要賄賂。先生是知道的。我家境並不寬裕。我那裏有錢去運動官。只得仍回家鄉。再想門路。不料天降大禍。使我父母雙亡。未過半年。亡妻又下世去了。我既不得志於外。又遭凶變於家。走投無路。遂憤而投身海洋。甘與大盜爲伍。在潯陽江中。也算橫行了二年。沒想到近中却遇見了敵手。眞是稅庭掃穴。將我打的上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所以纔跑到此處躲避。孫先生不待他說完。忙的問道。甚麼人這樣烈害。想來不是虐我漢族的旗官。必是効忠滿清的漢賊。藍田玉連連搖頭。又是擺手道。錯了錯了。你先生一萬年也猜不到。要提起這個人來。眞是大大有名。不愧同盟會中第一員健將。孫先生很是詫異道。到是何人呢。怎麼同盟會中健將。到去幫助滿清殺自家人。這個悶葫蘆。我可實在打不破了。請你直捷了當的說了罷。藍田玉哈哈大笑道。我斷定孫先

生你也猜不着。此人並非他個。正是同盟會的發起人。錢血團的大首領。你孫先生的貴同鄉。徐天麒是也。藍田玉的話尚未說完。把一位老博士氣的跳起來。口中喊道。豈有此理。豈有此理。我眞眞有些不信。你別是錯看了人罷。藍田玉正色說道。並未錯看。孫先生道。這就奇了。他在江西作官。我到知道。前兩個月他還給我有英文信。是託安大本轉交的。內中敘述他的近況。說在江西暗中進行革命。頗爲順手。目前已經有了極好的內線。上下通氣。早晚有機可乘。定然要在江西取一塊地盤。爲我們革命家發祥之地。他既對我說出這樣話來。爲何又帮着旗人。自殘同類呢。這個問題。我眞眞有些不解。到底伯錫的爲人。我是信得過的。他決不至變節。要果然變節。老弟你也就沒有性命了。這一句話。說的藍田玉點頭歎服道。孫先生。你眞不愧是老革命家。眼光眞遠。心思眞快。我們當日的情形。你這一句話。就彷彿親眼看見一般。怎的不叫人佩服。遂將天麒怎樣夜間同他相認。怎樣彼此談話。怎樣定計放他逃生。怎樣贈他白金手表表練。種種情形。詳細述了一遍。孫先生鼓掌道何如。我同伯錫是神交。非同泛泛。所以知道的格外的眞切。此時戈德聽了藍田玉一席話。忙忙的跑回自己屋中。將金表同表練一齊拿來。雙手還與藍田玉道。這東西既然是徐先生的。

我怎好要呢。方纔的洋錢。作爲我贈與你先生的路費罷。咱們雖是萍水相逢。然而與孫博士志同道合。便都是一家人。幾百塊錢。算得甚麼。藍田玉那裏肯接。說你如此認眞。我豈不是有意取巧。叫旁人看着。不成了蔑片啦嗎。戈德道。你要不收。這明明看我是外國人。不如徐先生近。你要知道。我同孫博士的交情。並不比徐先生遠。你就老實收下罷。藍田玉鬧得進退兩難。高低還是孫博士替出主意。說言隻表。暫時先存在戈先生手中。俟等見了伯錫。再交給他。也是一樣的。藍田玉鼓掌贊成。說這主意最好了。就是這樣辦罷。戈德也不好再說甚麼。只得又納入自己衣袋中。孫先生吩咐開飯。三人同坐飲酒。藍田玉又問安大本的下落。方纔先生曾說伯錫有信。由他轉交。想情他現在何處。先生一定是知道的了。孫先生未曾答言。先嘆了一口氣。方纔說道。安大本這個人。雖然是三韓之民。却堪爲我們全國人民的模範。他本是天主教信徒。平日戒律守的很嚴。眞可稱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在社會中總算是一位潔己愛人的君子。而且胆識魄力。無不加人一等。自從朝鮮覆亡之後。他眞是泣血椎心。時時刻刻不忘恢復祖國。無奈同志的人太少。他又不敢露眞名實姓。却冒充我們中國人。自從在日本畢業之後。他並未回過高麗一次。二三年來。只在東三省遊歷。以販

賣筆墨爲生。因爲他書法很好。自己又能造筆。到各處很受歡迎。他說一口東三省話。所以無人疑惑他。其實他醉翁之意。並不在酒。不過借此遮掩身子罷了。他前兩月與我通信時。尙在吉林長春府二道街。福星客棧。可是他信上說。下月便要往哈爾濱去。並且他那信上隱隱爍爍的說。此次到哈爾濱抱着很大的志願。如果目的得達。也爲祖國吐一口怨憤之氣。雖身化骨。骨化灰。皆非所惜。我看了他的信。很動感情。因爲不止這幾句話。他在信的後邊。還鄭重的注了一行小字。寫的是。再者。此信恐成最末次之通函。承先生厚愛。無以爲報。但願保存此手蹟。他日見信。如見我也。他可始終不曾提明。到底是圖謀甚麼事。因此我很不放心。想要到東三省訪一訪他。倘或能見着面。我好探聽一個底細。如果可作呢。我也未便阻攔。倘然有商量的餘地。我總不願他輕於犧牲。老弟你以爲何如。藍田玉聽了。也爲之吁氣道。先生的話。何常不是。我也是這樣想呢。既然先生要去看他。何妨挈帶着我。咱們一同去。如能見着他。倘然有用人輔助之處。赴湯蹈火。我藍田玉誓不推辭。戈德此時。也學中國人挑起大姆指來。連聲贊道。好朋友好漢子。連孫先生也招笑了。三人正在高談闊論。忽然簾籠啓處。進來一人。一進門便哈哈大笑道。我今天眞可稱不速之客了。孫先

生見着這位。彷彿見了親人一般。立刻站起來。同他握手。戈德也起來握手。藍田玉見此人生得面如少女。只是太瘦弱些。彷彿在甚麼地方見過此人。只是急切間想不起來。只好也站起來。想同他握手。誰知此人却認得藍田玉。脫口便喊着他的號叫道。秀生。你是甚麼時候來的。今天可稱得小聚義了。說罷搶過來同藍田玉握手。藍田玉靈機一動。纔想起便是大名鼎鼎的宋樵夫。自己也不覺嗤然失笑道。原來是樵哥。我這腦子。可眞壞透了。二人握過手。宋樵夫也入了座。戈德便給他斟酒。樵夫也不遜讓。一連飲了三杯勃蘭地。方纔開口先問藍田玉。甚麼時候到的上海。近年作何事業。藍田玉又略略的說了一遍。樵夫歎道。我那伯錫大哥。也算得智勇深沈了。回過頭來。又對孫先生道。東三省之行。可以作罷了。孫先生詫異道。這是甚麼道理呢。樵夫道。天下事不到一處。不知一處。幸虧先生謹愼。沒敢以身試險。先派我到東省。作了一回探馬。要不然。便眞眞陷入網裏去了。大家忙問東省近況何如。樵夫又飲了一杯酒。纔慢慢答道。東省的情形。與前二年又迥不相同了。前二年增祺作將軍。他是一個無能之人。鬍子關的很凶。他旣不能勦。又不能撫。終日的敷衍了事。所以鬍子橫行。就是我們這一班革命家。也有立足之地。如果同鬍子勾連好了。到很有機會

可乘。沒想到自去年冬天。將軍換了宋耳順。這個東西。就很難纏的。又添上一個東邊道張和鑾。此人是行伍出身。能上馬剿賊。下馬畫策。彼此拿定主意。專門與我們革命家爲難。胡奴又嘉獎他們。因此他們益發放手去作。最近兩件事情。提起來眞叫人灰心喪氣。衆人忙問甚麼事情。樵夫歎道。當日北京大學堂被革的兩個學生。一個叫張容。一個叫潘智謙。這二人孫先生總應當還記得罷。博士忙答道。怎麼不記得。這全是我們同盟會中的健全分子。聽說潘智謙。被革之後。已經埋頭不出。這也怨不得他。因爲他家中有老親在堂。再遲幾年出頭。也還不晚。那個張容。是奉天人。聽說他被革回家。仍然進行革命。不肯罷手。却不知他近況何如。樵夫聽到這裏。將手中一杯勃蘭地酒。完全淋在地下。高聲喚道。張容之魂。張容之魂。魂兮歸來。魂兮歸來。孫博士一聽這幾句話。登時臉上顏色慘變。手中的玻璃杯。不知不覺。扔在地下。摔了一個粉碎。忙問樵夫道。你你你快說。張容怎麼樣了。樵夫此時。早滴下幾點英雄淚來。哽咽說道。可憐這位烈士。被惡官僚暗算了。已經不在人世了。樵夫的話尚未說完。孫博士早已放聲大哭。哭着說道。他一個人是東三省革命的種子。他既不在。我們對於東省的希望。便算完全斷絕了。但不知他是怎麼被人害的。樵夫道。

一言難盡。張容在東三省。本是富家。他又好客。平日在他家吃閒飯的。說不下二三百人。他是往者不追。來的不拒。他家中有快槍二百枝。原爲防備鬍子。後來他回到家中。專與鬍子結交。彼此往來的很是密切。因此快槍到用不着了。在他的意思。本想聯絡一般鬍子。遇着機會。便可以揭竿起事。却沒料宋耳順招撫了一帮鬍子。內中有與張容接近的。便完全賣了底。宋耳順得知此信。便小題大作。秘密的申奏清廷。說張容是一個鬍子頭兒。若不剪滅此人。將來必爲大害。清廷見了此奏。嚇得屁滾尿流。立時便傳了一道密旨。限於一個月內。務將張容擒獲正法。宋耳順安好了根。便同張和鑾商議擒張之法。張和鑾設計。所招安的鬍子。仍行投往張容家中。裏應外和。先將住在他家的人。游說好了。許以升官發財。本來那些人還講甚麼信義。平日見張容家中有錢。便涎垂三尺。只是碍於情面。不好下手。如今得着這樣機會。正中下懷。全預備好了。却將官兵扮作鬍匪模樣。夜間明火執仗。硬砸進張家去。張家的住房。原有圍子。不易攻入。只因內中有人作綫。早將出路入路。繪圖說明。自然一攻而進。始而張容還不介意。以爲家中有這許多快槍。又有住朋的朋友。大家齊心努力。足可將外賊打跑。那知這些人操起快槍來。不往外攻。却往裏打。張容一看情形不

對。連忙率領自己家丁。保護眷屬逃生。那知來的人偏要追他。張容的槍法極好。一連被他打倒了四五個。這些人全想要生擒他。好去擎功。因此不肯還槍。後來見生擒他不着。自己倒賠上了七八條性命。實在有些不合算。這纔開槍還擊。可憐這位張烈士。身中四槍。猶自以一人抵擋這一班狐羣狗黨。他是槍不虛發。直打死了十三條人命。那些人見他中槍不倒。全有些畏懼不敢上前。因此他的家眷。到得安然逃出虎口。可憐後來一個槍彈。正中他的腦海。方纔倒地身亡。一點英魂。不知飛向何處去了。第二天他的家眷回來。這纔收屍殯殮。查點家中。所有金錢細軟。早被搜掠一空。他並無弟兄。只有一位未出閣的姊姊。這位女豪傑。爲弟鳴寃。告到將軍署中。將軍却置之不理。聽說近來已經上北京。呈訴於刑部都察院大理寺。還不知如何了結呢。這眞是一種奇寃。我們革命家的不幸。更有一件事。是東三省的鬍子領袖章春林。竟被宋耳順說降了。如今投在他的麾下去作統領。我們從前對於此人的希望。也算完全消滅。聽說他投降之後。很替滿人効力。專與革命家作對。凡到東三省去的。只要口音不對。形跡可疑。多被他們拿去。博士請想一想。我們還能去嗎。此時不但孫先生白瞪着兩眼。無計可施。連藍田玉在旁邊。也犯起躊躇來了。遲一刻。孫先生又問道

。這兩件事。固然是我們的失意。但是我此番派你到東省去。一半也爲訪問安大本的下落。此人現在何處。有無危險。你可知道一二麼。樵夫道。提起安大本來。我到同他盤桓了七八天。他現住哈爾濱。天主教堂旁邊。一個極小的客棧內。終日背着包袱。到各家去賣藥。有一點工夫。便到教堂去瞻禮。我還同他到教堂去過幾次。每逢進了大堂。不知不覺間。有一種嚴肅之氣。還夾着無限和愛之風。沁人心脾。不覺令我五體投地。我從前本不信宗教。自經受了他的薰陶漸染。近來很有傾向宗教之心。我出堂後。問他祈禱甚麼。他兩眼垂淚。只說早晚叩求上主。速速叫我脫離苦海。我問他抱着甚麼宗旨。他又不肯對我說。過了幾天。他便催我急速回南。不必在此逗留。免得將來受了他的帶累。其實帶累不帶累。我到滿不放在心上。只是他想作甚麼事業。要達甚麼目的。無論如何。我總想從他嘴裏討出一句實話來。纔不辜負這一回的山川跋涉。樵夫纔說至此處。忽見一人忽忽進來。向大家道。你們可知道東三省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新聞嗎。要問新聞爲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釋放藍田玉。是一個極難題目。却看他順水推舟。毫不費力。即以其人之道。還治其人之身。不惟迴顧上文。相映成趣。且使旁觀者深信弗疑。閱書

人但服天麒處置之妙。而不知作者運筆之靈也。

藍田玉絕處逢生。是文字精密處。滴水不漏。不然要說他一直到上海。豈不太直率而無味乎。

因賣表得遇孫先生。因孫先生得見宋樵夫。因見樵夫而知安大本下落。下回遂渡到安大本身上。自不嫌其突兀。文境如清風徐引。池水皆縐。

借樵夫口中。追述張容一段歷史。是史記傳中夾傳體也。

第二十四回　烈士三槍隻身酬祖國　神父數語熱淚洒天涯

上一回小說。用的是借點法。藍田玉並未親到關外。也不曾與安大本會面談心。可是閱小說的。已經知道安大本到了哈爾濱。還抱着很大的目的。全從旁人口中敘出來。既省事又省筆。並可爲這一回小說安根。然後再敘到安氏本人。也不顯着突兀。這乃是一種巧於過脉的法子。上面既將伏線說明。這回可以不必再纏繞藍田玉了。他們屋中所得的新聞。即是哈爾濱發現的實事。原來安大本自從畢業之後。雖然告訴朋友。不曾回家。却也曾偷偷的回了一次祖國。來至漢城。不敢公然回家。在在一家小客棧

中。當日夜間。幾乎被日本巡查逮捕了去。幸虧他日本話說的很熟。自稱是販筆客人。纔從日本回來。學生二字。始終未敢說明。次日回家探望。一進門便覺着情景全非。凄凉萬狀。他父親早已去世。家中只有母親。同他兩個弟弟。他二弟已經娶過親。名叫安大城。三弟纔十二歲。在小學讀書。名叫安大柱。弟婦金氏。人極賢淑。不料安大城犯了革命嫌疑。被某國憲兵捕了去。收在獄中。已經一年有半。尚未釋出。他母親李氏。因爲思子情切。哭瞎了一隻眼睛。因此安大柱也不敢上學了。終日在家中。帮着他嫂嫂服侍母親。他家中原來殷富。後因高麗亡滅。某國派依騰來作總監。依騰到了漢城。便大施其搜括手段。甚麼房捐。地捐。家捐。鋪捐。奢侈捐。牲畜捐。這還不算。又挨戶稽查。你有多少家私。比如你有十萬。他便硬要去七萬。美其名曰儲蓄。替你放在銀行中吃息。其實高麗人。那敢到某國銀行去討息。與生搶白奪。是一樣的性質。過三年兩載。告訴你銀行虧折。所有存欵。便一律乾沒了。可憐安大本家中。原有七八萬家私。怎當得一氣便被人佔去了五萬。再加上這樣捐。那樣稅。已經所剩無幾。偏巧安大成又被人捕了去。他母親李氏。買上買下。又花了一大宗。從此便算家產盡絕。幸虧大成的岳家金姓。是漢城著名的財主。不時送過銀錢來。供他

婆媳母子的嚼用。此時除去住宅一所之外。別無所有。大本回至家中。一見這情形。益發覺這無國的人。實在罪孽深重。他母親見大兒子回來。又是喜又是悲。不免哭訴別後的景況。大本只得强作歡顏。安慰他母親。不必着急。我既回來。必然設法將二弟救出。少時弟婦三弟全圍着他。哭哭啼啼。催他赶緊設法。救大成出獄。大本只得滿口應承。這時寂寞的家庭。到增了幾許春氣。但是大本心中。何常有一些把握。次日清晨。只得先出門探訪一切。不期無意中。却遇着留學時的一位教習。此人名叫高橋大郎。乃是法學博士。當日同安大本感情甚好。如今無意遇着。彼此握手談心。十分親密。大本詢問他現作何事。高橋自稱。現充漢城高等檢察院的檢士。大本靈機一動。忙把他拉到料理店中。請他吃飯。乘間詢問他安大成的案子。高橋笑道。此案恰是我經手。因爲始終不曾檢察出眞憑實據。依我的意思。早就開釋了。偏偏檢士長不肯。所以懸擱到如今。大本便乘勢求他設法。哭訴他這二弟是未畢業的學生。爲人極其謹愼。萬沒有革命的事。這全是有人挾嫌誣陷。如果釋出來。他再有不法形跡。我安大本情願領罪。高橋道。既然是令弟。我理應設法援救。你自管放心。不出一個星期。必有好音。大本謝了又謝。二人分手。回家便對他母親說知。老太婆自然歡喜。

金氏同大柱。也全笑逐顏開。果然過了兩天。法庭來傳大本。叫他具結將弟弟領出。以後要安分求學。如果再有嫌疑。兄弟二人一律同罪。大本將大成領出來。回至家中。母子兄弟夫妻。久別重逢。大哭了一場。偏偏李氏老娘。因爲兩個兒子全回家來。歡喜的過了度。人喜極則氣降。一時降下去。再也升不上來。便嗚呼哀哉了。他家世奉公教。連忙請神父來補行終傳典禮。在家停了一個星期。便同他父親合葬了。大成。大柱。餘哀未盡。終日哭泣。大本到勸他們。說我們是無國之人。母親活着。又不過多添些氣惱。反不如早升天堂。同父親相聚。到可免去人世的愁煩。你們何必哭泣。如今作哥哥的。有一種提議。不知你們肯聽不肯聽。大成。大柱。同金氏。全說願遵長兄的命令。大本道。我們不能在此久住了。這漢城的人。早晚休想有一個得逃活命。母親在世。因爲他老人家。年紀高邁。戀土難移。如今他已升天。我們難道也在此等死不成。據我看。咱們弟兄三人。得要遠走高飛。弟婦不願跟隨。儘可回娘家去。也省得隨我們受苦。金氏怫然不悅道。哥哥說的這是甚麼話。我雖係女子。自幼也曾讀書。既然嫁了你兄弟。便當從一而終。他走到那裏。我便跟到那裏。海角天涯。也不嫌遠。赴湯蹈火。也不畏避。豈有回娘家過一生的道理。況且三弟大柱。年紀尚

幼。母親臨危。也曾再三託付我。必須將他撫育成人。纔對得起死去的婆母。哥哥你不要小看我們女子啊。安大本聽了。立刻跪在地下說道。姊妹你不可錯會了意。愚兄的話。實在是試探你的志向。你既如此。可稱是堅貞慈愛。四美俱全。我那小弟弟。便託付在你身上了。說着便一把拉過大柱來。叫他一同跪下。又含淚說道。三弟啊。你年紀太小。作哥哥的。此後海角天涯。不能時刻跟隨你。撫你成人。咱們的母親。又下世去了。你從今以後。只在二哥二嫂身旁過活。你諸事要聽從哥嫂的命令。不可任性。敬奉嫂子。便如敬奉母親一般。你可不要忘記了作長兄的話。說罷淚如雨下。大柱也放聲大哭。此時金氏也早跪在地下。大成也陪着下了一跪。金氏哽咽道。哥哥自請放心。此後大柱弟弟。我必時刻經心。比我親生子女。還要加倍教養。如果口不應心。自有上主監臨。四人說完了。又叩求上主保佑。然後起來。商量逃走的事。金氏道。咱們既想離開漢城。這房子是用不着了。莫若交給我娘家掌管。便算典給他們。至少也可要他三千塊錢。我們有這三千塊錢。到外國去謀生。也容易了。大本贊成。便即日照此進行。金家居然給了五千元。又另送給女兒一千元。作爲路費。安大本見有了這六千元。便同大家商議。我們萬不可住在一處。最好你們到南洋去。斐律濱

是美國屬地。法律寬鬆。謀生又易。某國的勢力。絕對不能伸張到那裏。至於我孤身一人。到處是家。海角天涯。不定巡遊到甚麼地方。分手以後。也不必互通音信。如果箕子有靈。將來祖國得以恢復。我們還有見面之期。要不然。愚兄這一把骸骨。也不定葬在何方。你弟兄二人。千萬不要忘了祖國。雖然寄身海外。如果有了機會。也要糾合同志。轟轟烈烈的作一場。這就是愚兄最後囑託。我先設法將你們送走。然後自己再打主意。大家收拾了收拾。先到仁川。趁了一條郵船。來至中國上海。在上海並沒敢久居。又換船到南洋去了。從此安大城。安大柱。同金氏。總算脫離了虎口。剩下大本一人。他在那六千元中。並未動用分文。只有他母親身後。有二三百元積蓄。他拿了去。自己盤川。心想我到甚麼地方去呢。靈機一動。想到東三省與我國接壤。所有我國的志士。多半流落在那裏。並且我又能說東省土話。假扮是中國人。決然不能看出破綻。我就是這樣辦罷。主意打定。便乘船先到大連。此時大連還在俄國手中。大本住了兩個月。覺着無事可作。自己本國同志。也未遇着一人。眼看手中的錢。一天比一天少。心想這不是長久之計。我須先想一樣事業作作。尋出自身的嚼用。然後纔能發展別的志向。苦心焦思。忽然想起自己。從幼年學會製造毛筆。我何不就

以此爲業呢。主意打好。先向大連詢訪製筆的原料。有人告訴他。此種原料。出在長春。你最好到長春去。因爲吉林打生的最多。所有狼毫鼠鬚等等。取之即是。大本心裏有了底。一刻不肯停留。便來至長春城中。先下了棧房。將自己的意思。對本棧帳房說知。帳房胡先生十分贊成。說我們這長春。造筆的原料甚多。可惜造筆的工藝。太不發達。因此本城的筆店。無論花多少錢。總買不出一枝好使的筆來。你先生來此。既有這一種手藝。將來買賣定然可以發達。至於收買材料。我可以作介紹人。大本聽了大喜。次日便隨胡先生。到各家去看材料。雖然比不上湖州的冬紫毫。那狼毫羊毫。尚稱適用。大本先買了五十塊錢的原料。又從筆店中勻了幾元錢的筆桿。拿回棧房。他自己便安心製造起來。先製了十幾種大小筆樣。又由胡先生介紹。送與幾位善書的大家品題。都說製的精妙。果然較比本地貨高的太多。眞可與李鼎和貝松泉。並駕齊驅。從此一傳十。十傳百。全知道了。各家書舖筆店。多有來約他的。情願每月送幾十元的薪金。好專這利。大本却不肯。因爲他志不在此。本是借此遮掩身子。後來又知道他書法甚佳。登門求字的益發絡繹不絕。大本在長春住了一年。除去嚼用之外。倒剩了四五百元。因爲求字的人太多了。他實在應酬不及。便有意換一換碼頭。

偏巧此時又得着一種消息。說是某國的宰相依騰。有信到東三省遊歷。先乘車到哈爾濱。大本聽了。心中一動。自己盤算道。這依騰宰相。不就是我國的統監嗎。我國亡在此人之手。一千八百萬同胞。全受了他一人的殘害。只害得有家難奔。有國難投。我安大本便是個中一分子。這個人若常在世間。我祖國人民。休想有一個得逃活命。罷罷罷。犧牲我一個人。救一千八百萬同胞。這是再便宜沒有的事。我何不先到哈爾濱。察看動靜。如有機可乘。我便轟轟烈烈的作一場。也不枉人生一世。想到這裏。主意決定。便同棧房中清算了帳目。胡先生問他到那裏去。他詭稱要游歷黑龍江。過兩三個月。依然回來。胡先生倒有些戀戀不捨的。還備了幾樣酒菜。給他送行。大本起身到哈爾濱。先也是住在棧房。後來到天主堂瞻禮。同一位中國神父。名叫楊博仁號愛靈的。彼此談起來。很是投機。這位老神父。傳道已經三十年了。學問閱歷全好。而且性情柔和。誨人不倦。因見安大本少年英俊。而且舉動老誠。十分愛惜他。問長問短。問他家裏還有甚麼人。大本初來時候。又改姓爲李。名叫李大成。後來被神父一問。問得他眼中流下淚來。楊神父很是詫異的說道。李先生。你莫非心裏有甚麼難言的隱情麼。我們傳教的人。從不刺探人的隱微。可是有甚麼難事。對我們說了。

我們看着合乎道理的。但能帮助。必然帮助。縱然不能帮助。我們也可以安慰安慰你。這乃是我們天賦的職務。無論甚麼事。休想從我們作神父的口中。漏出一句。你是一位老教友。這些道理。也無須細談。只因我看着你流淚。心中老大不忍。所以纔敢動問你。你千萬可不要錯會了意。大本聽了這一套話。不覺感情發動。那眼中的痛淚。益發如珍珠斷線一般。滔滔滾滾的流個不住。少遲了片刻。纔哽咽道。神父如同我的親父一般。我有甚麼話不可說的。只是他說到這裏。便用目向四外張看。楊神父會意。便對他道。你有話只管說。這間屋子。乃是我自修的靜室。無論何人。非經我允許。不能擅自進來。至於屋外竊聽的事。在我這教堂中。是斷然沒有的事。你自管放心。大本到此時。心中纔覺安帖。益發感激神父的盛德。不知不覺間。早已雙膝點地。拉了神父的手。哭訴道。先求神父赦免我欺妄的罪。我方纔敢說。楊神父一面拉他起來。一面對他說道。我赦你的罪。你以後改悔。不可向神長再說欺妄話了。大本連聲答應。方纔立起身來。神父讓他坐下細談。大本道。神子未曾敘述身世。先要聲明一句。我並不是中國人。是假冒中國人。所有假冒中國人的原因。也是出於不得已。還要求神父原諒。想情神父以救世爲懷。斷不會因我是外國人。少存歧視之意。楊神

父笑道。這太笑話了。人類全是天主的嫡子。我們當神父的。以天主之心爲心。那裏懂得國界兩字。你是何國人。不妨直說。大本道。可憐神子是無國的人。到底也不能說是無國。不過我們這國。現爲强鄰所併。名存實亡。也只好自認爲無國之人了。楊神父聽到這裏。不覺恍然大悟。歎道。這樣說起來。你一定是箕子的後裔了。大本道。是的是的。神父道。可憐可憐。我在這地方傳教。你們貴國的教徒。很見了不少。全都可愛可敬。而且多半抱着興復祖國的大志。只苦於手無寸柄。徒喚奈何。想情你也是此中的一分子了。大本道。神父說的誠然不錯。我不姓李。本姓安名大本。是漢城人氏。祖父以來。奉公教七世了。可憐父母雙亡。兩個弟弟也逃往南洋去了。神子曾在某國陸軍學校畢業。畢業之後。本不放我回國。叫我在該國充當下級士官。我豈能爲敵人效力。偷偷的跑回來。在漢城住了半年。葬母之後。又逃到中國。在長春住了一年。以販賣筆墨爲生。如今又到哈爾濱游歷。無意中遇着神父。愛我如子。我自然也愛神父如父。纔肯傾心吐膽。將一生抱負。訴與神父知道。楊神父聽了。也爲之歎息道。安先生。你的志向。何嘗不磊落光明。但是天道悠遠。也有非人力所能勉强的。不過循環果報。在他老人家。默默中自有一定權衡。比如那惡人。自恃武力强權

。足以壓服一切。在目前也未常不快意一時。那知道老天爺越叫他快意。越是捨棄了他的身心性靈。不願施以救助。那失意的人。所受的痛苦越大。越是老天爺格外垂憐。要保全他的性靈。我們對於惡人。不應當恨他怙惡不悛。倒應當憐他陷溺不返。要知道賞善罰惡乃是上主惟一的權衡。我們只能順其自然。萬不可勉强干預。如果有了機會。我們盡一分人力。要聽十分天命。貴國雖遭强權蹂躪。到底上主生人。全是一律平等。無貴無賤。他們硬要以人力作踐別人爲奴隸。自己硬作主人。便是違反了上主人類平等的原則。將來必有翻過來的一天。貴國人民。萬不能終於如此。老弟請放寬心。愚兄這話。決不是給你開心。正是援上主歷來對人的成例。你從今以後。只要誠心祈禱我主。必有安慰你的妙用。不可太心急了。好在你既有造筆技藝。生活是不愁的。這教堂旁邊有的是閒房。我替你代租兩間。花錢很有限。你便住在此間。不僅瞻禮近便。我們也可以時常聚首。這是再好沒有的了。大本聽了。自然十分感謝。從此便住在教堂東邊。一個小菜園中。租了三間屋子。一月纔兩吊老錢。好在他此時並不寂寞。因爲在長春會着宋樵夫。兩人盤桓了十幾天。他到哈爾濱。樵夫却往雙城。望看一個朋友。定規在哈爾濱見面。過了幾天。樵夫到教堂來尋他。楊神父欣然領樵

夫到大本廡處。二人會面。十分欣喜。樵夫很羨慕這菜園中清靜幽雅。荳花皆紫。瓜色已黃。深秋景色。格外好看。大本預備了幾樣素菜。給樵夫接風。請楊神父作陪。三人談的很是投機。第二天恰趕上大瞻禮。樵夫也隨着進堂。他見神父在祭台上。必恭必敬的作彌撒。衆教友在祭台下。肅靜無譁的誦經祈禱。大堂中的天主。大有如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的神氣。樵夫也不知不覺。起了一種敬仰之心。回到菜園中。向大本很是贊美。大本便乘機勸他入教。樵夫道。我向來作事。是要脚踏實地的。今天所見。不過是教會中的外表。我必須窺見內幕。加以研究。方能決定我的志趨。大本道好極了。隨手送給樵夫幾本書。全是研究教理的名著。樵夫恭恭敬敬的領受了。又過了兩天。大本便催着樵夫急速回南。不要在此久住。樵夫一定要探詢他的宗旨。大本却執意不肯說。應許去後常常通信。將來我的宗旨。可以在信上披露。此時尚未便明言。樵夫也不好再往下追問。只得辭了大本。又到教堂中。向楊神父辭行。神父很有點戀戀不捨的。又囑咐他得閒看看講道理的書。你的根氣甚厚。千萬不可埋沒了性靈。好在南方有學問的神父。到處皆是。你有疑惑地方。不妨去請教他們。樵夫見楊神父這樣誨人不倦。十分感激。再三致謝。方纔起身去了。他走了沒有一個星期。大本

提着賣筆的包兒。在哈爾濱各商店中售賣。這一天銷的貨很多。天到晚飯時候。他便尋到一家飯舖。字號是順和居。山東福山人開的。前邊是明堂。後邊是雅座。大本便在明堂中。尋了一個坐頭。堂倌問他喝酒不喝。大本說要兩壺白酒。有甚麼下酒的菜。隨便端兩樣來。堂倌答應下去。少時酒菜一齊送來。大本慢慢的喝着。却見對面座上。有兩個外國人。一邊喝酒一邊閒談話。一人先問道。你可知道我國的宰相依騰。明天就到此地麼。那個答道。怎麼不知道。前五天便有通知來了。只是咱國的領事官。還瞞着呢。他當然要小心。近來韓國的刺客很不少。倘然風聲傳出來。臨時難保不出麻煩。那一個從鼻子裏哼了一聲道。這纔叫瞎小心呢。據我想。那韓國人民。天生奴隸的資格。但求我國不滅他的種。那就是深仁厚澤了。他有甚麼能力。還敢反抗。不要說是行刺。連一口大氣他也不敢出啊。大本聽到這裏。他心中無明孽火。高三千丈。恨不立刻把說話的人打死。方消心頭之恨。捺了又捺。仍然不動聲色的往下聽。又聽那一個答道。你不可太把韓人小看了。聽說近來很有一部分人。立志恢復祖國。到處聯合同志。打算實行革命。推倒我國勢力。內中還有甚麼鐵血團。專以刺殺我國要人爲宗旨。咱們宰相依騰。在他國裏。作了三年總監。用的種種手段。把他們害得

求生不生。求死不死。他們少有知識的人。無不恨之刺骨。少一疏忽。就難免行出來。倘然依騰宰相。有一個好歹。咱們國裏。便少了一座擎天玉柱。再想處置韓國。只怕還沒有相當的人呢。這個嘮嘮叨叨的說個不休。那個却聽得不耐煩了。手拿着酒杯。用力望桌上一敦。冷笑道。你這人太膽小了。憑咱們依騰宰相的威名。不要說他韓國人。就連歐美名人。聽見他的名姓。全要畏避三舍。憑他韓國。縱然箕子復生。你問他敢正眼看一看我們依騰宰相麼。二人本來有些醉意。所以纔信口胡言。又兼在中國地方。自以爲沒人懂他的話。那知道隔着座位。便有一位韓人。而且精通他國的語言。又抱着恢復祖國大志。他們無意說。他却是有意聽。又兼那一個任意糟蹋韓人。益發激動他的怒氣。索性以酒澆愁。直喝了七八壺白酒。方纔回轉自己寓處。心中千頭萬緒。那裏睡得着覺。暗暗計算。明日晚間。乃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倘然錯過了。以後再想替祖國出力。還得另覓機緣。談何容易。一不作二不休。大英雄須有決斷。況且我父母雙亡。弟兄也逃出虎口。孤身一人。何所繫戀。莫若脫離了這個臭皮囊。早登極樂天國。就是這樣。就是這樣。不必游移了。他的主意既然決定。然後又想進行的手段。忽的眉頭一縐。計上心來。原來他這房東。恰是車站上一個脚夫。每日車

到之前。他必往站上去。替人扛挑各種行李。他家中只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父。並無別人。也全是公教徒。他這院中。是一個小小菜園。共有七八間草房。從前掛笊籬開起火小店。自從大本租過三間房來。便叫他把店取銷了。每日除房錢外。還另外貼補他米麵柴斤。較比當日開店反覺便宜。所以他父子全把大本視如神聖。他名叫李保祿。他父親年紀大了。全呼爲老爹。大本當日便設想到他身上。知道他專好杯中之物。第二日早晨。便對他說。今天是我的三十整壽。你不必到路上作苦力了。我也不出去賣筆。咱們打幾斤白酒。買幾樣熟菜。再秤幾斤麵條子。同老爹三個人。一處吃喝。也算我客中作壽。並不約請他人。李保祿道。既然是先生的好日子。我應當拿出錢來作東。怎好叫你破鈔呢。大本道。你這話錯了。你一個苦力爲生的人。那有餘錢替人作生日。我們既是教徒。應當以信實爲本。那講虛面的事。不是我們教友作的。你就老老實實。拿錢去買罷。不要耽誤工夫了。李保祿本是個誠實人。又被大本破解了一回。便也毫無客氣。接了兩元錢。到外邊置買一切。少時酒菜麵一齊買來。李老爹也帮着動手。盤盌杯箸。他家曾開過店。自然是現成的。少時齊備了。問大本甚麼時候喝酒。大本笑道。我們索性多餓一刻。吃着也分外香甜。他父子全贊成。却不曉得大

本是別有用意。直待天已過午。有一兩點鐘時候。這纔擺上來。大家同吃。大本有意灌他父子二人。殷殷相勸。李保祿本來好喝。再加上有好菜下酒。他便放開量。左一盃右一盞。越喝越高興。李老爹是上了年紀的人。勉强陪着大本飲酒。大本讓他喝。他也不好推辭。喝了十幾杯。早已酩酊大醉。二人挽扶着他。將他攙入臥室。放他睡下。用被子替他蓋好。二人又復回來痛飲。大本却不肯多喝。只是加勁的勸李保祿。本來東省的白酒。是純粹好高粱造的。力量很大。李保祿喝了足有二斤。已經醉了。大本還不肯饒他。又硬灌了他三大杯。實在受不得了。順着炕一溜。和衣躺下。早已爛醉如泥。大本一看表。天已三點三刻。記得依騰是六點準到。須要急速收拾。不可誤了時刻。先將李保祿當脚夫的號衣取出來。又換上他的鞋襪帽子。又簡便的寫了一封信。留與楊神父。却揣在李保祿懷中。寫明了託他轉交。又寫了一紙遺囑。也揣在李保祿懷中。然後纔開箱子。把自來得手槍取出來。裝好了子彈。藏在貼身的衣袋以內。外邊罩好脚夫的號衣。號衣外邊又穿好了一件長袍。因爲他本不是脚夫。恐怕被脚行看出破綻來。誤了自己大事。這正是他特別細心的地方。足見大英雄作事。雖在生死關頭。他那方寸間。也是定而不亂。所以纔能成大事。露大臉。閒言少叙。却說

大本出離了寫處。直奔車站。遠遠的望見車站有許多外國兵。排隊站立。他心裏想。這必是接依騰的。可知時刻已經不遠了。他有心挿身進去。料想必被他們趕出。若離的太遠了。又怕臨時趕不上。白來一盪。正在躊躇。忽見站台旁邊。相離有半箭路。有一株大柳樹。枝葉直垂到地。他陡然計上心來。躡足潛踪的。行至樹下。將身子暫且遮住。將外罩的袍子鈕扣。俱都解開。預備車到了。立刻甩掉袍子。穿着脚夫號衣。假裝向前招呼行李。便可以看機行事。主意打定。便安心在樹下等候。不大的工夫。但聽嗚嗚放汽的聲音。也是依騰活該遇難。假如他要坐專車來。自然不放脚夫進站。便是他國的領事駐軍。也要特別愼重。嚴密搜查。就連我國警察。也必然帮同驅逐閒人。加意防護。偏巧他坐的是普通車。因此站上的防閑。便鬆得多了。又兼某國正在趾高氣揚。對於朝鮮。以爲是壓制得俯伏在地。萬不會有人敢圖謀不軌。所以放心大胆的。並未慮到那一層。種種原因。纔作成了安大本的不朽事業。少時汽笛飛鳴。車已進站。某國軍樂。同我國軍樂。一齊大作。車已停住。某國領事。同着一位陸軍少佐。還有我國的地方官。一齊跳上車去。握手爲禮。脫帽致敬。依騰也和顏悅色的。一一還禮。未及談話。便安步下車。站台旁邊。停着一輛馬車。因爲那時候。汽車

在亞東地方。尙不多見。領事指着那輛馬車。說是替爵相預備的。依騰便緩步向那馬車走去。此時馬車夫早將車門做開。依騰纔走至車旁。剛要預備上車。就聽拍的一聲。一個槍彈飛過來。正中在依騰肩頭。依騰啊呀一聲。一側身子。又是個槍彈。恰中他的腹部。此時全站的人。已經大亂。有那胆小的。早已拔步飛跑。某國兵却圍攏上來。眼快的早看見柳樹旁邊。搶出一個少年脚夫。未開槍時候。大家還不甚注意。那知他搶行幾步。距站台已近。掏出自來得手槍。拍拍拍一連三槍。槍不虛發。第一槍打在依騰肩頭。第二槍打在依騰腹部。第三槍却打在依騰足心。這是甚麼道理呢。因爲肩頭中槍。依騰心裏一疼。把身子一側。正將肚腹亮出來。所以第二個槍子。便穿腹而過。這一槍最爲烈害。依騰站立不住。仰面朝天。便倒下去。身子一倒。脚望起一揚。第三槍又低一點。所以恰當其可。正打在足心。這三槍發放的距離。也不過幾秒鐘的工夫。所以空有許多人。却趕不來馳救。到底眼快的。却早已看見了他。依着某國兵。便要開槍將他當場打死。領事同少佐傳令。要生擒活捉。不許開槍還擊。因此衆兵便圍攏上來。要捉他。大本見大功已成。便將自來得手槍。扔在地下。哈哈大笑。自己將兩隻手背過來。向衆軍士說某國話道。請諸位綁了罷。各軍士一見安大本

棄槍自前。便不似方纔那洶洶了。過來幾個老成的。說朋友。你既自首。我們也不難爲你。這不是有接宰相的馬車麼。請你乘上罷。我們派兩個人。在車裏監視着。咱們一同到領事館。有話那裏去說罷。不過要問你一件。你此項行刺。萬不能是一個人。這車站上還隱着幾個同伴。本地還窩着幾個帮手。請你一一說出來。既省得三推六問。也省得我們往返奔馳。大本笑道。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當。再說這行刺宰相。是何等重大的事。要必須尋得同伴纔敢作。也就沒有今日了。諸位不必胡猜亂究。我一人作事。一人領罪。不必躭誤工夫。說罷自己推開車門。便跳上去。兩個軍官。左右陪着他。一直拉回領事館。這裏用木板將依騰先抬到醫院中。醫長親自診視。只有搖頭嘆氣。向領事官道。不中用了。腹部這一槍。穿過臟腑。當時便絕了氣。無法再想。只可裝殮起來。預備運回本國罷。領事那敢担這沉重。好在是深秋天氣。三省又寒。屍身一時不至腐壞。他立刻給政府去電。詳述此事經過。並自請議處。又請政府速派法官。前來檢驗審判。當日夜間。便接到政府回電。領事革職留任。特派漢城審檢院檢士高橋。審判長福島。帶同警吏人等。即日來哈爾濱。組織特別法庭。嚴訊韓人安大本。治以應得之罪。並須搜羅黨羽。斷絕根株。又另派貴族大臣一員。代表皇帝致

祭。並辦理一切喪葬善後之事。領事奉到電旨。即刻替法官尋覓房屋。預備組織法庭。又爲大臣料理行轅。購買衣衾棺槨。第三天夜間。審檢各官。便乘快車趕到。先驗了依騰的傷痕。將屍格塡寫明白。便吩咐入殮。法庭已經備好。只因在中國地方。又請哈爾濱最高長官。前來陪審。哈爾濱的道台。姓杜名朝宗。是北京部裏的書吏出身。精通法律。人也極其精幹。又在東省多年。也通外國的語言文字。他親自出庭陪審。始而是檢士高橋。先開一次豫審。一見人犯的名字是安大本。不覺嚇了一跳。及至將人帶上來。舉目細看。正是他的學生。心中又是歎惜。又是憤恨。歎惜的是大本英才卓犖。又正在青年有爲之時。犯了這樣彌天大罪。那有活命。眞眞可惜極了。憤恨的是依騰宰相。乃我國柱石之臣。生平經過許多險難。全沒將他怎樣了。如今却喪在這青年書生之手。大本大本。你直是剪去我國家一隻膀臂。我當日救你兄弟大城出獄。不爲無情。你爲何翻臉作出這樣狠事來。我今天豈能輕輕饒你。想到這裏。便沈下臉來。問大本道。安大本。你是朝鮮甚麼地方人。害死我國宰相。是何人主使。同夥尚有多少人。從實的詳細訴來。大本侃侃說道。我安大本是朝鮮京城人。因祖國被人吞併。同胞被人殘害。蓄意報仇。非止一日。既無主使之人。也無同謀之友。全是我

一人的造意。應得甚麼罪名。請檢士先生。照律提出公訴。也無須再三推問。徒費唇舌。高橋笑道。你是一個亡國平民。居然有這樣志氣。這樣膽量。本檢士是很佩服的。不過你一人認罪。並無黨羽。這話怕有些靠不住。依我勸你。不妨直說出來。你是成了名的人。不犯上叫人家作無名英雄。你報出來。至於能否捕獲。尚在兩可之間。你何必守這小忠小信。却湮沒人家的大名呢。大本哈哈大笑道。先生。你眞可稱舌吐蓮花。頑石聽了你的話。全要點頭。何況我安大本。不過天下事。有一定是有。無一定是無。那將無作有的話。我安大本既不害神經病。如何說的出來。況且刺殺宰相。是一件甚麼事。有事前同人商量的麼。先生請你不必往下問了。依騰宰相。是我安大本一人擊斃。連發三槍。槍不虛發。第一槍中在肩頭。第二槍中在腹部。第三槍中在足心。我殺他的志願。蓄之已非一日。連夜趕到這裏。恰趕上他乘車前來。出其不意。徼倖成功。這便是我安大本的詳細口供。一字不增。一字不減。高橋聽罷。長歎了一口氣。吩咐司法警察。將他帶下去。一切飲食起居。要特別優待。萬不可難爲了他。因爲他是奉旨御審的要犯。倘然有個好歹。本檢士担當不起。高橋說了這些面子話。其實正是暗中關照的意思。法警把他收入臨時監獄。果然早晚飲食。格外經心。正

在這個時候。忽然有公教主教馬先生。前來拜訪法官。當面要求。說安大本乃是天主教徒。他曾到本地聖堂。瞻過幾次禮。所以認得他。如今他雖犯罪。本主教爲救靈魂起見。要求貴法官。允許本堂教士楊司鐸到獄中探望。並訓誨他懺悔罪過。將來無論生死。不至毀滅他自己的靈魂。並無他意。想來也是上主特別的嘉惠。他來的非常之巧。原來高橋也是公教信徒。聽了主教的話。十分贊成。完全應許。從此楊愛靈神父。便不時到獄中來。上下官吏。並不攔阻。原來當日大本竊了李保祿的號衣。混入站中。因爲他隱在樹後。不曾被人看見。平日的鎗法。本來極好。這樹離站台並不遠。他想我站在這裏。足可以打他。既不用搶上站台。那號衣便用不着了。倘然被人擒住。有這一件號衣。豈不給李保祿招出了滔天大禍。我莫如將他脫下來。恰巧老樹有洞。便將他塞入洞內。好給李保祿免去這一場是非。他照此辦理。果然沒露出破綻來。可是將李保祿父子。却嚇了個三魂失二。七魄留一。當時過了兩個小時。保祿的酒醒過來。再尋大本。已經踪跡不見。他心裏已經打鼓。後來一摸懷。摸出一封信來。見信皮上寫是叫他送與楊神父的。他那敢怠慢。立刻跑至堂中。尋到神父臥室。叫開了門。把信呈上。神父拆開一看。登時臉上現出一種悲慘憂懼的神氣來。兩眼中的老淚

。滯滯下墜。把信全浸濕了。李保祿在旁邊站着。却摸不着頭腦。却又不敢動問。正當此時。神父跟役王福。慌張的跑進來。對神父說道。方纔車站上出了一件奇事。某國的依騰宰相。被人用手槍打死了。神父到此時倒鎮定起來。將大本的信。徐徐納入懷中。對他二人道。你們去休息罷。這些事與咱們不相干。在外邊不要多說話。二人答應了。各自退下。神父又把李保祿叫回來對他說。那李大本先生。他有要事到外埠去了。暫時不能回來。你將他的行李。要嚴秘的收藏好了。千萬守口如瓶。不可胡說亂道。保祿答應了。然後回家。這裏楊神父却拿了信去尋馬主教。同他商量主意。怎樣好救大本的靈魂。主教也嘆息了一番。慨然允許。去尋某國領事。第二天見了領事。領事說作不得主。非經法官允許不可。候了兩天。高橋同福島纔來。主教熱心救靈。不辭勞苦。親自去會高橋。恰趕上高橋也是信徒。不但允許。而且贊成。說政教無關。請神父只管隨時來探望。主教大喜。回來對楊神父說知。神父一刻也不肯停。立時去看大本。法警先領他見過高橋。由高橋領他到獄門。又當面告訴法警。以後神父前來。只管領他進去。然後鞠躬告辭。楊神父隨着法警。進了這一座小院。却是三間上房。兩間廂房。上房是法警休息之所。廂房便是囚禁安大本的臨時監獄。法警到了

門前。用手指彈了三下。低聲叫道。安先生。有人來望看你。大本正在閉目合睛。在床上休息。聽了這話。很是詫異。心想我是殺人凶犯。誰有這大胆子。敢來看我。縱然有這大胆子。某國人也决不肯輕易放入。正在思索。法警又說了一遍。大本只得應道。請進來罷。法警得了允許。方纔用鑰將門開開。這些地方。足見文明國家的監獄制度。何等完善。對待犯人。是何等的高尙。要放在我國。不要說是囚犯。到朋友屋中。全是推門便進。連高叫一聲。全不懂得。國家文野之分。社會的程度高下。就全在這小地方去分了。法警開開門。神父隨着他進來。此時天已昏黑。屋中的燈。却是半明半暗。大本一看。正是這親愛的楊神父。不覺欣欣然頓有生氣。彷彿小孩子出門日久。忽然見着父母一般。不覺歡喜的跳起來。向神父鞠躬。又過去握了神父的手。笑道。感謝上主。還能使我與神父會面。神父雖然也歡喜。只是不知不覺的。眼中又落下淚來。大本讓神父坐下。笑道。我的神父。你看神子成了這樣大功。理應替我歡喜。爲甚麼要流淚呢。楊神父歎道。大本。你的成功。固然可喜。但是你身犯了我主最大的戒律。你可曉得嗎。這一句話。說的大本毛骨悚然。低下頭去。一聲也不響了。神父又接續說道。上主十誡。殺人最重。你同依騰宰相。雖有滅國之仇。然而你是

深通教理的人。當日我主殺身救世。愛仇如友。這些道理。你難道不明白嗎。你但知快一時的意氣。難道忘了身後的靈魂嗎。這一席話。大本聽了。有如晴空中一聲霹靂。嚇得他渾身發顫。由懼生悔。由悔生悲。煞時間良心把熱淚直催出來。如湧泉一般。流個不住。倏的立起身來。跪在神父面前。顫聲說道。神子一時間爲愛國熱血所迫。出此最後手段。致觸犯我主的誡律。如今受神父訓誨。追悔也來不及了。但不知神父能體上主博愛之心。寬赦我的罪狀否。楊神父歎了一口氣道。你這罪過。非同小可。不過理雖難恕。情尚可原。你果然發於良心。有澈底的改悔。上主也定然能減免你的罪狀。況且你此次作的事。在某國決不能輕將你饒過。人世間責罰。你是要受的了。既然受了人世的痛苦。也算做了一種重大的補贖。你就好好的祈禱悔罪罷。將來到了緊要時候。一切終傅典禮。追思彌撒。宗宗件件。我必能替你作到。你就安身在這裏休養罷。大本聽了這話。恰似吃了一粒定心丸。不覺五中感激。又落了幾點英雄淚。至於感謝的泛泛話頭。反倒沒得說了。給神父磕了一個頭。爬起來。仍坐在旁邊。低聲問神父。我留那遺囑。神父可曾見着嗎。神父點點頭。說我早看見了。但是此時還宣布不得。俟等將來。必能照你遺言辦理。大本又偷偷告訴神父。李保祿的衣服。

在柳樹洞中。叫他無人時候取出來。省得將來發覺。受了帶累。神父點頭會意。又問他在獄中。可想甚麼食物。大本說某國很是優待。飲食俱都豐美。神父滿不用記掛着。我但求懇得暇能常來看看。替我祈禱上主。格外寬宥我的罪過。我便感激不盡了。楊神父點頭應允。從此每日必來看他一遍。大本在獄中。過了數天。常常聽神父講道理給他開心。心中倒覺着十分快活。這一天福島審判長。將他提出獄來。又詳細審訊了一回。當時便宣判。照謀殺律。宣布死刑。大本聽了笑道。你判的很公允。我很佩服你。但求你早早執行。不要遲延纔好。福島歎道。安烈士。本審判長發於良心。很愛惜你。應當保全你的生命。但是依騰宰相。不比平人。你又是蓄意謀殺。與誤殺鬥殺的情形迥異。我也不好枉法徇情。你既願提前執行。明天早晨。便請你往升天國罷。大本謝了。回至獄中。恰趕上楊神父已經候了許久。大本一見面。便慨然說道。神子有了出頭之日了。明日清晨。務必請神父早來。尚可一面。過此以往。只好在天堂拱候罷。神父一聽這話。說不盡心中的悽楚。只得強作歡顏。說如此甚好。早歸天上。強似人間。身後的事情。我已代你預備停妥。你今天可以靜坐一夜。誠心懺悔。明日早晨。必然有天神降臨。作你的嚮導。我也不便同你久談。徒亂心曲了。說罷辭了

大本。回至堂中。一夜也不曾合眼。次日天尚未明。便披衣起來。淨面之後。忽忽忙忙的。便跑了去。行刑場已預備好了。少時將大本從獄中提出。只見他滿面紅光。精神反較平時健旺。見了神父。便舉手至額道。神父這是人世間最後的會晤了。我看見你。心中非常的安慰。神父忙過去。携了他的手。哽咽說道。好神子。你心中安慰。我心中更覺安慰。人間的聚會。有何興趣。盼你永生天國。脫去諸般苦惱。將來我們同在大父膝前。受他老人家愛憐呵護。那纔是眞快活呢。一邊說着。已到行刑場中。檢察長高橋。把照例文章作過去。緊跟着脫去法服。也跑在神父旁邊。替他祈禱。神父給他行終傅禮。叫他一秉虔心。懺悔罪過。求天父發最後的慈愛。即刻提升。免受煉獄之苦。又再三問他你悔罪不悔。大本連聲答應。澈底痛悔。淚隨聲下。神父同高橋。也不覺涕淚橫流。終傅已畢。由法警將大本攙到行刑架上。此時神父不忍觀看。却又舍不得這最後一瞥。兩旁說了一句行刑。神父倏的抬起頭來。他意中料想的。此時大本面上的顏色。不定怎樣難看。那知却大大不然。只見他面現紅雲。閉目合睛。態度非常的安適。一轉眼。脚輪一轉。身子下沈。大本的靈魂。早已飛升天國去了。過了法定時刻。楊神父收屍裝殮。由本堂中僱了十幾個人。將他抬至堂後的空地上

掩埋。並豎了一塊石碣。上刻韓國烈士安大本之墓。諸事已畢。然後神父回堂。纔發表他的遺囑。原來他尚有存欵七百五十八元六角。並隨身的衣服書籍。遺囑上說。此欵贈與李保祿二百元。爲養贍其老父之資。以五十八元六角。爲伊身後的衣衾棺殮之費。下餘五百元。贈與楊神父。自由處理。至於書籍衣服。留在本堂中。作一個永久紀念。楊神父遵照他的遺囑。一一辦妥。惟贈與自己的五百元。却全數拿出來。作本堂辦理學校的基金。這便是安大本爲國殉身。一段詳細歷史。要知後來怎樣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敘亡國之民。最爲沈痛。安大本回家見母。及救弟出獄。與葬母逃生種種情節。其神情之慘澹。言語之悽楚。能使閱者涕淚不自禁。非胎息古人傳記。不能動人感情至如此之甚也。

某國人酒樓一激。愈堅大本暗殺之心。是文字加倍寫法必如此。安之一擊。乃愈覺其有力也。

楊神父之慈愛。出於至誠。其安慰大本。及在獄中一段訓誨。字字由心坎流出。句句合宗教至理。眞能令頑石點頭。何況大英雄聞之。有不識悔流涕者耶。

安大本臨事不亂。對簿不慌。侃侃而談。爲亡國遺民。增光生色。非有此種文字。亦不能描寫此種英雄。

第二十五回　銘中丞被刺滕王閣　徐烈士殉義南昌城

安大本爲國捐軀這個聲名。未出十日。早已傳遍全球。凡聽見的。無不咨嗟歎息。說難得已經滅亡的國家。居然還有這樣人才。總算是難能可貴了。這個風聲。傳到江西省城。徐天麒知道了。尤其大動感情。心想人家是一個亡國之民。尚能轟轟烈烈的作一場。我們反倒無聲無臭。眞眞愧對死友。我必須急速進行。如果徼倖成功。這江西便是民黨的發祥地。倘然失敗。我徐天麒只好追隨安大本。同遊於地下了。想到這裏。便在自己私宅。先召集了一項會議。此時莫多言。金鑫。區大升。高爾雅。全被他引入同盟會。墨香。金順。明着是主僕。暗地裏是一會之人。巡警學堂。有兩個班長。一個叫湯繼和。一個叫沙上鷗。也是天麒的左輔右弼。當時將這些人。俱都招到自己臥室。外面對人說。是爲巡警學堂。將要畢業。特意請這六個人。到公館來。商量畢業的手續。因爲那四個人。全是學堂的職教員。因此外邊並不疑惑。墨香。金順。

是在身旁伺候的人。自然更沒人注意了。大家聚會在一處。天麒詢問。你們諸位。有甚麼高明主意。不妨說出來。大家研究。我此時心中煩燥。刻不能待。若長此遷延下去。將來銘子盤一有升轉。再換一個老辣的漢官。那時便有些不易爲力了。湯繼和首先發言道。老師說的很是。門生也是這般設想。但有一節。此事必須格外愼重。倘然露出一點風聲。這省城中軍警林立。大家白犧牲了性命。何事也作不成。豈不委曲嗎。湯繼和尙未說完。早激惱了沙上鷗。冷笑道。照你這樣膽小。怎能作得大事。常言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如今距本校畢業。僅僅剩個半月了。到那時只須借畢業爲名。將銘新誑到堂中。給他一個措手不及。先把他打死。主帥旣死。大家心膽俱寒。老師又有三營心腹軍人。只須他們趕到。放上幾排槍。本堂三四百人。齊聲一吆喝。那文官早已逃走。武官也只有納降。省城旣完全佔領了。然後傳檄各縣。不費一兵。不折一矢。便可完全收服。此時我們民黨已然遍布各省。大家聽見這個信。當然一呼百應。遙爲聲援。這長江流域。還不是一鼓而平麼。老師請想。我這主意。可使得使不得。天麒聽了。悄悄的鼓掌道。端的是好計。我們就照此進行罷。只見墨香立起身來說道。不妥不妥。主人自顧進行這計。却忘了還有很大的阻力呢。如果這個阻力不去。

將來難免臨時變卦。天麒忙問他阻力何在。鶴香道。謝倩雲嫁了凌子冲。主人總得着這兩份差使。有了起義的根基。但是當言說得好。女生外向。何況倩雲又不是主人的胞妹。他時常回家來。未必不是偵察主人的行徑。此事若叫他知道。他倘然洩漏了。我們便是前功盡棄。如不叫他知道。將來難免連累了他夫妻二人。必須先設法將他們調開省城。既可免去我們的後患。又可免去他們的嫌疑。這乃是最要緊的一着。不知主人以爲何如。天麒道。這一層我也慮到了。早晚必有處置的方法。如今還要借重他們六位。先把本堂的學生。一律說降。有了這四百青年。便是莫大的助力。我再叫潘得功。孫弱文。暗中勾結巡防營全部。如果巡防十二營。一致反正。這江西便唾手可得。好在離畢業還有一個多月。無論怎樣。也赶得及。大家唯唯稱是。然後散了。各自分投去運動。這裏徐天麒。將倩雲接回家來。同他商議躲避的方法。倩雲笑道。愚妹早已有了主意。此時尚未便發表。再過十天半月。大哥必然知道。天麒知道他是一位足智多謀的才女。自然十分相信。不過催他急速進行。不可延誤。倩雲答應了。回至院署。便連夜擬了一個創辦女師範學校的章程。繕清之後。自己親身到巡撫的內宅。尋夫人談話。銘夫人同他是乾姊妹。二人感情極厚。差不多天天要會面的。夫人見

倩雲手裏拿着一個清摺。忙笑着問道。妹妹你手裏拿的是甚麼。莫非凌先生太忙。你替他辦的公事麼。倩雲笑道。不是公事。是創辦女學的章程。特意拿來。向姊姊呈正。說着便遞與銘夫人。夫人接過來。大略的看了一遍。笑道。你這章程擬的完全極了。到底是甚麼意思呢。莫非你想辦學堂嗎。倩雲道。小妹這志願。存了可不是一天了。只因沒有機會。也不敢輕易發起。如今有姊姊提携。我想大帥在這裏。很是勵精圖治。一切新政。全都次第施行。所欠缺的。就是女學還不十分發達。這偉大的事業。正好留給姊姊去辦。因此小妹才擬了這章程。想要請姊姊出頭。提倡一下子。將來這女師範學堂監督。就請姊姊担任。小妹情願担任教務長。這學堂便可以成立了。姊姊在江西住幾年。總算留下這一樣成績。將來回北京後。這女校門前。還要給你鑄銅像呢。這一席話。說的銘夫人眉飛色舞。恨不立刻便將女學校辦起來。總如了他的心願。隨極口贊成道。妹妹你自管放手去辦。我回來便對子盤說。用多少款項。叫他預先籌畫。你看如何。倩雲道。這樣好極了。但是有一節。還要求姊姊向大帥聲明。此番創辦女學。我們的志向。是必須臻於至美至善。小妹雖然草擬章程。但內中至纖至悉。非親身調查不可。可惜我國女學。尚在萌芽時代。那有完美的制度。供人參考。必

須先到東洋日本。調查三五個月。聽說他國的女師範學校。女職業學校。辦的完善極了。小妹想求姊姊向大帥說知。先請他籌畫兩萬塊錢。小妹同子冲到東洋走一盪。一者考查學務。二者置買儀器。三者聘幾位日本的教員。所以得寬籌一點經費。我們去後。多則半年。少則三四個月。一準可以回來。這乃是辦女學最要緊的事。不得不然。只要姊姊贊成。大帥也當然認可。事不宜遲。就請姊姊拿我這本章程。今天向大帥說一說纔好。銘夫人聽了。略一沉吟答道。妹妹的主義。固然很是。但其中有一樣難處。大帥這一關。恐怕通不過呢。倩雲笑道。姊姊的意思。我明白了。你必是說大帥身旁。一刻離不開子冲。他如果走了。這案牘的事。一時難覓替人。可是爲這個不是。銘夫人拍着手兒笑道。妹妹。你眞是水晶肚子玻璃心兒。怎麼思姊的心事。你一猜便着。倩雲道。這有甚麼難猜的。還不是眼前擺着的事麼。到底據我想。這一層也沒有甚麼難辦的。桓子齊先生。也是熟手。他雖然上點年紀。精神還好。手筆也不弱於子冲。不過思想太老一點。我可以推薦一個人。此人頭腦靈敏。新舊皆通。並且正在青年。不怕勞苦。叫他替子冲幾個月。必能勝任愉快。夫人忙問是誰。倩雲道。小妹是內舉不避親。便是我那表兄侯補道徐天麒。夫人笑道。此人大帥也常提他。說他很

有才學。並且文武兼通。作事敏捷。想情一定是不虛的了。今天我便向大帥說。他如果肯。這事便算完全妥協了。不過有一件。咱姊妹倆朝夕聚首。一旦分離。不知今生還能相會否。銘夫人無意中說出這句話來。彷彿成了讖語。倩雲却大笑道。姊姊你爲何說起呆話來了。我們此次出洋。不過三五個月。便可回來。聚首的日子。長得很呢。何必作這兒女態呢。銘夫人歎息道。但願你夫妻早去早歸。別等我去信催。纔好呢。倩雲道。那是自然。不勞姊姊囑咐。少時了鬟擺上飯來。二人同棹吃了。倩雲回他的公館。把方纔對銘夫人談的話。又向子冲述了一遍。本來他夫妻早已議好。子冲曾在東洋留學法政五年。自入幕以後。他時時刻刻。還想到日本再遊歷一盪。只是不得機會。此番倩雲的提議。他聽了恰中下懷。很願意帶挈夫人同一子一女。到日本再住半年。換一換新鮮空氣。却不曉得倩雲是別有懷抱。自以爲他是求學心盛。想到日本增一點學識閱歷。將來回國後。好興辦女學。次日銘中丞把子冲請過去。同他商量。說尊夫人有志興學。是再好沒有的了。只是他一個青年女子。要往日本參觀。必須先生陪他同往。這一層兄弟是很能體諒的。不過你走後。這幕中的事。專仰仗桓子齊一人。有些靠不住。他的手筆。我是很相信的。只是處理一點事。總不能因應咸宜。必

須再有一位妥當的助手。我總可以放心。如今我的夾袋中。到有一個人。不知你先生以爲怎樣。子冲笑道。大帥賞識的人。一定錯不了。銘中丞道。這也不敢說。不過提出來。大家斟酌。你看徐天麒怎麼樣。子冲道。大帥眞可稱巨眼識英雄了。若論天麒的爲人。新舊兼通。文武並擅。而且少年老成。決沒有一點留學生的浮躁氣。似乎這類人才。在如今時代。也要算得鳳毛麟角了。其實銘子盤提出徐天麒來。也並非是出於他特別的賞識。不過因倩雲所薦。銘夫人又極力慫恿。他們當大老官的。總不肯把好處放在別人身上。使當局的。知別人的情。不知他的情。因此明明是別人所薦。也決不肯露出一點口風來。必要將這獨具隻眼。賞鑒不虛的徽號。攬到自己身上。凌子冲是一位老幕府。自然也識得此中竅要。便順水推舟。樂得把這干係。推到你本人身上。省得將來辦理不善。自己落一個薦人不當。當時兩人商議妥了。銘中丞特下手諭。由支應局撥給凌子冲兩萬塊錢。以三千元作川資。其餘一萬七千。爲置買儀器。聘請教員之用。又下了一道委札。委候補道徐天麒。幫辦院署文案。每月支給辦公費三百兩。不另外兼薪。天麒接到札子。大喜過望。心說這眞是天助成功。既爲院署文案。可以參預機要。有調動軍隊之權。無形中增了很大勢力。連忙到院謝委。先見了凌

子冲。謝過老姻兄栽培。子冲把上項事。對他說了。天麒不覺心中贊歎。謝倩雲眞是我的好助手。將來民黨如果成功。革命史中。眞得給他立傳了。忙打聽他夫妻何時動身。子冲道。中秋節眼看便到了。過了中秋節。二十前後。一準放洋東渡。天麒點點頭。忙去見銘中丞。叩頭謝委。又謙遜了幾句。說職道才疏學淺。而且年齡幼稚。怎敢當這機要之職。望大帥隨時教誨。並希望桓先生格外提携。藉此學習一點公事。文案兩字。實在愧不敢當。銘中丞笑道。你何必這樣謙。老哥的才華。我是相信有素的。又勉勵了幾句。然後端茶送客。天麒又去拜桓子齊。一口一個老前輩。自稱晚生是小學生。諸事全仰仗老前輩指教。子齊本是舊學中人。看不起這一班留學生新人物。因見天麒這樣謙遜。到不好意思拿老前輩的身分了。彼此很暢談一回。天麒又買了幾樣骨董。送給他。投其所好。自然格外契合。從此候補班中。都知道徐天麒又兼上這樣優差。那個不來巴結。天麒抱定了泛愛主義。來者不拒。全都虛與委蛇。因此一省的官。沒有不說他好的。惟有藩台馮旭。是一位老閱歷家。爲人深沈機警。不露圭角。他總看着天麒有些靠不住。背地裏也諫過銘新。說大奸似忠。大詐似信。那徐天麒本是留學生出身。以情理論之。總應當帶一點學生的浮躁氣。他却那樣老成忠順。直

比科舉班中人。還格外規矩。這個人難免矯情。既然矯情。必有所圖。大帥總要留一點意纔好。任人惟賢。固然是古有明訓。但也要循序漸進。不便這樣躐等而升。似徐道誠然有才。然而參與機要的責任重大。似乎總要選那上幾歲年紀。多有閱歷的人。畀以此差。據本司看。徐道總有些不相宜。大帥總要三思而行。免得將來後悔。銘新平日對於馮旭。總以老前輩相待。知道人家的學問閱歷。比自己高出十倍。因此聽了這話。很是動心。從此以後。對於天麒的信任。便有點不似往常的親密。天麒是何等乖覺人。自然也看出這種行徑來。便在暗中施了一番偵探手段。可惜此時凌子冲夫妻。已然放洋東渡去了。這一條內線。耳目便不似從前靈通。只得另尋門路。恰好銘中丞有一個貼身伺候的小厮。名叫寶書。是中丞最得意的人。他年紀不過有十七八歲。不但面貌長得秀美。而有天性聰明。眞能夠眉言目語。凡中丞一舉一動。他全能體貼入微。所以時刻也離他不得。本省的候補官。誰不巴結寶二爺。差不多州縣班子。夠不上同他交往。府道多有同他換帖拜盟的。天麒從前也跟他要好。每逢節下。必送他二百銀子節敬。到底二百銀子。那裏放在他的眼中。不過因天麒同凌師爺是至親。愛屋及烏。面子上總算不錯。自從子冲走了。天麒更跟他格外要好。他的母親生日。天

麒從上海定製的金八仙人。每一個重四兩。四八三十二兩。連手工也值一千多銀子。又送的大紅綺霞緞帳。直稱曰寶老伯母全太夫人五秩大慶。下欵落的是愚姪徐天麒頓首拜祝。又親身到壽堂中。給老太婆拜壽。他本是銘中丞家中的女僕。如今作生日。居然有道台來給磕頭。自然是高興極了。見天麒送了這樣厚禮。又親身來給他娘拜壽。也是感激的了不得。陪着磕過頭。便讓天麒在他母親屋中少坐。自己謙遜道。徐大人。你送這樣厚禮。我們已經是受之有愧。又勞動大駕。給家母拜壽。如何當得起呢。天麒大笑道。老弟。你這話錯了。我們弟兄。如同自家骨肉一般。老伯母的千秋。那有不來拜祝之理。至於那些許禮物。不過替伯母取一個吉利。祝他老人家多福多壽。有如八洞金仙。怎麼老弟倒鬧起客氣來了。一席話說的寶書如駕雲霧。更加歡喜。不知怎樣同天麒親密纔好。猛可的想起一樁事來。低聲問天麒道。徐大人。你同藩台老馮。有甚麼嫌隙嗎。這句話問的天麒吃了一驚。低聲答道。沒有啊。愚兄對於他老是以師長相敬。因爲人家是老班子翰林。服官多年。我們晚生後輩。初入仕途。怎敢開罪於他。老弟說這話。內中必有原故。倒請你詳細告訴我罷。以後我好多加謹愼。設法聯絡他的感情。寶書哼了一聲道。理他呢。他無是無非。跑到大帥跟前。說你的

閒話。我聽了很不服氣。難爲他那大的年紀。還要紅口白舌的。獻這小老婆殷勤。天麒忙追問他說甚麼。寶書遂將馮旭的話。完全學說了一遍。天麒聽了。不亞如半空中打一個霹靂。但是他仍舊以極鎮定的態度。對寶書歎道。老弟。你看這年頭。作人有多難。像我們這種留學生出身。到處不吃香。人家總嫌你飛揚浮躁。愚兄自入仕途。力矯此弊。況又遇着這位老恩帥。我是感恩知己。異常恭順。沒想到還有人說閒話。怎的不叫人灰心。浮躁誠然是不是了。如今老成一點。也有了不是。這豈不是欲加之罪。何患無詞嗎。寶書道。徐大人。纔要往下說。天麒忙攔他道。老弟。你這就不對了。你我自己弟兄。怎麼大人大人的叫個不了。這不是看不起我嗎。寶書忙改口道。徐大哥。天麒笑道。這不完了。何必鬧客套呢。寶書又接着說道。大哥。你不必灰心。諒老馮這老貨。他也興不得風。作不得怪。小弟隨時替你說好話。大帥那裏。自有我一人担保。憑他是誰。也休想扳你一扳。天麒聽了這話。倏的立起身來。朝着寶書。深深請了一個安道。老弟。你眞是我的福星。以後就求多關照罷。寶書忙着還安說。大哥太客氣。這事你只管放心。二人分手。天麒回至公館。當天夜裏。便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。當着大家。把日間寶書的話。宣布了一回。說此事必須急速進行。遲則

有變。倘然咱們的結合。被馮旭探聽着。那老傢伙。放出毒手來。咱們如網中之魚。一個也脫不得身。如今只給他一個迅雷不及掩耳。先殺銘新。後除馮旭。這兩個人一去。江西省城。完全到了民黨手中。然後傳檄號召。不患不能得志。若長此遲延下去。可實在有些危險。此時沙上鷗。磨拳擦掌。大有刻不能待之勢。據他說。警校學生。已經完全運動妥協。隨將同盟會底簿取出來給天麒看。果然又續入二百多人。大家議定。九月十五日。乘本校畢業之期。請銘中丞到堂舉行畢業典禮。並觀看學生的操法。乘此機會。把他殺死。現有四百多學生。人人有槍。再勾結上二四六三營巡防步隊。料想省城雖有撫標親軍八營。外有巡防九營。還有十幾營綠軍。或老弱無能。或可以招降。決不至有很大阻力。大家商議定了。轉眼已到九月半旬。天麒特備公文。要請撫院。臨時到堂觀禮。連藩學臬三司。以至候補府道。全請到了。在他的意思。簡直是想一網打盡。一切布置。暗中俱已預備停妥。只有二四六三營。離學堂太遠。却與三個營長約定。以放砲爲令。如聽見砲聲。便即刻下動員令。開到巡警學堂。彼此會合起來。攻進城去。先佔巡撫衙門。把守藩庫。三個營長。得了暗令。準備到時起事。眼看便到了十五。依着馮旭的意思。不叫撫帥前去。只派上一個候補道作爲代

表。以免發生意外。銘新却執意不肯。一定要自己去。馮旭無法。只得暗地裏。將撫標參將。請到他衙門。商議保護之法。這參將姓胡名孟雄。乃是老行伍出身。曾隨左中堂平過回寇。驍勇絕倫。而且待下有恩。很得士卒的愛戴。也曾以提督記名。賞過巴圖魯勇號。借補江西撫標參將。馮旭將他請來。說撫帥明日到巡警學堂參觀畢業。是一件危險事。因爲徐道天麒。外邊很有聲氣。說他是革命黨。我看此人也有些靠不住。無奈大帥深信不疑。明天學行畢業。倘有危險。你我如何担當得起。必須預先設法。有備無患。胡孟雄略一沈吟道。末將明天帶二百軍人。保駕前往。大人以爲何如。馮旭道。如此辦法。豈不是打草驚蛇。很不妥當。況且撫帥也一定不許。據我想。這個法子不妙。最好每一個城門。你暗調幾十名精健軍人。把守住了。倘有不測。先保住城池。你再調二三百人。俟等撫帥起身到學堂時。漫漫隨他出城。只在巡警學堂四圍。埋伏好了。如裏面發生意外。緊緊將這學堂圍起來。他們要造反。便下令攻擊。諒這幾百學生。決不是官兵的敵手。嚇也把他們嚇回去了。惟有保護大帥這一件事。關係很重。手段也很難。派人多了。不成個樣子。派人少。又怕臨時無濟於事。只好請你再想個法子。咱二人加細斟酌。胡孟雄沉吟了片刻道。末將標下。很有幾個胆

力俱足的人。臨時我選出四個來。叫他隨在大帥身後。時刻不離。倘有危險。一個人背起他來。三個人在前面開路。縱然有一百八十人。也闖得出去。到底這件事據末將看。大人未免有些過慮。那徐道台。末將也曾會過他。人極忠誠。況且關海洋大盜時候。他也曾出過幾次力。建過功。要如果有反心。那時候何不勾結海洋。大大的鬧一回。如今風平浪靜。他怎會反呢。不過因爲他是留學生出身。大人有些不放心。其實舉行畢業。是常有的事。要這樣防備起來。還防不勝防呢。馮旭聽他不甚贊成。自己也不好深說。倘然一點事沒有。豈不成了謠言惑衆了。只好說我們總是細心一點好。一切調度。任憑老哥主裁。孟雄道。既然大人有吩咐。末將一定有備無患。不過據我看。總不至於發生意外。馮旭道。但願如此纔好。二人分手後。胡孟雄從本營中選了四個什長。俱是彪形大漢。按名點到密室。郝長山。張長城。谷長保。賀長勝。四人之中。尤以郝長山力量最大。四百八十斤的石頭。能舉過頭頂。而且身輕如燕。三層樓能一跳下來。並無音聲。平日是胡參將隨身保駕的親兵。他一個人吃着雙份什長的錢糧。還不夠他兩餐之用。一頓飯能吃七斤烙餅。五斤牛肉。尚覺不飽。因此胡統領於錢糧之外。還得貼補他米麵肉食。郝長山却也赤心向上。凡胡統領說一句話。縱然

趙湯蹈火。決不推辭。胡孟雄叫他四人。却沒敢說明。只說明天到巡警學堂參觀畢業。左右身旁。要有幾個漢仗高大的衞士。纔顯着威武。你四人最爲合格。明天我帶你們上院。就請大帥留你們作四名隨身的戈什哈。也是你們出頭的機會。四人請安謝過。第二天一早。胡孟雄果然將他四人帶到撫署。先將這番意思。回明銘中丞。立刻將四人叫上來。一看。果然身量高大。像貌魁梧。心中大喜。立時叫四人穿上戈什哈的制服。每人賞給一柄腰刀。吩咐今日便隨我到巡警學堂。站班伺候。四人叩頭謝過。胡孟雄又進言。要自己帶兵。隨同保護。銘中丞大笑道。你這眞是小題大作了。我又不是去出征打仗。帶兵作甚麼。胡統領碰了這個釘子。也不敢再往下說了。却反招得銘新傳出口諭去。凡本城司道府縣。一概不必到學堂伺候。各人均有職守。免去這些浮文。只我同徐道擧行畢業禮好了。大家只得遵諭。中丞纔吃過早飯。天麒便自己來請。眼看銘中丞上了轎子。他一個騎馬。在前面引路。彷彿給撫帥打頂馬一般。撫帥隨身。只帶了寶書。同四名戈什哈。一直來到巡警學堂。到了堂中。各職教員全出來迎接大帥。先讓至客廳中。有天麒陪着談話。少時本堂的提調金鎰上來回話。說禮堂中俱已預備停妥。請大帥與本堂總辦前往行禮。二人隨着金鎰。來至禮堂。此班畢業

的。一共是七十人。銘新同天麒。率領這七十人。先向萬歲牌行了三跪九叩首的禮。然後又向聖牌行禮。行過禮。學生向大帥行三揖禮。又向總辦行三揖禮。最後向職教員行三揖禮。禮節完了。銘新向大家演說了幾句。無非是勉勵他們。將來在警界中好好効力。好報答皇上的天恩。在銘新以爲演說得體。那知這些話。益發觸動了他們的反感。恨不得立刻把銘新打死。纔消心頭之憤。此時天麒恐怕躭延工夫。誤了大事。因此並未演說。便陪着銘新。仍舊回到客廳。偏偏這時候陰雲密布。大有雨意。依着銘新的意思。便想即刻轉回衙署。天麒笑道。深秋天氣。那有大雨。難得今天大帥肯親自到堂觀禮。這是再榮幸不過的事。論本堂學業。當然以操法爲最優。大帥若不看一看操。未免辜負了職教員二年的苦心苦力。無論如何。請大帥多屈尊一會。俟等看過操法。然後回轅。也不要負今天的盛典。銘新答應了。便吩咐趕緊預備上操。此時天麒將袍套頂戴。俱都脫去。只穿了一身軍裝戰裙。他自己要到操場喊操。這操場離着學堂不遠。緊靠着江邊。操場旁邊。便是新修的滕王閣。天麒率領這七十學生。還有體操教員。在前面引路。直奔操場。銘中丞帶着四名戈什哈。在後相隨。却把寶書留在堂中。這也是他命不該死。大家到了操場。先列開隊。天麒站在當中。扳出指揮

刀來。先行了一個撇刀立正禮。然後高聲叫操。只見這七十人。步伐整齊。槍操演得狠熟。纔演了有五分鐘。倏的下起雨來。雖然秋雨不大。淋淋漓漓的。却是降個不住。其實在學生纔然下雨。仍舊可以操演。但是堂堂大帥。豈能在雨地淋着。天麒忙把刀插入鞘內。躬身向撫帥回道。天已落雨。可以請大帥暫到滕王閣上。少避一避。開開閣窗。也可以看操。就叫體操教員。在下面喊着。職道陪大帥。在閣上觀看。銘新道。雨地演操。學生豈不吃苦。莫若收了操。咱們到滕王閣上。看一看雨景。倒是很好的。天麒一想。將他誆至閣上動手。也倒不錯。再說這閣上已經埋伏有人。不怕他飛上天去。主意打好。便笑道。大帥說的很是。難得今天江雨濛濛。在閣上觀看。定然別有畫意。職道願陪大帥。一遣幽懷。說着回過頭來。便吩咐收操。教員喊令收了操。這七十多人。却依然不肯離開操場。只在場中跑步游戲。此時天麒已陪着撫帥。步上滕王閣。郝長山。張長城。谷長保。賀長勝。緊在後面跟隨。此時江邊却有一隻小船。來回蕩漾。大家也不甚介意。不大工夫。却聽見閣上槍聲發動。閣下的金順。知道已經翻臉。忙在操場外邊。去點那三枝鐵砲。好調動巡防營的兵馬。那知道天定勝人。徒耗了一番心血。那鐵砲的藥捻。被雨淋濕了。再點如何能着。那知他們的砲

。雖然不曾點着。人家的火箭。却接二連三。射在天空。原來江邊的漁船。正是胡孟雄派來的偵探。以燃放火箭爲號。他一聽見閣上槍聲。知道事情不妙。一連放了七枝火箭。就聽遠遠的人聲馬吼。如風馳電掣一般。趕來一枝兵馬。足有千餘人。此時天麒的同夥。還認着是巡防二四六三營。前來接應。也都吶了一聲喊。內中却有眼快的。說一聲不好。原來是撫標營。並非是巡防營。這一來。大家吃驚不小。心說撫標兵馬。何故來的這般速快。莫非是從天而降。正在狐疑之間。忽見從滕王閣的窗戶內。飛下兩個人來。足有三丈來高。倏的墜落平地。却是一個人身上馱着一個人。那被馱的人。渾身血跡。一件銀灰緞子棉袍。斑斑點點。有如着色桃花。再看那馱人的。面上也是血跡模糊。手裏還執着一柄明晃晃的利刃。好像瘋虎一般。如飛的向北馳去。大家看的清楚。正是郝長山背上馱着銘新。直向撫標營奔去。此時胡孟雄率着兩營健卒。已經趕到學堂門前。前面一排。連放了一排槍。却向天空打去。並不傷人。孟雄高聲喝道。今天只拿革命黨徐天麒。其餘一概不問。有從逆的。當場格殺無論。不從逆的。快快將槍繳出。這一聲令下。七十多個學生。同體操教員誰敢違抗。全一律把槍繳了。孟雄一面派二十名親軍。先將撫帥用木板抬着。送回衙署。一面派二百人。

把滕王閣團團圍住。圍了好久工夫。却聽不見裏面有甚麼聲息。他自己左右兩手。一手拿着一枝自來得。纔走到梯邊。忽從上面跳下一個人來。幾乎把孟雄撞倒。孟雄不待他立穩。便開了一槍。正打在這人的腿上。身子一歪。便倒在地上了。八名親軍。纔要過來綁他。冷不防順着樓梯。開下一槍來。孟雄隨着聲音。把身一側。却不曾打着。接連着又是一槍。仍未打着。孟雄是久歷沙場的驍將。在千軍萬馬中。橫行多年。放冷槍他全有法子躲閃。何況近在咫尺。早有防備。焉能打得着他。但是他見上面有了埋伏。也不敢冒然上去。便高聲叫道。徐天麒。請你下閣就擒罷。你總算英雄好漢。可惜失敗了。你的人全都繳械投降了。你如果再不下來。我便放火燒閣。你仍然活不成。還落一個畏避怕死的名兒。未免有些不值。你如果下來。我決不難爲你。並且還要優待你。你想一想。快些下來。不必游移了。孟雄的話說罷。上面的天麒。果然高聲答道。你可是撫標劼大人麼。孟雄答道正是。天麒道。萬事休提。總算是天不助我。你如今請我下來。我可以從命。但必須依我兩條件。孟雄道。請你說罷。天麒道。第一件撫帥是我親手打死的。罪作一人當。除我之外。不得連累第二者。這事你能依麼。孟雄道。依得依得。第二件。我的死罪。當然是不能免。我也決不求免。但

必須與我留體面。不能加以私刑拷問。辱及我的身體。這事可依得麼。孟雄道。這事不用你要求。我胡孟雄平日。最愛的是英雄好漢。你如今幹出這樣驚天動地事來。雖爲王法所不容。我胡某却非常佩服。在你有生以前。決不令受着一點委曲。你只管放心。連身後的衣衾棺槨。俱由我備辦。必使你含笑九泉。天麒道。如此我謝謝你了。你閃開罷。孟雄纔把身子一側。天麒順着樓梯一溜而下。站在當地。手中還執着兩柄七響手槍。笑吟吟的對孟雄道。請你接過去罷。孟雄將自己的手槍。插入袋中。騰出兩隻空手來。也笑道你交過來罷。他說了這話。身子却巍然不動。天麒將槍柄朝外。自己却把着槍筒。恭恭敬敬的送過來。孟雄也恭恭敬敬接過去。彼此相視而笑。內中却含着針鋒。接過去。然後傳與兩旁護兵。吩咐收藏好了。天麒先說。我如今是反叛了。請你不用客氣。先將我綁上。好押進城去。聽候審訊。孟雄道。你是英雄好漢。也用不着綁。我先問你。這樓上還有幾位同伴。大帥的戈什。被你們戕害幾人。這是眼前的勾當。你可以不必瞞我了。天麒侃侃然道。方纔下樓來被你鎗傷的。是我隨身的小厮墨香。閣上還有兩個人。一個是區大升。一個是沙上鷗。大帥是被我用手鎗擊穿右脇。當時有他一個戈什。立刻挾起他來。用脚踹開樓窗。飛身跳下去了。其餘三

個人。拔刀拚命。區大升一槍未曾打着。反被一個人用刀將他的頭顱劈碎。死於非命。但此人又被沙上鷗一槍擊斃。沙上鷗連放三槍。槍不虛發。那兩個也着了手。無奈這兩人非常的勇悍。身被重傷。高低還將沙上鷗砍了幾刀。大約也不得活了。是我同墨香。將這兩人用手槍結果性命。墨香身上。已經負傷。如今又被你打了一槍。大半是死多活少。只剩得我一個人。我所說的。這全是實話。你不信自管到閣上去看。孟雄歎了一口氣道。劫數劫數。平白死了這幾條好漢。還饒上一位銘大中丞。還不是天外飛來的事嗎。二人正談着話。只見一個人慌慌張張的跑進來。說藩台馮大人。已經來至學堂。請胡大人急速將犯人帶到學堂。聽候審訊。孟雄此時。顧不得同天麒談話。一面吩咐左右到閣上驗看形跡。一面對天麒說。對不住。只得先屈尊綁你一綁。俟等問過了。我必領你到優待室。格外關照。一聲令下。立時五花大綁。把天麒綁起來。押進巡警學堂。此時馮旭聞風趕到。一面派人將銘中丞抬到醫院療治。一面傳諭叫撫標各營。同各綠軍。紮住城門巷口。凡遇面生之人。一律檢查。一面令胡孟雄帶來的營長。率領兵丁。將巡警學堂的槍械子彈。一律搜清。一面派自己親信人。到徐天麒公館。及巡警學堂。搜檢往來信件。及一切違禁犯法之物。連同盟會的底簿。及諸

人信件。堞起來足有一尺來厚。馮旭就在學堂的客廳中。先把本堂職敎員。及各班長。全都叫至面前。向大家演說道。本司對於此次意外之變。以爲主謀的。全是徐道天麒一人。其餘不過平日受他的脅迫。並非出自情願。故此取寬大主義。一概脅從罔治。你們大家也要革面洗心。痛自悔過。從前種種。譬如昨日死。以後種種。譬如今日生。只要能愛國忠君。努力向上。本司仍然竭力提拔。將來萬里鵬程。不難扶搖直上。倘不澈底悔悟。那時可休怨本司翻臉無情。你們要仔細了。至於今天搜出來的違禁信函。犯法憑據。本司一件也不留。一件也不看。當着你們大家。一律焚化。省得將來有人拾了去。藉此興起大獄。這是本司格外的周全體恤。你們可贊成麼。本來這些人。平日受天麒鼓動。不過是暫時的客氣。今天發生了這大變故。一個個早嚇得魂不附體。就怕的是按着人名簿子。挨着個兒捕去。要按反叛懲治。豈非白白送了性命。如今聽見蔣台肯將這本勾魂簿。付之一炬。眞乃喜出望外。彷彿是死囚遇赦一般。立時不約而同的。全跪在地上。連連磕頭道。大人眞是我們的重生父母。此恩此德。永世不忘。馮旭見這些人全都畏罪自悔。便也順水推舟。隨手燃着一根洋火。拿起這許多信件簿子來。點着了。放在地上。眼看烈燄飛騰。一霎時燒了個乾乾淨淨。衆人這

纔放了心。馮旭又放他們回到各齋去。傳知衆生。以安其心。然後派人將天麒提了來。彼此一照面。馮旭點點頭。又一陣冷笑。天麒面不更色。站在當中。巍然不動。馮旭猛然道。可惜可惜。你既有這樣才華。又受大帥那般知遇。爲甚麼要作這反叛勾當。本司只問你槍擊大帥。可是自己動手。還是有何人帮助。你要詳細供上來。天麒道。我徐天麒是革命黨中的實行家。當日考試捐官。即爲圖謀革命。要論大帥待我。不愧知己。無奈他是滿人。我乃漢人。他抱的是忠君主義。我抱的是民主主義。彼此地位宗旨。全立於極端相反之地。我徐天麒不能因私恩而害公義。今日殺他一人。所謂寒滿清之胆。再有一樣。他乃滿人中的健者。尤其不能留情。至於開槍打他。全是我徐天麒動手。並無他人帮助。銘帥隨身的戈什。只有一人逃走。並且將銘帥夾帶同逃。其餘三人。俱被擊斃。我的三個帮手。也都死於非命。並無一人得生。有甚麼罪。該殺該剮。自有徐天麒一人承當。請你老先生。不必牽連他人。是再好沒有的了。要不然。恐怕還要出別的事故。不但無益。而且有損。我說的全是良言。聽不聽在你。馮旭縐着眉頭。只是長吁氣。停了一刻。又說道。你們既作革命黨。人各有志。本司也很能原諒。不過要出以光明手段。似這樣鬼鬼祟祟。未免太失身分。你也是讀過書

的人。豈不聞豫讓刺趙襄子。寧肯吞炭毀形。不肯委身事主。你既作了大清的官。又受了銘帥的恩遇。竟作出這種事來。直然是陰賊險狠的小人。怎麼算得是英雄好漢呢。天麒哈哈大笑道。我輩革命事業。豈是你這腐儒所知。你要知道。豫讓不過是爲私人的恩怨。我徐天麒是爲謀漢族的幸福。彼此志向不同。手段又何必一樣。再者革命事業。成則同胞蒙其福。敗則一人受其禍。今天的事業既敗了。請你按照滿清的王法懲治。說旁的全是廢話。我徐天麒也沒有工夫同你閒談。馮旭挨了天麒一頓搶白。也不便再往下問。便將他交付孟雄。好好看管。俟等大帥傷好了。親自問他。孟雄將天麒帶下去。馮旭向職教員學生。又安慰了一番。然後坐轎進城。暗中却派兵將學堂遠遠圍住。不准放人出入。以防勾結發生意外。城門也派兵把守。無形戒嚴。他急忙忙進城。先到醫院去看大帥。那知大帥在前一個鐘頭。已經咽了氣了。他家中人正圍着屍首痛哭。馮旭闖進來。想起平日同寅之情。也不覺大哭了一場。銘帥的太太。朝着馮旭叩頭。哭哭啼啼的。叫給他丈夫報仇雪恨。還有十幾歲的小姐公子。也拉着馮旭。追問他父親究竟因爲甚麼被人打死。馮旭又不便說那革命排滿種種字樣。只得扯謊說。徐天麒想要署廣饒九南道缺。大帥不准。還當面訓斥了一番。因羞惱變怒。放槍

行兇。然我必替大帥報仇。並申奏朝廷。爲大帥請卹。請帥太太同小姐公子。自管放心。本司作事。決然對得起死活兩面。他母子等謝了。馮旭立時將首縣叫了來。派他總辦喪儀。一切用欵。俱准作正開銷。首縣郭興唐。唯唯稱是。馮旭回至署中。又拿帖將學臬兩司。南昌道。南昌府。俱都請了來。開了一次秘密會議。馮旭諮詢大家。此事究應如何辦理。學臬兩司。俱是膽小的人。自從聽見這風聲。早嚇得手足無措。南昌府是屬員。不敢多說話。只有南昌道范啓瑞。雖係翰林出身。却不是書獃子。有膽有識。只聽他侃侃談道。此事乃意外之變。非常之事。必須以非常迅速之手段了之。如快刀斬絲。一揮而斷。既免釀成後患。在朝廷知道了。也不至於担不是。倘然要優柔不斷。一再因循。恐怕奸宄生心。又出枝節。再者這個風聲。倘然叫北京知道了。有御史先上一本。老前輩的摺子。却走在後邊。那時你吃不了。還要攪着走呢。一席話說的馮旭毛骨悚然。忙請教道。依着年兄的主意。應當怎麼辦呢。范啓瑞道。這件事要一牽扯。可就大發了。再說咱們大家。平日全要担一個失察的罪名。豈有革命黨羽。遍布省城。直待發覺。纔知道的道理。最好一概不究。將罪名全放在徐天麒一個人身上。只說他平日辦事。很能盡職。頗得銘新的信任。一旦變出意外。猝不及防

。只有他一個人行兇。其餘全是報効皇家。並無一人附和。所以當場擒獲。幸無大變。這全是朝廷的仁恩汪濊。淪肌洽膚。所以叛逆難逞。只可惜銘新以身殉難。地方並未受着絲毫影響。這就算立言得體。連咱們也担不着處分。馮旭道好計好計。這一層兄弟也慮到了。隨把在學堂燒燬信簿的事。說了一遍。范啓瑞點頭道。對了。是應當這樣辦法。還有一層。那徐天麒萬不可久留。最好明天便把他殺了。可以免去許多是非。要不然。夜長夢多。還怕發生別的事故。將他出斬以後。只在奏摺上叙明。說此人大逆不道。本應解交刑部審訊。一者恐怕道途之中。將生危險。二者此人當場受傷甚重。再行解京。倘然因傷病死途中。反稽顯戮。故此將他在省城正法。朝廷也決然不至見怪。這是再好沒有的辦法了。馮旭道。年兄籌策萬全。兄弟必然一一遵辦。今天趁了大家全在這裏。再公開一回審判。將徐天麒叫上來咱們大家問他一問。也好再取一番口供。好預備着將來存案。隨吩咐巡捕。立時到撫標衙門。將徐天麒提來審問。不大工夫孟雄率領二百步軍。用車拉着天麒。解到藩司衙門。鐵鎖郎當。將他扶至堂上。天麒盤膝坐下。不等大家開口。他先問道。銘帥升天了罷。范啓瑞唾了一口道。呸。我把你這忘恩負義的人。你還有臉動問大帥。大帥傷勢已經全愈。不日便要親

自坐堂。拷問你這叛逆。你仔細着就是了。馮旭道。天麒。你今日既問大帥。或者也許有一點悔心。你要知道。大帥所受的傷。並非要害。現經醫官療治。已有八分痊可。只是氣力太微。尚不能坐堂問案。提起你來啦。雖然憤恨。却又惋惜。至今仍然是愛你的才幹。你不可辜負了大帥的知遇。究竟你們同盟會中。爲首的究係何人。根據地究在那裏。進行的策略。究竟如何。你不妨仔細談一談。將來或者將功折罪。可免你一死。也說不定。天麒冷笑道。我把你這老奸巨猾。你拿三歲的孩童看待我徐天麒。又想起騙供來了。你們既說大帥未死。那好極了。俟等大帥全愈。他問我甚麼。我說甚麼。你們却不配來問我。天麒說完了。只是看着大家冷笑。此時臬司瑞清。却忍不住了。在他想。我乃提刑之官。這問案的事。乃是我的職權所有。如今他們全爭先去問。單單閃了我。不作一聲。也未免太難爲情。想到這裏。便突然說道。你還想着等候大帥嗎。今天便是你的末日了。不但殺你的頭。還要取你的心肝五臟呢。瑞清這話纔說完。天麒倏的跳起來。哈哈哈一陣狂笑。笑完。又高聲說道。到底銘帥是眞死了。我徐天麒這場革命。總算得着佳果。滿人中去了一員健將。我漢族中便少了一重阻力。好好好。多謝你拿這取心肝的話來安慰我。我徐天麒可以瞑目了。縱然身化骨

。骨化灰。我也可以毫無遺憾了。他猛可的立起身來。將這五個官兒。嚇了一跳。內中惟有瑞清。尤其嚇的厲害。連坐也不敢坐了。立時站起來。轉身就跑。天麒見他跑了。自己却又從容的坐下。向馮旭。范啓瑞道。你們看一看。滿人是不是膿包。你們還一死的。給滿清効力。眞眞毫無心肝。馮旭到此時。生怕他再說出旁的話來。便吩咐帶下去。仍舊押在撫標營中。馮范二人。全瞞怨瑞清。說話太莽撞了。叫他知道大帥已死。他便死心塌地。不能再詎供了。大家又密議一番。第二天五更。便將天麒押至滕王閣前。梟首示衆。可憐蓋世的大英雄。作了排滿革命第一個犧牲者。從此忠魂浩氣。常飛繞於百花洲前。領略春江夜月。馮旭拍了一封電奏。敍述銘新死事情形。同自己處理方法。隔一日便奉到電旨。馮旭見了。不覺喜出望外。要問他所喜何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本應直接二十二回。然行文之法。不可一瀉無餘。故於二十三四回中。夾敍一安大本。在文字中。可以舒緩氣脉。在事實上。亦不嫌其直率。所謂留有餘不盡之勢。則本回之結穴。乃益覺其精警。

安置謝倩雲夫婦。非贅筆。正是省筆。不然銘新死後。豈不多所牽連。借出洋遠

遁。正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也。

始覩操法。繼看雨景。一步緊似一步。寫到槍聲驟起。是暗敘法。省去許多閒話。若謂天麒見銘新。怎樣翻臉。怎樣開槍。便落呆相。且亦難於立言。寫三堂會審天麒。口吻不同。恰合個人分際。借着取心肝的話。令英雄一快。精神飽滿。着紙欲飛。閱者直如目覩其人。

第二十六回　老伶工得寵裝宋江　大皇帝失時哭劉備

馮旭接到旨意。爲何這般歡喜。原來那旨意上。對於他處理這件事。大加獎勵。說他能以簡捷手段。迅平內亂。使革命黨不至蔓延。殊深嘉慰。即升他爲江西巡撫。以瑞清補授江西布政使。范啓瑞升授江西按察使。銘新猝遭意外。以身殉難。深堪悼惜。着照總督陣亡例。從優議卹。賜諡忠愍。生平事蹟。宣付國史館立傳。並准在省城建立專祠。胡孟雄擒賊有功。即升江南狼山鎮總兵。郝長山冒險救護。着以都司即補。張長城。谷長保。賀長勝。隨同銘新殉難。義勇可嘉。均追贈都司。馮旭接到這旨意。立刻傳諭下去。即日到撫署接印。合城文武。知道他升了大帥。全來道喜。此時司

道。不敢再講平等了。全是照例遞手本。見面便尊稱大帥。伏地叩頭。人說官場如戲場。是一點也不錯。此時馮旭也公然居之不疑。一場天大是非。算是作成他一個人的富貴。少不得拜摺謝恩。摺子到了北京。軍機大臣恩親王。呈與皇太后閱看。此時皇太后正在頤和園演戲閒心。他又不放心光緒皇帝。恐怕將他一個人放在宮中。倘然有帝黨挾之起事。豈不與自己不利。因此連皇帝也帶到頤和園來。原來此時朝中。分帝后兩黨。后黨最佔勢力。如恩親王。與貝子。區鳴紀。路川霖等。這全是后黨。還有崛起的拉同瑞方。同親貴中的溥常載擇。也全是皇太后的紅人。帝黨中僅僅就有兩位老狀元。一位是孫嘉鼎。一位是陸鳳翔。孫嘉鼎雖然入閣拜相。官至體仁閣大學士。却是一點權柄也沒有。所兼的差事。甚麼國史館總裁。會典館總裁。專門同死人辦交涉。活人是一個也管不着的。陸鳳翔畧好一點。叫他作禮部尚書。禮部本是閒曹。除去演習跪拜請安。學着當奴隸外。別無他事可作。這兩位先生。一位是皇帝的老師。一位是在南書房伴讀多年。所以同光緒感情甚厚。太后知道這兩人。全是書呆子廢物。因此隨他們去。到不想法子收拾他們。要換兩個少有作爲的。也早就驅逐回籍了。當日的翁同龢。便是一個榜樣。因此光緒帝雖有這左輔右弼。其實毫無用處。太后自

從到了頤和園。凡一切王公大臣有差使的。全得隨駕前往。他終日追歡取樂。把北京唱戲的名角。一個不剩。全叫到園子來。終日不是梆子。便是二簧。其中最得寵的。只有三個人。一個是譚鑫培。（即小叫天。）一個是郭寶臣。（即老元紅。）一個是楊小樓。（即小楊猴。）爲甚麼這三個人單得寵呢。其中全有一點原因。郭寶臣本是陝西西安府人。在北京唱戲多年。很賺過幾個錢。眼看快六十歲了。便回籍養老。開着幾個買賣。很是自在。那一年正趕上庚子闖拳匪。皇太后跑到西安。郭寶臣聽說聖駕到了。他連忙跑到御路旁邊。跪在地上接駕。太后轎子過來。他便扯開嗓子喊道。奴才郭寶臣接駕。太后看了他一眼。回到行宮。便問李得用道。方纔接駕的。可是元元紅嗎。李得用道。佛爺眼力不差。正是元元紅郭寶臣。太后歡喜了。說難得他一個伶人。還有這份忠心。知道來迎接我。你可傳我的懿旨。特賜他四品頂戴。並叫他趕緊成立一個班子。預備傳差演戲。李得用那敢怠慢。立刻跑出來。叫小太監去捉郭寶臣。郭寶臣也不知是甚麼事。還以爲方纔喊的聲音太大。驚了駕。捉他去問罪。只嚇得渾身亂抖。一步也邁不開。直央告小太監。請他替遮蓋遮蓋。小太監瞪着眼道。這是旨意。你敢不去麼。兩人硬架着。把他架到總管處。李得用一見面。便笑道。郭老二

。你大喜。這一句話不要緊。郭寶臣嚇的幾乎痾出屎來。在前清時代。每逢出斬。人纔說道喜。郭寶臣認着太后要殺他呢。立時嚇的面色如土。兩淚交流。說三爺呀。寶臣今天驚了駕。本來罪該萬死。但求你老人家。替我說個情罷。我一輩子。也忘不了你老人家的好處。李得用聽了大笑道。你這人眞是瘋了。我給你道喜。是因爲老佛爺念你忠心可嘉。賞你四品頂戴。你怎麼疑惑到刑部監牢的事上去了。寶臣聽見這話。立時心神安定。面上的顏色。也由白轉爲紅。不覺喜極而泣。眼淚又流下來。噗的跪倒。先給得用磕了一個大頭道。這雖是老佛爺的天恩。究竟也是三爺的提拔。我這裏先向你老人家謝恩罷。得用笑道。站起來罷。咱家不挑這些小禮。誰叫當初你伺候的不錯呢。寶臣連忙立起來。垂手侍立在一旁。得用忽然說道。老二。你不是開的有皮貨舖子嗎。寶臣連忙應道。是的是的。有這麼一個小買賣。三爺想用甚麼。自請吩咐一聲。得用道。咳。不要說了。這回被洋鬼子趕得一跑。甚麼衣服也沒能帶出來。眼看着天要寒了。對付着穿一件同州灘皮。想來你舖子總現成了。寶臣道。現成現成。回頭我叫他們精選地道灘皮。先送二十件來。三爺挑一兩件可意的用。其餘的便分給手下諸位老爺。這是小的一點人心。其實三爺倭刀搶猊金絲猴。全穿的不耐煩了。那

在這一兩件灘皮上。李得用聽他這一奉承。越發樂了。說老佛爺有旨意。叫你趕緊成班子呢。他老人家。也是悶的荒。你天天帶班子進來。那時有旨意。那時就開鑼。寶臣連聲答應。又回道。請三爺早晚要奏明老佛爺。這陝西的戲。只有梆子。沒有人會唱二簧。求老佛爺包涵一點纔好。得用道。你不用發愁。早晚會唱二簧的。全趕了來。你就預備箱底零碎好了。回來我便傳諭陝西地方。該置備甚麼。你開單子到他衙門要去。寶臣答應着。又請示小的蒙老佛爺賞給功名。怎樣叩謝天恩。還得請三爺的示下。得用道。這點小事。佛爺說過去就忘了。等傳戲時候。我帶你碰碰頭就完了。寶臣答應下去。當日便送過二十件眞灘皮來。這個老陝。借此可就發了財了。立刻換上四品湟藍頂子。朝珠補褂皇皇的官銜。是欽賜四品頂戴。管理陝西全省黎園。第二天便去拜陝西巡撫。此時陝西巡撫范曾吉。本是一位老名士。爲人極其調皮。他看見寶臣的帖。又驚又笑。說這是那裏的事呢。立刻傳下話去。叫在花廳相見。寶臣大搖大擺的踱進花廳。見了范曾吉連忙請安。曾吉却植立不動。突然向寶臣道。你這官銜是誰給加的。一個唱戲的優伶。也敢拿帖子來拜本院。你這胆子眞算不小。在曾吉的意思。原想用一個虎頭拍。先把他拍回去。然後再奚落他幾句。便趕他滾蛋。那知這一

拍。却拍到釘子上了。寶臣在北京多年。常當內廷差事。皇太后皇上。都不時見面。有時太后高了興。還叫至面前。問問他演戲的事。他便爬在地下。一五一十的說。至於王公大員。凡好聽梆子的。時常叫至府內。命他當面清唱。也居然命他坐下。並不以下賤相待。他所會的官兒。自有比范曾吉大的。何常把曾吉放在眼裏。此番曾吉當面差辱他。他如何肯受。立時冷笑道。你要問我這官兒是誰給的。是太后老佛爺親口封的。你這一問。便犯了欺君之罪。你看我是一個優伶。本來下賤。但是老佛爺昨天當面派我成立戲班。雖然事體小。不能不算欽命大員。我因爲有許多事得跟你接頭。所以特來拜你。沒料到你當面罵人。既然這樣。我也不便同你多說。只好奏明老佛爺。有甚麼用你的地方。請佛爺給你下旨就是了。說罷扭轉頭開步便走。這一來。可把范曾吉嚇壞。連忙追出花廳。叫道。郭老板。郭欽差。請你轉來。本院是同你開玩笑。你怎麼認起眞來了。無奈老陝的脾氣。能折不灣。毫無通融餘地。邁開大步。一直跑出院署。原來此時的院署。是借用西安首府的衙門。眞正巡撫衙門。早騰出來。作了行宮。范曾吉一見寶臣走了。又是懊惱。又是害怕。先將幾個辦差委員叫上來。申飭一頓。說你們終日在行宮裏邊。聽候差遣。爲何這點事全探聽不出。却叫本院碰這

釘子。內中一個委員回道。大帥明鑒。卑職們非經呼喚。誰敢進行宮的門。那些內扇的老爺。一個個如狼似虎。咳嗽一聲。就有不是。連大帥去了。還要站兩三刻的班。沒人答理。卑職們怎配去探事情。曾吉被這一堵。心中恍然大悟。知道是不曾將內扇買好。所以耳目不靈。纔招出這許多麻煩來。自己也不好再說甚麼。只可將首府叫來。派他趕緊去疏通郭寶臣。然後再想法子。打點內扇。首府姓崔名柏。字冬青。雖是捐班出身。却精明幹練。奉了大帥的命。立刻去尋寶臣。先遞上官銜手本。少時請進去。崔柏一見寶臣的面。便伏地叩頭。口稱卑府給大人叩喜。寶臣忙拉起他來。說我的府大老爺。你這不是折我的草料嗎。崔柏道。大人是老佛爺簡命的欽差。卑府怎敢同大人抗禮。卑府接着這個喜音。一刻也沒敢停。立時便來給大人磕頭。大人爲何說出這樣話來。更叫卑府慚悚無地了。寶臣聽他這樣奉承。那有不歡喜的。立時拱他上坐。崔柏還一再謙遜。用屁股靠着椅子邊兒。竦然危坐。寶臣先問他道。你看人生的際遇。也是天定。這回老佛爺到西安來。我是感念舊恩。所以前去接駕。想着他老人家。也未必認得我了。那知聖目如電。不像咱們這肉眼凡胎。舉目一觀。便照着我了。說那不是郭寶臣嗎。我趕緊奏道。正是奴才郭寶臣。前來跪接聖駕。你猜怎麼樣。

老佛爺立刻臉上有了笑容。只聽他吩咐李三爺道。孩子們記住了。哀家一到行宮。先召見寶臣。我有事情派他。李三爺領着一班內扇老爺。如春雷般的應了一聲。果然在行宮中。蒙他老人家立時召見。先賞了四品頂戴。緊跟着又派我管理全省黎園。急速成立戲班。不日便要進宮開演。我連忙磕頭謝恩。那敢怠慢。出了宮門。便趕緊收拾戲箱。召集名脚。怎奈咱這陝西。並無新鮮行頭。是我又去請旨。奉老佛爺面諭。製辦行頭的事。可與陝西地方商量。地方便是保正。老佛爺金口所呼的保正。便指的是陝西巡撫。因此不敢怠慢。趕緊去尋老范。那知他竟擺出大帥的架子來。我自好奏明老佛爺。說他抗旨不遵。請老佛爺當面發落他好了。寶臣這一套帶說白的談話。連吹帶拍。早把一位崔太守。嚇的料衣而戰。幾乎要唱盜宗卷。左一個安。右一個安。竟大安請了十幾個。連說大人請息雷霆。范中丞決不是輕看大人。因爲他不知底細。諸事得求格外包涵。大人有甚麼意思。自請吩咐卑府一聲。立時便可作到。寶臣道。你回去告訴老范。叫他趕緊預備銀子。好添置戲箱。如果誤了用。老佛爺要怪下來。這個天大的不是。可要他去担承。我可不能替他遮飾。崔柏連聲答應。又請示他須用多少銀子。寶臣想了想。說道。這行頭要是他自己採買。多費了錢。還未必適用。我如

今看你的面子。替他代勞。叫他先送過五萬銀子來。如果不够。添多添少。再說。崔柏應了一聲是。辭別寶臣。回去稟覆范曾吉。此時曾吉花了三萬銀子。已將內扇說通。知道欽派郭寶臣。成立戲班的話並不假。心中正在着慌。崔柏回來。將見寶臣的話。又添了許多枝葉。詳細稟明。曾吉怎敢怠慢。立刻傳諭藩司。由庫中撥給寶臣五萬兩現銀。其實一切大小戲箱。寶臣家裏全是現成的。並用不着花一個錢去買。五萬兩民脂民膏。白白下了他的腰櫃。果然未出三天。行宮裏面便要傳戲。寶臣帶着全班的地道陝西梆子。進宮開演。皇太后很是開心。大有此間樂不思蜀的神氣。這一天把寶臣叫上去。親自問他。你生平最得意的戲劇。是甚麼。寶臣奏道。奴才最得意的戲。是潯陽樓。只是不敢在老佛爺駕前出演。太后問他潯陽樓是甚麼戲。寶臣奏道。潯陽樓是宋江吟反詩。大鬧潯陽酒樓。後來有公堂吃屎裝瘋。種種情節。現在天下太平。奴才怎敢演這造反的戲呢。太后大笑道。難爲眞會粉飾太平。我們娘兒兩個。被洋鬼子趕出北京城。同宋朝的徽欽二宗。還有甚麼分別。要說宋江是大盜。這更不要緊了。你看如今的義和團。不也是打着替天行道的旗號嗎。只怕他們這種胡鬧。比宋江尤其厲害十倍呢。你不必鬧這假惺惺了。今天我欽點潯陽樓。要你加力去演。如果演的

好。我還有賞賜呢。寶臣連忙叩頭謝恩。急忙忙下來扮演。演到公堂吃屎的一幕。眞乃淋漓盡致。此時正在九十月間。柿子已經熟了。把柿子搗爛假充稀屎。遠遠的看着。是很像的。皇太后看歡喜了。立時賞給他四疋江紬。四個小金顆子。這不過是一句空話。其實行宮裏那有這些東西。可是太監李得用。立時口傳聖旨。叫陝西地方代辦。范曾吉只得和顏悅色的。同寶臣商量。怎樣折價。寶臣要了三千銀子。曾吉那敢駁回。也只好如數拿出。寶臣却轉送給得用。自己一個也沒敢留下。過了幾天。果然北京的王公貝勒。俱都趕到了。他們這些人。全是文武崑亂。六場通頭。到了以後。便加在戲班中。終日演戲。給皇太后開心。敬親王同通將軍。善演翳生。信貝勒。浪貝勒善演武生。其餘各樣脚色。無一不備。皇太后開心極了。却忘了乘輿播遷。天子蒙塵。清朝的宗社怎會不墟。這以上便是寵愛郭寶臣的一段小史。至於譚鑫培因何得寵。其中也有一段淵源。鑫培在內廷當差。資格很淺。當日還是孫菊仙薦進去的。偏巧老譚不達時務。頭一天進宮當差。便碰了一個老大釘子。你道是因爲甚麼呢。原來在內廷唱戲當差的人。很不容易。頭一樣得把太監聯絡好了。要不然。他便設法叫你塌台。第二樣穿的衣服。要格外樸素。萬不可少涉奢華。如果衣服一華麗。這一羣內扇

的太監。便認准你有錢。不定出甚麼花樣。敲甚麼槓子。老譚初次進宮。那裏曉得內中竅要。正在三伏天氣。他便穿一件翎雲紗大衫。還掛着十八子的茄楠香串。纔一進來。被老孫看見。早嚇得直吐舌頭。暗暗把他叫至一邊。抱怨他道。你是幹甚麼來了。你睜開眼看看。多少軍機大臣。內閣大學士。也不曾穿這樣闊的衣裳。你爲何跑到這個地方來擺闊。這一闊不要緊。回頭聽着罷。五千銀子。也完不了事。鑫培嚇了一跳。忙問因爲甚麼。菊仙便把此中情形。詳細對他說了。又囑咐他以後再進來。最好穿粗布大褂子。連月白衍靠。全穿不得。鑫培似信不信的。還不十分介意。那知當日唱過了戲。管南府的太監頭兒張文卿。（按滿清時。內庭選小太監學戲。召名名伶充當教習。其機關叫作南府）。便同他套近。說了許多客氣話。鑫培還認着是好意呢。那知圖窮匕現。是要向他借三千銀子。老譚嚇了一楞。只得用話支吾。說籌畫着看。張文卿聽他不肯慨然應允。便老大的不快活。哼了一聲。也沒有下文。老譚出來。趕緊同老孫商量。說大哥果然應了你的話。這三千銀子。叫我向何處拿去。隨將上項事說明。又託老孫替他疏通。菊仙爲難了半天。說這事你想一個錢不拿。是作不到了。到底你能籌多少。我先去說着看。至於說得下來說不下來。我也毫無一點把握。始而

老譚只認能籌五百。老孫搖頭道。如果這樣。就不必碰釘子了。至少一個整數。是打不破的。老譚道。我如何辦得了。要是這樣。我只好辭差不當了。菊仙冷笑道。你說得好輕巧話兒。你今天辭差不當。明天便把你捉進宮來。一頓亂棍打死。直好比打死一個蒼蠅。你死了。全沒地方訴委曲。依我說。當賣質押。也給他湊一千銀子。我再去磕頭央告。總沒有過不去的事情。誰叫咱們是把兄弟呢。我還能袖手旁觀不成。老譚聽了這話。好似冷水澆頭。那敢道一個不字。他手中本來沒有錢。向來是掙一百要花二百。況且那時候又不比現在。北京梨園行的份錢。頂多的不過四十八吊京錢。合現在的三塊錢還不足呢。此時孫譚在一個園子唱。老孫每日拿四十二吊錢。老譚只拿三十八吊錢。老孫因爲人緣好。時常拉一拉官繹。每一筆交易成了。一千八百的賺銀子。老譚就指着唱戲。入不抵出。連行頭全入了當舖。每天唱甚麼戲。用甚麼衣裳。現到當舖去取。用完了趕緊再給人送去。他窮到這種樣子。他那裏有錢應酬老公。無奈攤着這樣事。也無計奈何。只好垂頭喪氣。回到家中。同他妻子金氏商量。金氏手中雖然積蓄幾個錢。却不叫老譚知道。在暗中生息。如今眼看丈夫遇着這樣大禍。怎能袖手旁觀。便應許給他借錢。至少也要出二分息。老譚百依百隨。金氏在外邊討回

五百銀子帳。只說是朋友家的。叫老譚立了字據。二分五釐行息。兩月歸還。老譚一一照辦。只是還差着一半。沒得法子。只可將金氏的衣服首飾。同自己的衣裳。完全送到當舖去。勉勉强强。又湊了五百銀子。通共一千兩。雙手捧到張文卿面前。陪了許多小心。說了許多好話。請這位張大爺收下。張大爺連看也不看。只往鼻子裏似哼不哼的。響了一聲。老譚那裏敢再說話。只輕輕的將銀子放在牀上。漫漫的退出來。趕緊去請老孫。求他代爲說情。老孫同張文卿。也是把兄弟。進得屋來。文卿忙起身讓坐。不待老孫開口。先冷笑了兩聲道。無怪人說你們黎園行的人。詭詐多端。不識抬舉。原來是一點也不錯的。老孫假裝糊塗。故意問他道。老弟台。又是誰氣着你了。文卿道。還有誰呢。不是你引進來的名脚兒麼。九城誰不知小叫天兒。你看他頭一天進宮當差。也是甚麼這個紗。那個羅的大衫。我看他那趾高氣揚的神氣。彷彿是入閣拜相了。手筆一定不小。所以我纔同他張張口。不過借上三吊銀子。你不借也倒罷了。他如今却拿着這一個數兒。來搪塞我。簡直把我看成小孩子了。我是看着二哥你的面子。要不然。早給他扔在金魚池裏去了。老孫聽了。嚇的吐了吐舌頭。笑着答道。老弟台。你千萬不要生氣。氣壞了身子。實在不值。你老弟是堂堂內相。他不過是

一個草木之人。你何必同他一般見識。再說他家的底細。瞞了別人。瞞不了我。何常有一個眞錢。別看他穿兩件漂亮衣裳。其實呢是驢糞球外面兒光。內囊兒裏。空虛得很呢。實在不相瞞。此次這一個數兒。在他也就算費了九牛二虎之力。連他家堂客的金鐲子衣裳等等。全湊在裏面了。你老弟無論避多大曲委。看在愚兄面上。饒了他罷。文卿見老孫如此哀求。也不好再說甚麼。究竟他心裏。總是不歡喜。每逢傳差時候。對於老譚唱的戲碼。必要多方挑剔。那知老譚正走紅運。你越挑剔。他在皇太后駕前。越是得臉。有一次唱盜魂鈴。向例是王長林去猪八戒。文卿故意拿老譚開心。在太后面前說。譚鑫培唱盜魂鈴。是拿手戲。他能唱時調小曲。並且不用掛假嘴。扮出來天然像猪八戒。太后信以爲實。立時傳旨。叫老譚唱盜魂鈴。老譚從前並未唱過這齣戲。如今奉了懿旨。怎敢說是不會。只可向王長林討教。怎樣唱法。向來梨園行是最嫉妒的。誰有眞本勢。也不肯傳給誰。有時連師徒全不能通融。何況是朋友。長林面子上雖將穿過節說與老譚。至於其中討俏要好的地方。如何肯說。只告訴他。這宗戲。本是游戲三昧。並無一定的程式。最好是胡拉亂扯。隨便多唱幾句。甚麼梆子二簧。時調小曲。甚至連靠山調。蹦蹦戲。全可以插在其中。最要緊是從三張桌子上。

一個觔斗要折下來。要簡捷馬利快。方能討好。在長林這一席話。明是要毀老譚。在太后面前隨便唱。要是唱砸了。至不濟也得挨一頓鞭子。三張桌子往下折觔斗。在長林是武丑出身。原來算不得甚麼。老譚却未必勝任。倘或折不好。不但當場出醜。還許動骨傷筋。這主意却是陰險極了。那知天下事不由人算。在受之者。反可因禍得福。老譚扮出八戒來。太后見了。便鼓掌稱妙。因爲他那嘴。是特別的大。不用帶假嘴。天然有猪八戒的神氣。所以太后看了。十分滿意。及至唱起來。他那一條嗓子。本是最便利的。甚麼腔調。全可運用自如。時調小曲大鼓書。唱了一個全。太后聽的津津有味。等到翻觔斗時候。比王長林翻的尤好。因爲他本是武生出身。工夫是很結實的。這齣戲唱完。太后不但未曾見怪。反倒賞了他四隻銀鏍子。兩疋江紬。老譚喜出望外。碰頭謝恩之後。却不敢公然將這銀紬拿回家去。恭恭敬敬的。送至張文卿面前。請他賞收。文卿却拿腔作勢的。說這是老佛爺的恩典。我怎能要你的。你拿走罷。咱家不希罕這東西。老譚信以爲實。說既然張老爺不肯賞臉。我就帶回去罷。誰知這一拿走。又不對了。文卿益發將他恨入骨髓。有一次唱翠屏山。向來老譚總去石秀。這一回忽然傳出旨來。叫他去潘巧雲。把一個老譚。急的直哭。說別的脚色。我全能

對付着唱。這玩笑且是生平不曾扮過。却叫我怎樣唱法。無奈既是旨意。誰敢駁回。只得擦脂抹粉。現跟田桂鳳借了一身女衣。裝扮起來。扭扭躡躡的。去學潘巧雲。去石秀的。却是路三寶。兩個人去的脚色。是彼此對換的。三寶却故意拿老譚開心。二人鬬口時。三寶說。往常時我看你很像一個規規矩矩的男人。爲何今天却變成這樣一個潑辣的婦人。老譚隨機應變。便答道。你不知道。我上回進廟燒香。受了佛爺的點化。要男變男要女變女。你平日却很像潑辣的婦人呢。爲何今天這樣雄糾糾氣昂昂的。變成男子。你倒是受了誰的點化啊。一句話到把三寶問住。招的皇太后哈哈大笑。演完了。又賞給老譚兩個金鍘子。平白叫唱戲的玩笑開心。反倒歡喜賞錢。宮廷的景像。可想而知。能說不是亡國之兆嗎。皇太后終日高樂。却苦了光緒皇上。在旁邊看着。雖然憤懣。却一句話也不敢說。太后還要挑他的不是。變着方法兒。作踐他。那一班后黨的王公大臣。又慫恿着叫太后廢了光緒。別立新君。太后雖有此意。只是不知各省督撫的意思。究竟如何。直隸總督項子城。是沒的說了。他同光緒結怨甚深。恨不一刻去了這眼釘肉刺。惟有兩江總督牛揆一。兩湖總督莊之山。資格最老。是督撫的領袖。若不取得他二人同意。這大事便作不成。於是皇太后授意。叫軍機大臣。

給他二人。去了一道密旨。說光緒皇上染病。不能親政。可否選拔親賢。另立一位皇太子。代爲攝政。叫他二人表示意思。急速覆奏上來。以便早爲決定。這兩位老先生。不約而同的。各覆了一封密電。大意說。當今在位多年。並無過失。全國人民。無不愛戴。且平日修好睦鄰。與外國君主總統感情甚洽。倘一旦行此大事。必至動搖國本。不但發生內亂。且恐招鄰國責言。千萬要愼重。不可魯莽從事。這兩封回電。便是光緒的救命星。太后同一班王公大臣。面面相覷。知道疆吏對於此事。不肯服從。倘或辦操切了。難免擠出禍變。太后歎了口氣道。沒想到這無道昏君。暗幕中還有這大勢力。也罷。暫且由他。我自有法子對待。從此以後。又使出種種手段來。對付光緒。先吩咐御膳房中。每日皇上的兩遍御膳。兩遍點心。全用臭不能下箸之物。叫他無法下咽。這一來。可將光緒害苦了。桌上幾十樣子菜。並沒有一樣能吃的。除去咽白飯之外。更無他法。後來多虧一個內監。名叫史忠的。偸偸的從外邊買了兩籠子醬菜。交給光緒。每逢吃飯之時。還不敢公然拿出來吃。只取幾塊埋在飯裏邊。急速吃完。好遮掩外邊的耳目。有一次去到太后宮中請安。正趕上吃飯。太后一時高興。便叫光緒同他在一桌上吃。單揀那肥肉大丸子。送過來。說這樣作的好。你全吃了罷

。又說。那樣作的好。你不要剩下。在前清專制時代。奉太后懿旨賞的食品。必須當面吃光。是一點也不准剩的。光緒久不吃葷。腸胃全餓細了。那裏容得開這許多肥肉。却又不敢不吃。只得勉强往下咽。咽不下去。又用茶往下送。高低吃完了。方纔罷休。及至回至自己宮中。上吐下瀉。直直鬧了一夜。臥病十餘天。也爬不起來。想吃一口稀粥。也無人給做。到底是皇后。同他割不斷夫妻之情。偷偷的冲一盌藕粉茶湯。派貼身太監送過來。給光緒吃。又不敢叫太后知道。太后三番五次。派人來監察。又催着光緒上朝。說他故意裝病。怠於政事。怎配作皇帝。光緒聽了。心中氣的難過。扎掙起來。到太后宮中請安。太后見了他。不但毫無憐惜的意思。還要大加訓飭。說你既爲一國之主。就應當勵精圖治。古聖賢宵旰憂勞。縱然有病。還要力疾從公。你無原無故的。躺在宮中裝病。十天半月的。不肯臨朝。要你這宗皇帝何用。辜負了我當日選立你的一番苦心。太后嘮嘮叨叨。越說越有氣。光緒實在忍不住了。便跪在太后的御榻前。垂淚奏道。母后責備臣兒。無一句不是金石良言。只可惜臣兒命小福薄。實在不配臨御天下。所以精神恍惚。病體難支。常此遷延。誤了祖宗基業。並勞母后聖心。臣兒實在担當不起。今天特懇母后發天地之仁慈。准臣兒退守藩封。遠避

賢路。由母后於宗族中。另選可當天位之人。入承大統。以奉宗廟而安萬民。臣兒不勝戰慄待命之至。說罷又連連磕頭。光緒這一席話。突然間竟把皇太后頂住了。眞准他所奏罷。他立時便能遷出皇宮。搬到醇王府去。在光緒本人。固然是一點勢力也沒有。然而投鼠忌器。倘然外省發生甚麼變動。却如何對付呢。要不准罷。無形中算是被光緒折服。以後怎好再發脾氣。去凌辱他。太后略一停頓。不覺計上心來。先冷笑了兩聲。說好呀。你居然敢同我制氣了。你說出這樣話來。便是兒戲祖宗。輕看父母。你那皇位。並不是你個人私有之物。想要便要。想不要便不要。我雖然是你母親。我也不能替全國人作主。你既然想遜位。等早晚我先召開一次御前會議。如果詢謀僉同。都承認你有可廢之罪。便是我也無法來袒護你。目前還說不到這一層。你暫且回宮。要平心靜氣。自思己過。果然能有悔悟。我是你的母親。常言虎毒不吃子。豈有不疼愛你。反疼愛他人的道理。太后這一套的又軟又硬又拍又拉的話。直把一位英明有爲的皇帝。說得啼笑皆非。只可忍氣吞聲。又碰頭謝了教訓。方纔起來。太后又向李得用說。昨天駐美大臣伍庭方。呈進的西洋花旗參。我用着很有效驗。你取一包來。交皇上帶回宮去。早晚用一點。好將息他的病。得用連聲答應。不大工夫。取過一

個小錦匣來。先呈與太后。太后打開看了看。便親手交與光緒。說這是地道西洋參。又和平。又補養。你拿了去用罷。光緒接過去。又重新謝了恩。這纔回轉宮中。自己越想越氣。我已經三十多歲了。還拿我當小孩子。弄諸股掌之上。這種皇帝。作的甚麼味兒。一夜不曾合眼。第二天恰是他的萬壽。老早的起來。先到慈寧宮。給皇太后行過禮。緊趕跟着又得臨朝。受了王公大臣的朝賀。太后已經派人來告訴他。說今天傳戲慶祝萬壽。請皇上急速前去聽戲。光緒心中雖不以爲然。面子上又不敢抗旨。連飯也沒敢吃。便到太后這邊來看戲。太后很有面子。還叫太監拿着戲摺子。到皇上駕前。請他點戲。光緒再三謙讓。說請老佛爺隨意點一點。我全都愛看。太后偏不答應。說今天是你的好日子。必須叫你開心。你喜歡看甚麼。便點甚麼。決沒有一點忌諱。光緒無法。只可點了一齣孝感天。是孫怡雲。王桂官。謝寶雲。三個人合唱的。太后看了。心中很不受用。說他點這齣戲。分明是譏誚我。不能像武姜那樣疼愛共叔段。好好。我也有法子對待他。少時便傳出旨來。叫譚鑫培唱連營寨。哭靈牌。帶白帝城託孤。並吩咐戲台上。一切門簾帳幔。甚至兵將穿的衣服。全換白的。等到託孤晏駕之後。凡台上人。一律要大哭皇上。還得眞哭眞流淚。如果哭的不痛。便活活打死

。這道旨意傳下去。誰敢不遵。少時譚鑫培扮出劉備來。自然帶着一種頹唐快死的神氣。哭靈牌時候。連哭帶唱。已經悲慘的不得了。及至白帝託孤。直然就是一種臨死哀鳴。嗚咽悽惻。彷彿猿啼三峽。蟬咽孤枝。此時聽戲的一班王公大員。少有人心的。無不掩面流淚。再看那位光緒皇帝更是涕泗滂沱。臉上顏色。比台上的劉備。尤其難看。惟有皇太后一個人。笑逐顏開。非常得意。又喊李得用。到台上告訴他們。要放聲大哭。如果沒有眼淚的。重打四十御棍。若哭的有聲有色。特別加賞。一班唱戲的。得了這個信。誰敢怠慢。一者怕挨打。二者貪圖重賞。索性連戲的正文。全拋荒了。專扯開嗓子。大哭皇上。內中有唱小花臉的羅百歲。一邊哭着。還一邊數落着。我那無福的皇上呀。我那短命的皇上呀。你死的眞可憐呀。你這一輩子好委曲呀。他這一哭。把皇太后哭笑了。對左右太監道。羅百歲哭的眞好。回來賞他五十兩銀子哭錢。譚鑫培也賞五十兩。其餘凡哭的人。一律賞銀十兩。但是哭完之後。不可不笑。快傳劉義增來。叫他唱小上墳。開場就要大笑。一直笑到收場。如果笑得好。也有重賞。原本這劉義增。乃是秦腔中一個名丑。專門善笑。無論甚麼戲。他總是嘎嘎笑個不住。他能笑出許多腔調來。各有不同。這也算得一種奇才異能。所以皇太后很歡喜

他的。每逢心裏有不快的事。便叫劉義增當場大笑。立時可以減去許多愁煩。偏巧這一天他不走運。小上墳唱完。太后說他笑得好。叫太監傳他到御座前。叫他當着太后駕前。大笑一陣。到要看看他這笑。爲何來的這般爽快。那知這一來。却是把他害了。他戰戰兢兢的。跪在太后面前。凈剩了哆嗦了。不要說大笑。連牙也不敢呲呀。太后不悅。說此人眞不識抬擧。叫他在我面前笑。他偏不笑。這不是有意同我嘔氣麼。你們擰他的嘴。倒看他笑不笑。太監領旨。立時過來擰嘴。這兩太監。同劉義增開玩笑。用盡氣力。在他嘴上亂擰。劉義增又是疼痛。又是害怕。却又不敢告饒。鼓着腮帮子。一對一對的流眼淚。看這情形。非常可憐。把皇太后也招笑了。吩咐太監拿二十五兩銀子賞他。因爲他不笑。只好減半罷。此時劉義增。但求着把他放下來。便是天高地厚的大恩典。那裏還敢希望賞他銀子。沒想到皇太后居然賞他二十五兩銀子。這眞是喜出望外。一時間忘其所以。竟自手舞足蹈。嘎嘎嘎大笑起來。連皇太后同左右太監。也招得大笑。太后道。怪不得人說山西人。捨命不捨財。方纔打着他。擰着他。叫他笑他都不笑。如今聽見五十兩銀子。恐怕不能全得。他把笑也拿出來了。孩子們。給他五十兩罷。太監得旨。立時給了義增五十兩銀子。放他下去。義增忙碰頭

謝恩。慢慢的退下來。同行見他反禍爲福。全都給他道喜。這一天的戲唱完了。光緒方纔回宮。一天並不曾吃飯。回來便嚷餓。可憐他宮中。連一塊點心。全尋不出來。幸虧白天皇后在太后駕前伺候。見光緒以病後之軀。直直的聽一天戲。又受了連營寨的感動。伏在御案上。面如死灰。皇后見了。心中老大不忍。等伺候過了太后。急忙回到自己宮中。取了一盒牛奶酥。冲了一碗杏仁茶。帶了自己一個貼己小太監。來至光緒的寢宮。吩咐看門太監。快去奏皇上。就說皇后前來請安。這乃是君主專制國的體制。雖夫婦之親。不能自由出入。必須有旨宣召。方敢進來。光緒聽說皇后到了。料想必然帶有食物。正在飢渴之時。不覺大喜。忙傳旨快叫皇后進來。皇后進入寢宮。見了光緒。纔要屈膝請安。光緒一把手將他揪住。似哭的問道。御妻你可曾帶有點心來嗎。皇后道。臣妾想到聖駕累了一天。必然飢餓。特呈進牛奶酥同杏仁茶。請皇上隨意用一點罷。光緒聽見這話。彷彿小兒得餅一般。歡喜的無可不可。隨皇后的小太監。立時揭開盒蓋。將兩宗食物取出來。擺在龍書案上。光緒用手抓着。望嘴裏送。如疾風捲殘雲一般。不大工夫。將一盤奶酥。俱都吃淨。然後端起杏仁茶來。一飲而乾。向皇后道。多謝御妻掛念。要不然。今天晚上。朕就要爲餓殍了。皇后道。

主子聖體新愈。一切飲食起居。臣妾本當隨時伺候。只因……皇后說到這裏。連忙咽住不敢再往下說了。吩咐小太監。將傢俱放在盒中。向光緒告辭。便要回宮。光緒一把揪住不肯放行。說難得御妻。今天到我宮裏來。咱夫妻趁此時清靜。正好談一談心。你何必忙着走呢。皇后發急道。我的爺。你我在這裏暢談。明天這個風聲。傳到慈寧宮去。我的罪過便大了。輕者挨一頓申飭。重者嘴巴子便要上臉。我的皇爺呀。求你天恩。放我趕緊回宮罷。這一番話。益發觸動了光緒的心病。只見他雙眉一縐。將脚一跺。歎道。算了罷。大不及不過將我廢歸藩邸。我此時所求的。就是這一着。再往下說。就是將我降爲庶民。你我夫妻。度那米鹽歲月。也强似在皇宮中。受這桎梏生涯。御妻你無論受甚樣委曲。今天晚也得陪我談一談。我心中千言萬語。只是不能向人發洩。今晚可要傾吐無遺了。皇后到此時。眞是進退兩難。要坐下談罷。生怕光緒說出憤恨的話來。傳到太后耳中。連自己全要隨着受禍。不坐下談罷。夫妻之情。怎好過却。況且光緒雖然不得志。他總是皇上。聖旨誰敢不遵。只得狠一狠心。勉强坐下。先對光緒道。爺的肺病纔好一點。總以調攝精神。靜養爲是。多說話恐怕勞神。還是少說兩句罷。光緒冷笑了兩聲道。御妻。人家盼我立時死了。纔稱心。你何

必這樣愛惜我呢。今天唱的連營寨。你也曾看見了。這明明是拿我比作劉玄德。恨不得即刻也演那白帝託孤的故事。到底我那裏配比劉玄德。人家雖然是偏安西蜀。到底縱橫一世。不愧是一位大英雄。他有一個諸葛孔明。能夠盡其所長。爲漢家延一線之緒。至於我呢。僅僅一個康有爲。我看他的才。實在不在孔明以下。所以推心置腹。想要變法維新。早早實行立憲。將清家的宗社。作成萬世一系。方纔如了我的志願。沒想到觸怒了母后權臣。如今鬧得求生不生。求死不死。總怨我沒有能爲。不能打破這萬惡的環境。若比劉玄德匹馬縱橫。眞眞令人愧死。他們又何必高抬我呢。咳。倘或上天祖宗。可憐我這番苦心。將來使我吐氣伸眉。我決然將這君主無限大權。公諸全國人民。召集國會。成立內閣。爲中華開一個新紀元。若是清家氣數已盡。我也就無可如何了。咳。老天呀。你不生我自由之邦。偏偏生我於專制之國。這是我的不幸。也就是全國人民的不幸了。光緒說到這裏。不覺掩面大哭。連皇后同旁邊站的小太監。也都泣不可仰。皇后只得勸道。從古以來。多少孤臣孽子。後來全成立很大事業。皇上眼前雖然受些磨難。這正是上天將降大任的一種試驗。千萬不要灰心。況當日虞舜受瞽瞍同後母的虐待。甚於皇上十倍。他還能夠克諧以孝。目前小不如意。皇上

又何必介懷。皇后勸了一番。光緒止住悲聲。說御妻的話。何常不是。眼前這種境遇。實在叫人難過。皇后又要開口相勸。忽然從外面走進一人。他夫妻見了。不覺大驚失色。若問此人是誰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慈禧太后之罪惡。擢髮難數。此回所叙。乃滿清亡國之眞因。假如德宗不死。尙能維繫海內人心。將來實行立憲。不止滿清社稷。可以保全。卽人民亦未必遭今日之塗炭。其一身所繫。如此之重。而促其死者實爲慈禧。言外有無限感慨。滿清末葉。優伶橫行。書中所叙郭寶臣譚鑫培種種事跡。皆是當時眞相。自南府傳出者。非揑造也。

郭寶臣氣燄雖大。却不出伶人身分。其對崔稻所談之話。直是一套陳琳說白。令閱者失笑。眞妙筆也。

劉義增挨打不笑。賞銀卽笑。逸趣橫生。使人開胃。

寫皇后探病。皇帝忍飢。含有萬種凄凉。後人閱之。皆爲酸楚。古人云。願世世無生帝王家。觀此有同慨也。

第二十七回　海關納賄昏夜乞憐　鹽政被參病牀謝過

光緒同皇后。正在宮中談話。冒然進來一人。二人見了。直嚇得魂不附體。你道此人是誰。原來是皇太后得意的太監李得用。李得用因何能自由進宮。這是平日奉有太后懿旨的。他這回跑到光緒宮中。因爲皇太后白天見了光緒大哭。知道他必爲聽連營寨的戲。動了感情。所以觸景生悲。流這許多的眼淚。他想光緒是久病新愈之人。這一傷心。定然舊疾復發。離死期不遠了。所以特派李得用。私自來偵探一切。得用來至宮門外。側耳竊聽。聞有皇后說話的聲音。他心說皇后未奉老佛爺旨意。愣敢跑來皇上駕前。他的胆子誠然不小。便立定了仔細竊聽。皇后勸光緒的話。隻字不遺。全被他聽去了。後來又聽見光緒的話。他不覺在暗中吐了吐舌頭。心說好厲害呀。倘然太后先死了。他一旦大權獨攬。不定得殺多少。剮多少呢。有心回去稟知太后。繼而一轉念。不大妥當。叫太后知道了。徒然給他二人造了大孽。究竟與我也沒甚麼好處。在光緒如果訪着是我說的。他心中的怨毒。更深一層。將來倘或落在他手裏。我這項上吃飯的傢活。便有些長不牢了。我何不索性送個人情。再說還有一件事。借這機會

。要求他。他萬不能不准。他准了。這白花花四十萬銀子。便安穩入我腰中。我爲何不作這俏買賣呢。想到這裏。便輕輕揭起簾子。側身進來。見了光緒。連忙雙腿請安。說奴才請主子晚安。轉過身來。又請安道。奴才請娘娘安。這兩個人見了。直彷彿芒刺在背。皇后嚇得抖衣而戰。還是光緒有些膽量。仍然撐着他那皇帝的架子。淡淡的問道。三更半夜。你跑我宮裏來作甚麼。李得用見光緒責備他。連忙跪下碰頭道。奴才無事。也不敢來驚聖駕。只因太后老佛爺。見主子看戲累了一天。恐怕新愈之軀。支持不住。特差奴才前來探望。這也是老佛爺眷愛皇上的一點慈心。所以奴才纔敢冒昧進宮。却不知娘娘鳳駕。也在這裏。奴才驚動聖駕。實在罪該萬死。還求主子同娘娘。格外天恩。饒恕奴才。說罷又連連碰頭。光緒聽說是奉太后旨意來的。也就不敢怠慢。連忙立起身來。向李得用道。原來老佛爺派你來看望我。快快起來罷。不要跪着了。李得用却故意作態。說求主子赦奴才無罪。奴才纔敢起來。光緒笑道。朕赦你無罪。你還不起來嗎。得用忙碰了一個頭道。謝主子聖恩。然後爬起來。垂手侍立在一旁。光緒立着問他道。皇太后晚天身體可好。得用躬身回道。不勞主子惦念。老佛爺晚間很是精神。現在還同榮壽大公主。對坐下棋呢。此時皇后實在忍不住了。向

得用道。李總管。我求你一件事。你千萬成全纔好。得用道。娘娘說那裏話。奴才是伺候娘娘的人。娘娘有甚麼事。自請吩咐一聲。奴才赴湯蹈火。也必給娘娘去辦。那裏會說到求字。奴才實在担架不起。皇后道。不是別的。方纔我到皇上宮裏來。你回頭見了老佛爺。千萬不要提及一字。免得他老人家生氣。得用笑道。娘娘怎把奴才看成壞人了。實在不瞞主子同娘娘說。奴才在老佛爺駕前。事事遮蓋。好話多說。不好話從來不說。奴才的意思。總願意人家母子婆媳。和和氣氣。我們當奴才伺候着。也省去許多麻煩。拉老婆舌頭。奴才從來不作那樣事。娘娘自請萬安。光緒同皇后聽他這一套冠冕堂皇的話。信以爲眞。立刻將心放下。滿臉帶笑的說道。得用。我們也知你是好人。只因近來這些奴才們。賢愚不等。有時在老佛爺面前獻殷勤。三言兩語。便挑起很大的是非來。所以也不能不防。得用道。誰說不是呢。奴才因爲這些事。恨得牙癢癢。上一次管給佛爺梳頭的王得功。無原無故。說珍妃娘娘。在背地裏咒了老佛爺。恨得他老人家。立刻將珍妃娘娘叫到眼前。痛罵了一頓。還要打嘴巴子。是奴才跪在地下。響頭碰了有好幾百。把腦門子全磕腫了。方纔求下來的。後來我打聽出來。是得功串的戲。恨得奴才大罵一頓。前天對太后說。他這人靠不住。老佛爺倒還

肯聽奴才的話。立刻將他的差事革了。驅逐回籍。娘娘請想一想。就知道奴才的爲人了。焉能把方纔的事。去對太后說呢。光緒道。朕數年以來。還不知道你這樣誠實可靠。以後到要另眼看待你了。得用得了這句話。立刻又跪下叩頭道。奴才謝主子天恩。說到這裏。他却掏出手帕來。擦抹眼淚。光緒忙問道。你爲何啼哭。莫非有甚麼爲難的事麼。得用道。奴才有一件事。得求主子作主。在主子不過是提筆之勞。奴才的父母叔嬸弟兄子姪。一家大小。可就全沾了天恩了。光緒忙問他甚麼事。得用道。奴才的父母。生奴才弟兄三人。奴才從十六歲。便進宮當差。家裏兩個哥哥。俱皆務農爲業。奴才還有叔父嬸娘。全是雙失目。也靠奴才家裏吃飯。家裏有薄田五十畝。不夠嚼用。偏巧又趕上旱澇不收。奴才有四個姪兒。全都不成材。只會花錢。不會掙錢。奴才當這份差使。掙幾個錢。不夠應酬的。那能拿回去養家。可憐父母叔嬸時常挨餓。奴才想起來。自淌會子眼淚。也是無法。前天忽然有人向奴才說。粵海關監督的缺。眼前就要點放了。是內務府郎中常春。按次序應當他去。但是他心中害怕。怕萬歲爺不歡喜他。另放別人。所以他情願拿出十萬銀子來。給奴才作爲養家費。託奴才在萬歲爺駕前。替他說兩句好話。將粵海關監督這缺。點放了他。奴才向來膽小心細

。那敢受人家的賄賂。是我回絕了他。後來介紹人說。他的班次。應得這個差使。萬歲爺決不肯放別人的。你樂得使他這現成錢。爲甚麼要回覆他呢。奴才說。他雖然應得。我既使了他的錢。若不向萬歲爺奏明。便担着一個欺君之罪。奴才長幾顆腦袋。敢作欺君的事。所以對他說。此事必須向萬歲爺奏明。萬歲爺若可憐我家中寒苦。准許我要他這錢。這便是奉了旨意要的。既不欺君。亦不負友。倘然萬歲爺不許我要。無論放他與不放他。我決然不敢使這筆錢。今天奴才大膽。將這事奏明萬歲爺。要與不要。只憑萬歲爺的旨意吩咐。奴才想萬歲爺皇恩浩蕩。必不忍奴才的一家老幼。忍飢挨餓。只請御筆在常春頭上畫一硃圈。奴才一家。便全有飽飯吃了。說罷又連連碰頭。不住的拭淚。光緒仰着頭想了一想。問得用道。今年應放的粵海關監督。不是叫常興麼。得用忙奏道。不錯。內中有一個常興。但是他的資格是很淺的。並且此人是一隻眼睛。五官不全。主子若派他去。於朝廷體面。未免有些不大雅觀。光緒道。你這話固然也有理。但是上次朝見皇太后的時候。他老人家。曾當面囑託過我。說這一次粵海關換人。你就叫常興去。我當時只得答應着。如今若改派長春。太后豈不要向我翻臉。得用道。這一層主子自請放心。老佛爺那邊。全有奴才一個人去疏通。決然

怪不到主子頭上。其實奴才不當說。老佛爺却又何必。他老人家。內庫裏的金子。就存着一百幾十萬。何必還貪這一點小便宜。常與是託王得功說的。如果放了他。他情願報效老佛爺二十萬現欵。其實是三十萬。得功一個人。便吞起十萬來。主子請想。他肯花三十萬本錢。將來到了任。還能不苦害商民麼。莫若放了常春。奴才沾點實惠。還是小事。他決能替主子出力。不至鬧出聲氣來。光緒想了一想。我能得罪太后。不得罪李得用。因爲得罪了太后。得用替說上一兩句好話。便可以雲消霧散。倘若開罪得用。他在太后駕前。飛短流長。我的孽可就大了。再說今天皇后來此。本是疼顧我的一番好意。我若不准得用所請。他回來將皇后看我的事。全向太后說了。我那可憐的御妻。豈不又要受盡凌虐。我到成了以怨報德了。想到這裏。便含笑向得用道。既然你說了一回。又關係你一家老幼的生活。朕決然能替你爲力。但是太后怪下來。你可要承當。得用聽光緒答應了。歡喜已極。便爬在地下。叩頭謝恩。又滿口應承。太后見怪。自有奴才化解。決不干主子的事。光緒道。既然如此。你就去罷。得用叩了一個頭。站起來。纔要退出。光緒又把他叫回來。說有一件事同你商量。你偷偷的告訴御膳房。朕每天的早晚兩膳。叫他們做一點可吃的東西。我也好搪飢。別再上那

蔆臭之物總好。得用聽了那話。到有些爲難。遲疑了片刻。方纔奏道。這件事奴才實在不敢作主。因爲老佛爺有旨。奴才有一個變通的法子。好在娘娘寢宮。同主子寢宮。相離不遠。最好以後將娘娘的御膳。撥送主子一半。也够用的了。老佛爺所派查看主子飲食的人廖小福。是奴才的徒弟。奴才囑咐他。不准洩漏。料想總可以無事。只好就是這樣辦罷。光緒點點頭。說如此甚好。皇后在旁邊。也極端贊成。得用方纔去了。次日早朝。軍機大臣恩親王。果然將粵海關監督應放的三個人名。一齊全開上來。光緒看了。很覺詫異。因爲這三個人全姓常。頭一個是常泰。第二個是常興。第三個方是常春。這其中原來全有原因。要論資格。以常泰爲最深。他在內務府當差。已經十七年了。由筆帖式升堂主事。由堂主事升堂郎中。繼而又轉爲緞疋庫的郎中。每一年總不下二十萬的進欵。他仍然於心不足。非要求外放不可。在前清時代。全國中最著名的闕缺。就是粵海關監督。杭州織造。長蘆鹽政。兩淮鹽政。這四個缺。每年全有幾百萬進欵。非旗人不能得。而且旗人中非內務府的旗人不能放。這內務府的機關。在滿清時代。就好比是皇家一個聽差的門房。凡皇宮裏一草一木。全由內務府承辦。一切飲食起居。至纖至悉。全要由內務府預先備妥。說白了。就是皇上的家人奴

僕。所以內務府旗人。比滿洲旗人小一級。可是有一樣便宜。凡是在內務府當差的。無一個不是囊橐充盈。腰纏十萬。甚至裏面當小差使的。較比其餘各部的尙書侍郎。尤其闊綽。因爲這一個內務府中。冷說庫就有好幾百座。比如管綢緞的。叫作緞疋庫。管皮革的。叫作皮革庫。管點心的。叫作點庫。管茶葉的。叫作茶庫。管菓子的。叫作菓庫。管香花的。叫作花庫。甚至滿洲人好迷信。三天兩日。總要供佛燒香。於是內務府中。又添了供庫。香庫。諸如此類。凡是吃的。穿的。使的。用的。自有一樣東西。便有一樣庫。有這一庫。便有管庫的郎中主事。以庫事的繁簡。分缺的肥瘠。相沿已久。至每年的內務府的開銷。總不下數千萬。其實府中冗人員。自總管大臣。下至筆帖式。一個個全是酒囊飯袋。除去作闊擺架子之外。毫無所能。每年却耗費這許多民脂民膏。怎不可惜。按滿淸的例條。宮中太監。應當歸內務府管轄。其實是他們管着內務府。並不是內務府管着他們。當老公的。自見了內務府的官兒。兩隻眼睛瞪起來。比琉璃燈還大。要甚麼便得給甚麼。答應慢了。嘴巴子立刻上臉。不管你是總管大臣。自惹着太監。在皇太后皇上面前。進兩句讒言。拖翻了便是四十御棍。打完了沒地方去訴委曲。這全是君主專制時代。說不盡的餘毒。在內務府的人。就求

着多賺錢。差事當頭了。還要運動外放。溪關繼造。是他們應升的缺。起先連鹽政大臣。也歸他們專利。後來被直隸總督劉長佑。硬給端了鍋。這纔改爲總督的兼差。要說起來。到是一段笑話。本來清初時候。制定這鹽政的官缺。就是爲叫旗人發財。並無別的意思。辦事有鹽運使。何必頭上安頭。又加一個鹽政。況且鹽政的官兒。僅止四品。鹽運使確是三品。可是鹽政到任以後。鹽運使得遞手本。行庭參禮。鹽政去拜司道。全是平行。惟獨見了運使。便要擺出上司的架子來。從前天津有鹽政衙門。鹽政衙門的轅門以內。是一條通行的大路。彼時津河道坐着轎子。從他衙門經過時候。可以入轅門出轅門。通行自由。運台却不敢。除謁見時候。可將轎子抬進轅門。若平常往這裏經過。必須繞道而行。在轅門外通過。可見君主時代。連官級全沒有一定標準。有一年來了一位鹽政。確是紈絝出身。不達世務。那時的直隸總督。是劉長佑。劉長佑乃是平洪楊的功臣。在朝廷也另眼看待。他到任之後。覺得這總督的缺。非常清苦。便想到鹽政上來。這一日備了一席。特請鹽政吃飯。有運使津道作陪。酒至半酣。劉長佑向鹽政笑道。兄弟今天有一點事。要同老哥商量。無論如何。得要求老哥玉成纔好。鹽政福海。是一個輕浮少年。那裏明白他這話的意思。還認着是套近呢。

便慨然道。老前輩有甚麼不了的事。委給晚生。晚生必然竭力報効。決不推辭。劉長佑暗暗好笑。上馬殺賊。下馬作露布。我全都辦得了。有甚麼事用着你。不過跟你借幾個錢罷了。想到這裏。便含笑答道。老哥肯帮忙。是再好沒有的了。兄弟從前只在軍營裏作事。開銷是輕的。多少有幾個錢。便可以敷衍。而且素性愚魯。又不懂得積錢。所以仕宦半生。依然是清風兩袖。如今蒙皇上天恩。命我開府直隸。一切應酬挑費。非常的浩繁。自己却又一個錢沒有。一年的養廉。不過一萬八千銀子。連一個月的嚼用也不够。其餘旁的進欵。是方文皆無。不怕你老哥笑話。連內人的衣服首飾。全都當了。如今萬分無法。纔向你老哥商議。老哥的鹽務。每年平風靜浪。准看一百二十萬兩的收入。兄弟不揣冒昧。打算同你老哥通融一步。我一年只借二十萬。你老哥有一百萬。也足够用了。這是咱們私人的交情。並不爲例。兄弟如有調轉。仍可恢復原狀。決不叫下任知道。想情你老哥慷慨爲懷。決不吝這千金一諾。兄弟可就受惠無窮了。此時鹽政要換一個精明的。說上幾句好話。應許他十萬銀子。這件事也就和平解決了。那知越是膏粱子弟。越有一種特別吝嗇的毛病。別看他平日自己揮霍。成千累萬全不心疼。要是爲人作臉。慷慨好義的勾當。他是一毛也不肯拔。至於甚麼叫

利害關係。他更不明白了。聽了劉長佑的話。他倒明白人家這叫敲槓子。只是拿定了主意。不叫你敲。但是不叫敲。也得有不叫敲的對待方法。不能再用口頭得罪人了。那知道他滿不計慮。便脫口答道。晚生掙的錢多錢少。老前輩既未作過鹽政。怎會知道。再說晚生縱然眞得一百二十萬。這乃是皇上的恩典。無論何人。不能分這一筆皇恩。老前輩看我的缺優。何不請皇上派你作鹽政。豈但二十萬呢。這一百二十萬。全是老前輩一個人享受。不更好麼。這一席話。說得運使津道。及一班陪客。全都惶然失色。那知劉長佑老奸巨猾。絲毫也不動氣。只微微一笑道。你老哥太認眞了。兄弟不過說着玩玩。你肯借呢。是人情。不肯借呢。是本分。決不敢少爲勉强。千萬不可誤會。說罷又端起酒杯來。不住的讓酒。從此再不提這話了。反倒東拉西扯。格外套近。彼此盡歡而散。當日夜間。劉長佑特將一位貼己的紹興師爺。請至自己臥房。屏退家人。將方纔的事。詳細說知。務必請師爺想一個法子。好洩一洩這口怨氣。這位師爺姓黃。字淑朗。叫白了。人全美之曰黃鼠狼。爲人心思精敏。刀筆純熟。在幕府中。總算一位特出之才。如今聽說東家受了侮辱。他怎肯甘心。略沉吟了一會。附在長佑身旁。低低說了一遍。長佑不覺鼓掌道。好計好計。事不宜遲。就請老夫子擬稿

。即日繕發。黃鼠狼應了。回至自己房中。過足了鴉片烟癮。拿起筆來。一揮而就。一封上朝廷的奏摺。兩封私信。一封是給兩江總督曾國藩的。一封是給軍機大臣恭親王的。次日呈給劉長佑過目。長佑閱畢。贊道。妥極妙極。三件底稿。並未交與清書繕寫。全留在上房。叫他自己的公子寫好。先後發出。過了沒有半個月。鹽政福海。忽然接到軍機處寄來一封廷寄。福海看了。到嚇得目瞪口呆。半晌喘不過氣來。原來廷寄上說。奉皇上面諭。長蘆鹽政福海。辦理不善。着將該署事務。暫交劉長佑代理。福海交卸後。仍須留津聽候查辦。俟查明覆奏後。再行降旨。欽此等因。合即傳諭福海。遵照辦理。軍機處寄。福海見了這封廷寄。自己思前想後。五臟庵中。彷彿開了一座油鹽店。也說不出來是苦是鹹是酸是辣。到此時也恍然大悟。明白這來源。全是劉長佑身上發的。早知這樣。那時慷慷慨慨的。許他二十萬。那還有這宗岔子。如今後悔是來不及了。旨意又不敢不從。還得立刻去請示長佑。何日來接。又不知查辦自己的。到底是何人。大約也許是劉長佑。從前同他有嫌隙。如今他豈肯饒我。將來還不定弄一個甚麼罪名。自己越想越怕。只得立刻將鹽運使請了來。託他代爲疏通。鹽運使姓吉名謙。也是一位旗員。平日同福海意見很深。因爲吉謙在旗員中。資格很

老。他是一位老科分的翰林。同福海的父親。是同年。論起來還是福海的老年伯呢。福海的父親。作過江蘇巡撫。很剝了不少民膏民脂。替福海捐了一個郎中。在內務府當差。老頭子故去以後。他便花錢打點。居然授了實缺的堂郎中。他仍然於心不足。又想外放。恰趕上長蘆鹽政出了缺。他便花掉五十萬。將這缺買到手中。到任之時。吉謙自以爲是老前輩。無論怎樣。總要有個面子。那知初次見他。遞手本他居然收下。庭參時他也不攔。把這位老翰林的肺。全氣炸了。有心要辭職不幹。又捨不得這份優差。只可咬着牙關。往下挨。從此抱定主義。永不去見福海。便是三節兩壽。也只拿手本掛一個號。便算交差。因爲這個。福海心裏。也很不痛快他。無奈他資格老。總督劉長佑。又很護庇他。乾生氣也無可如何。如今却想起他來了。派人過去。請即刻就來纔好。自己却忘了眼看卸職。還要擺上司的臭架子。這種不達時務。也算到了極點了。豈知家人去了。硬碰回來。說吉大人得出話來。染病在牀。不能出門。如有緊要公事。請大人下札子好了。福海一聽。不覺大失所望。立刻傳轎子。到運台衙門去問病。吉謙聽說他親自來了。老猾吏的心。够多靈通。早明白他必有關係己身的特別事故。連忙躺在牀上。拉過一條被子蓋住。吩咐家人請福大人到臥室談話。福海

進了他的臥室。却見吉謙躺在牀上。蒙着一條被子。呻吟不止。見福海進來。便伏在枕頭上叩頭。口中哼哼着說道。本司因爲病了。褻瀆大人。罪該萬死。我在這裏給大人叩頭了。福海忙走過去。攔着說道。老年伯這是作甚麼。小姪聽說你老人家病了。趕緊過來請安。年伯爲何反鬧起官禮來了。吉謙一聽。心說這小子今天是被魔鬼附下來了。自從他到任以來。也不曾聽見他。痛痛快快。招呼我一聲年伯。今天爲何變了口氣。想到這裏。又連連叩頭道。大人這種稱呼。本司不得病死。也得折壽死了。這是從前的老帳。如今雲泥勢隔。千萬請大人要自尊自重。不可失了欽差的體統。吉謙這幾句奸酸刻薄話。把福海說得滿面通紅。再要謙恭也不好。不謙恭。也不好。只可老着臉。就牀沿坐下。又低聲叫了聲年伯。小姪年幼無知。從前得罪你老人家。千萬不要過意。還求年伯念先父同榜之情。替小姪想一想法子纔好。吉謙聽罷。心裏明白了。面子上却裝糊塗。故意問道。我的大人。你說了半天。倒是爲甚麼事來的。你叫本司想法子。這法子向何處去使呀。福海被這一問。又好羞又好笑。那有不向人家說事。先叫人想法子的道理。連忙從懷中把廷寄取出來。交與吉謙閱看。吉謙看完了。又還給他。立時也不招呼大人了。冷冷的說道。這是旨意。那有想法子的餘地。你趁

早交出去就完了。難道還敢抗旨不成。禍海道。怎敢抗旨呢。不過……說到這裏。不遲移了片刻。方繼續道。不過劉制軍那邊。上次在酒席筵前。小姪得罪了他。年伯是親眼看見的。如今將事情交給他。去看他的嘴臉。這面子上太難堪了。再說還有查辦一層。料想也逃不出他的手去。將來他若覆一個亂七八糟。小姪的前程。豈不毀冷了麼。老年伯無論如何。也不能瞧着不管。你必須設法保全我的面子同前程。無論如何。咱們總是一旂的人。不看在小姪面上。還要看在先父的面子上啦。吉謙聽他說得怪可憐的。又想起他父親在日。待同年實在不錯。便也微微動了一點惻隱之心。這纔開誠布公。拿出老年伯的身分來。教訓他道。你們這年輕的人。實在太沒有閱歷。從前劉制軍向你要求欵項。你但凡知時達務。也應當許給他一點。縱然二十萬作不到。難道十萬還拿不出麼。你却說出那種拒人千里的話來。也不想一想。制軍在今日。够多大身分。連皇太后皇上。還得敷衍他三分。何況我們一個破旗官。怎能惹得起他。如今這場是非。明明是他變的戲法兒。想要藉斷這鹽政的美缺。至於報仇洩憤。還是末焉者也。你現在既然掉在他的腕子底下。醜媳婦也得見公婆。倒是急速去見他。將事情完全交出。他既得償所願。也不至再與你爲難。至於那查辦的事。據我想。萬不

能派在他的身上。因爲他是原告。世界上萬沒有派原告查被告的道理。我們趕緊打聽。查案的倒是何人。快快疏通。還來得及。似乎不至於再担罪名。可是這顆印把子。決不能再抓住不放了。你要知道。軍機處既有廷寄給你。當然也有廷寄給他。倘遲延兩天。你不交出。他給軍機處去一電報。只說你抗旨不交。只怕你吃不了。還得攪着走呢。這一席話。提醒了福海。連三併四的。給吉謙請安道。小伢是當局者迷。若不虧老年伯開誠指教。我這禍事。一定不小。我今天便去會劉制軍。請示他接印的日子。明天有何消息。再來領教老伯。說罷辭了吉謙。也不回衙。一直去拜劉長佑。傳出話來。在花廳相見。福海在花廳候了片刻。劉長佑從裏面出來。彼此一見面。福海便請安道喜。說晚生一來給老前輩叩喜。二來請示接印的日期。以便妥爲預備。長佑忙拉着他的手答道。老弟。你千萬可不要多心。愚兄今天接到廷寄。心裏是很難過的。你我弟兄。相與甚厚。從前酒席上。不過說幾句玩話。如今却發生這事。倒好像是愚兄有甚麼作用。未免叫我難乎爲情。今天我已覆電懇辭。請老弟少安勿躁。倒不必忙着交卸。萬一有個轉圜。也省得交過來又交過去。徒多此一番周折。福海聽了。心說你這眞是貓兒哭老鼠。裝甚麼慈悲呢。到底面子上又不敢得罪他。還得信以爲眞的說

道。老前輩的發意。晚生實在心感。但是皇上的旨意。我輩當臣子的。豈敢不遵。還望老前輩先公後私。將鹽政的印。暫時接去。俟等聖怒少息。再求老前輩代爲設法。再說晚生交卸後。還是待罪被查之人。還得求老前輩格外關照。代爲疏解。晚生但求無罪。便是天恩。也不敢再希望聯任了。劉長佑道。老弟說的也很是。我們此時。若不依旨辦理。反到給你多添了一層罪過。索性明天照例文章咱們先辦一辦。遮遮人的眼目。至於查辦的話。無論何人前來。愚兄必替老弟台多方辯護。決不能叫你担着一點不是。福海見他應許接任。又應許給自己掩蓋。把害怕的心。略微放下。連忙請安道謝。回到自己衙門。便傳諭叫預備交代。第二天午後。劉長佑坐着大轎。到鹽政衙門。先望闕謝恩。然後拜印。所有鹽政衙門的官員胥吏。俱都堂參過了。然後同福海說了幾句閒話。這纔帶着印。回轉自己衙門。他老先生。算是加了兼領鹽政的頭銜。可憐福海交卸之後。仍然得住在天津。聽候查辦。到底查辦的人員。派了誰呢。却派的是兩江總督曾國藩。曾中堂得了旨意。心中早了然這件事的遠因近果。因爲劉長佑事前曾知會他。求他向軍機處代爲說項。此時曾中堂一言九鼎。在朝的人。誰敢得罪他。所以將這個美缺。直然送給劉長佑。又把查辦的責任。完全付與中堂。老曾便委

了候補道彭毓橘。到天津來實地調查。彭毓橘便住在總督衙門。請示劉長佑。這件事應當怎樣稟復。到底劉長佑是武人出身。心地忠厚。不肯過爲已甚。將鹽運使吉謙尋來。向他示意。轉達福海。出幾個錢。將查辦委員疏通好了。便可安然無事。後來高低由福海出了十五萬銀子。查辦委員得了十萬。吉謙使了五萬。只覆了一個長蘆鹽務。積弊太深。福海馭下太寬。難資整頓。而且鹽政無地方之權。凡查緝等事。對各州縣。不能指揮如意。因此日久玩生。有妨國課。至於福海本人。尙無營私舞弊情事。應如何整頓之處。請爵相通盤核擬。奏請施行。非職道所敢擅擬。含含糊糊覆了這一套公事。一面給福海開脫。一面却是替劉長佑說話。在彭委員來的時候。實在是受了曾中堂的交派。叫他如此稟覆。所以樂得順水推舟。作個人情。白白得十萬銀子。也算是最便宜的事了。果然稟上去。曾中堂便據此回奏。劉長佑在軍機處。本來運動好了。未出三天。便降下旨意來。長蘆鹽政一缺。着歸併直隸總督兼理。福海着來京供職。欽此。以上便是長蘆鹽政歸併的一段歷史。旗人能力薄弱。於此可見一斑。閒言少叙。却說光緒見了這奏請簡放粵海關的人名單。遲疑了片刻。便拿起硃筆來。在第三名常春頭上。畫了一個大圈。跟手由近侍太監。將單子拿下去。却不肯遽然發表。

先來至軍機處。恩親王見是皇上隨駕的太監。那敢怠慢。忙起身讓坐。其餘各軍機大臣。也有給他斟茶的。也有向他敬烟的。恩親王問道。張老爺。你方纔值班侍駕。可曾看見萬歲爺圈出海關監督來嗎。太監張德立笑道。看見怎樣。不看見怎樣呢。恩親王道。你如果看見。早一點將單子發出來。省得人家候着。照例的喜錢。反正是跑不了的。張德立笑道。老王爺倒會說現成話。你們當軍機的。成千累萬。使人家錢。也不問例不例。一到了我們頭上。張口是例。合口是例。粵海關誰不知道是著名的美缺。我們照例喜錢。不過八百銀子。請問王爺。這八百銀子。大家一分。掄到我老張名下。不過四五十兩。來回跑多少盪。還不夠買靴子穿的呢。從先趕上別位值班。我也不便多爭。今天這個美缺。誰叫從我手裏經過呢。沒旁的說得。還得求王爺拉個縴。把他們三人一齊叫來。誰願意早知道消息。叫他破破鈔。先把銀子亮出來。我立刻便有喜音。送到他的耳朵裏。這是不費之惠。王爺還作不到麼。恩親王笑道。要這樣辦。容易極了。現在他們三人。全在軍機差房候旨。一叫便來。說罷便吩咐伺候人。到差房把常泰。常興。常春。一齊叫上來。就說內務張老爺。在這裏候着他們。伺候人去不大工夫。三人果然一同來到。他們全是內務府的官兒。平日同張德立時常見面。

雖然面子上也不敢錯。到底因爲皇上不得時。對於光緒這方面的太監。總不能照太后的人。要一奉十。因此德立心中。很不痛快他們。今天却撞到他手裏。這欽點傳旨的事。太后方面的太監。却無過問之權。此時三人只得來巴結他。一見面便深深請安。口裏還說給張老爺請安。張德立只仰着頭。連眯也不眯。三人又給王大臣請了一回安。恩親王便將老張的意思。對他三人說知。問他三人肯出多少銀子。這一回眞是赶上機會了。三個人心中。全抱着充分的希望。頭一個自恃資格很深。在恩親王面前許過愿。又佔的是第一名。料想決然跑不掉的。第二個有皇太后的人情。自信佛光普照。也決掄不到別人身上。第三個却是李得用當面許的。如此如彼。皇上怎麽當面應了他。金口玉言。萬無更改。也決然是不會錯的。這三個人心裏。全存一種必得的成見。所以興孜孜的。聽了恩親王的話。益發急不可待。恨不得立時間。將本人的名字。同粵海關監督。連在一條線上。宣布出來。纔足以表示得意。內中惟有常興。尤其急不能待。自以爲是皇太后允許的。如同板上定釘。那有他人爭的份兒。他見常泰常春。也隨在裏邊等聽喜信。心中早有些不自在。以爲你們這兩個人。眞眞不知好歹。瞎跟着起鬨搗亂。也不掂一掂身分。有同我競爭的價值麽。他想到這裏。便脫口說道張老

爺。我情願出兩千銀子。聽你一報。張德立笑道。你這人到底慨爽。快把兩千銀子拿出來。放在王爺面前。我好再同他們講價。常興立刻點了兩千銀票。放在棹上。張德立又向常泰道。人家第二名。全這樣慷慨。你是頭名狀元。當然不能叫他壓下去的。常泰生來好戴高帽子。如今聽張德立以狀元許他。他心中格外高興。便隨手點了三千兩銀票。也放在棹上。就剩常春一個人了。他此時很有失望自餒的神氣。因見常泰。常興。這樣慷慨。當然是有些把握。自己的名兒又在末尾。恐怕是沒有指望了。張德立也看出他的意思來。便對他笑道。老春。你怎樣呢。常春道算了罷。我這小兄弟。焉能有份。萬歲的御筆。飛也飛不到我頭上啊。我又何必花這寃錢。張老爺要用錢。我莫若送給你。豈不比押寶强麼。德立道。你這人眞沒志氣。怎就見得不許放你呢。常春尙未答言。常興早接口說道張老爺。你饒了他罷。何必呢。人家總算知道進退。你又何必一定敲他的竹槓。難道這五千銀子。還不够你花幾天的麼。德立道。你這人說出話來。就該打你。怎麼知道沒有他呢。常興冷笑道。當了多少年差。難道連這點機關。還看不透嗎。一定沒有他。我敢保險。張德立道。假如要有他。應當怎麼樣呢。常興道。如果此次粵海關放的是他。我情願替他出三千銀子。送你張老爺。買點心

吃。德立道。口說無憑。先把三千銀子擺出來。再放這大砲。常興道。擺出來很容易。要不是他。你可不能擅動。德立道。你怎麼把人看的這樣不值錢呢。我搶過你幾回銀子。恩親王見他二人鬬口。忙勸道。常興。你自管把銀子拿出來。他搶不了走。縱然搶走。你有一個粵海關。還抵不得這幾個錢嗎。常興一聽恩王的話。心中更有了把握。以爲這明明是恩王洩漏春光。告訴這粵海關監督是放了他。我何必再畏首畏尾。不同他們賭一賭呢。想到這裏。重新掏出靴掖子來。點了三千兩銀票。二次放在桌上。當時桌上三大捲銀票。一共是八千了。張德立此時。不慌不忙。又斟了一盌茶。慢慢的喝着。喝罷又吸着一枝呂宋烟捲。漫條斯理的。對恩親王笑道。有福不在忙。無福跑斷腸。人一輩子的官星。也關乎一時的運春。絲毫也勉强不得的。你用盡心機。也擋不住臨時變掛。今天就是一個比樣了。他說到這裏。驀的將烟捲放下。立起身來。臉上現一種嚴重的神色。高聲說道皇上有旨。常春跪聽宣讀。他這一吆喝不要緊。立時在座的軍機大臣。同常興。常泰。全都變了顏色。常春又驚又喜。反倒鬧的手足無措。立刻俯伏在地。口中說道。奴才常春接旨。願皇上萬歲。德立從懷中掏出單子來。高聲念道。上諭粵海關監督。着常春去欽此。常春連忙碰頭謝過恩。常興在旁邊

聽見。立時痰火上升。一跤跌倒在地。常泰却白瞪着兩眼。靈魂不知飛到何處去了。恩親王捋着他那白鬚。只是搖頭不語。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項子城。只是點頭微笑。張德立却將八千兩銀票。捲在一處。納入自己囊中。一面又向常泰道。你起來罷。不要只管跪着了。常泰立時起來。又向德立深深請安道。這全是張老爺在聖駕前。替我揄揚。所以纔得邀此異數。我這裏先謝謝張老爺。德立道。我的監督大人。你這隨身的禮物。就算謝了咱家嗎。人家不得監督的。還三千五千。往外掏銀子。你這實缺監督。反倒一毛兒不拔。也太笑話了。常泰道。張老爺自請萬安。我常泰必然要特別酬勞。不但張老爺這一份。格外從豐。就是衆位老爺。我也加倍致謝。決不仿照從前的舊例。德立聽他說的很慷慨。自然十分滿意。隨後傳內務府聽差的。從軍機處抬出一個常興。又架出一個常泰。可憐二人花了不少錢。各自買了一場大病。皇太后在宮中。正探聽消息。如果常興被放。好向他索欵。及至傳出旨來。是常泰不是常興。這一氣非同小可。立時便要傳光緒到宮來。當面訊問。李得用忙奏道。老佛爺消消氣。這一點小事。也值不得去叫萬歲爺。據奴才想。不放常興。是很對了。如果放了常興。老佛爺的氣。更得生得大呢。太后道。你這話怎麼講。得用道。佛爺請想。常興當日

原託王得功。向佛爺懇求。如今王得功已經回籍。這筆錢已經沒有着落了。你老人家要一定要呢。勢必得叫旁人去對他說。他應許還好。如果不應許。是一點把柄也沒有。眞彌臉再革他的職罷。出爾反爾。豈不失了朝廷的體面。再說他革職以後。逢人便說。佛爺的聲名。關係甚大。若從全着叫他去罷。這口氣如何壓得下去。豈不比放別人尤甚難過。如今天牖聖衷。却叫萬歲爺放一常春。這正是神靈暗中默佑。不忍老佛爺氣壞聖體。據奴才想。應當嘉獎萬歲爺纔是呢。怎能再派他的不是。李得用這一席話。說得條條有理。皇太后平日對於他。本來言聽計從。如今聽他這話。尤其近理近情。便把一肚皮怨氣。立刻化爲烏有。反倒派李得用。給光緒送了八樣點心。又傳懿旨。安慰光緒。叫他好好養病。光緒到此時。纔算一塊石頭落了地。不再懸心害怕了。只是他這病。乃由平日鬱悶而成。已經轉入癆病。又兼一切飲食起居。不得調養。他心中又怕皇太后。輕易不敢輟朝。每逢早晚。還得到太后宮中請安。日積月累。飢飽勞碌。便有些掙扎不起了。又趕上深秋天氣。已經寒冷。他身上穿着袷袍子。早晨起來。凍的瑟瑟的抖。這一天從太后宮中回來。一路上被涼風吹的。已竟支撐不住。偏巧在宮門外。又被青苔滑倒。仰面跌了一跤。立時背過氣去。隨駕的太監。吃了一

嚇。忙過去將光緒扶起。把他架進宮去。躺在牀上。已經人事不知了。要問光緒的性命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此回寫漢官之深沈。滿人之貪鄙。皆如頰上添毫。栩栩欲活。劉長佑之謀奪鹽政。凡老於鹽務者皆知之。從前直督並非優缺。每年不過三四萬金。僅敷開銷而已。自劉得鹽政後。遂一變而爲銅山金穴。然非遇滿人之無能。恐亦不易下手也。

寫李得用之獻媚討好。恰合閹宦身分。其哭訴託情一套說詞。尤覺娓婉動聽。小人之才。固無往不利耶。

張德立懷旨要挾。使常泰常興入其彀中。小人騙錢手段。眞是妙絕。這啞謎悶得愈深。下文跌得愈響。

從來出人意外之事。揭開後愈覺新奇可喜。八千金放在案上。張仍飲茶吸烟。漫不答覆。旁立者皆急煞矣。忽然大喊一聲。聖上有旨。常春跪聽宣讀。這一句眞有千百斤氣力。緊接着敘室內各人之神情態度。無不活靈活現。筆墨之妙。能令閱者神移氣旺。近代白話小說中。未見此也。

第二十八回　皇太后下詔訪明醫　窮秀才得時充上客

光緒被青苔滑倒。太監將他抬到宮中。一時間竟緩不上氣來。當時由張德立王保眞二人。分往皇太后皇后宮中報信。皇后聽了。不覺大吃一驚。連忙三脚兩步的跑了來。一進宮門。見光緒直挺挺躺在牀上。面如白紙。不覺哇的一聲。大哭起來。他的貼身太監張德成忙勸道。娘娘先不要哭。快快摸一摸主子的脈。還有沒有。他的心口窩。還溫不溫。赶緊傳御醫進來。好評脈開方要緊。冷哭一陣子當得甚麼。皇后聽這話有理。忙不迭的。拉了光緒的手腕。坐在龍牀上。替他評脈。又伸手到他胸口上試一試。問德成道。脈息很微。胸口倒還溫熱。你赶緊傳御醫去罷。張德成纔要出宮。忽見王保眞忽忽進來問皇后道。快接老佛爺。他老人家自己看主子來了。皇后嚇得忙站起來。跑至宮門外。見太后扶着李得用已經走至面前。皇后連忙跪下。說臣媳跪接聖駕。太后揚着頭。只說了一句你起來罷。皇后連忙起來。隨在太后後邊。進到宮中。太后坐在牀邊。看了看光緒。縐着眉道。這人是不中用了。你們伺候主子。管甚麼的。會眼看着叫他跌倒。他倘然要有三差兩錯。你們這幾個奴才。休想活命。我把你們杂

交到審刑司。活活打死。張德立等一干伺候光緒的太監一聽此言。全嚇得眞魂出殼。一個個爬在地下。只是碰頭。太后也不理他們。又掉過臉來。問皇后道。你是管甚麼的。皇上病成這種樣子。你還終日坐在宮中。消受清福。也不知道過來伺候伺候。娶你這種媳婦。有何用處。你難道願意皇上死了。你好守寡麼。清朝就讓沒有德行。也不至於輩輩兒出寡婦啊。你不用凝心妄想。皇上死了。你當皇太后。好給你過繼兒子。你可以垂簾聽政。獨攬大權。你那是作夢呢。實對你說。當日穆皇后。便是一個榜樣。皇上死了。我便派你隨駕。多一天也休想活。哼哼。眞不要臉。皇后本來警着一肚子委曲。又被太后申飭了一頓。心裏說平日你不許我們夫妻同宮居住。一旦有了病。又怪我不伺候。我這人還有活路兒麼。不知不覺的。眼淚直流。太后見他哭了。氣益發撞上來。大聲喝道。混帳奴才。人還沒有死。你哭的是甚麼。太后提高了喉嚨。喊這一聲。沒想到却是光緒的救命星。居然把他驚醒。微睜二目。見皇太后坐在身旁。不覺嚇了一跳。想要勉强起來。如何掙扎得起。倒是李得用發了慈心。忙攔道。主子不要動彈。纔甦醒過來。那有氣力呢。太后見光緒活了。不覺大失所望。面子上。却又不肯帶出來。先合掌當胸念了一聲阿彌陀佛。又按住光緒道。我兒。你好好躺着

。不要起來。爲娘的見你病得這樣。幾乎沒有急死。你既醒過來。這就好了。快去傳御醫。我要立等着。聽一聽病源呢。張德立領了懿旨即刻去叫太醫。光緒有氣無力的。對太后道。臣兒臥病在牀。不能迎接慈駕。罪該萬死。又勞母后如此掛念。益覺不安。太后道。咱們母子。用不着說客氣話。少時御醫傳到了。在宮門外候旨。太后說叫他進來。這御醫姓徐名叫靈忱。在太醫院二十年了。資格既老。閱歷也深。治病倒是很有把握。今天恰趕他值日。進至宮來。先給太后雙腿請安。又給皇后請安。因爲光緒躺在病牀上。却不敢行禮。因爲前清很重迷信。說躺着受禮。有如死人上祭。是最不吉祥的。所以徐靈忱不敢請安。皇太后說。你過來給皇上診一診脉。到看他這病。是因何而起。徐靈忱走到御牀前。雙膝跪下。太監將光緒的手。輕輕挪過來。放在脉枕上。靈忱輕輕將自己手指。搭在光緒腕上。低着頭。平心靜氣。診了足有六十呼吸。然後將手抬起。兩個太監。又扶着光緒。把身子掉轉過來。靈忱又照樣診了六十呼吸。然後向太后奏道。小臣徐靈忱。診視萬歲爺脉象。左寸微細。心氣太虧。左關沈而洪。肝火太旺。却又太鬱。左尺沈細。腎氣亦虧。右脉寸關尺。均沈遲無力。脾虛胃弱。命火太微。有漸入肺病之象。小臣大膽。有一句話。得先求老佛爺恕臣無罪

。方敢奏明。皇太后道。你有話自管說。我不怪你。靈忱又奏道。據小臣看。萬歲爺的病。實在不輕。必須峻補。纔是治本之方。無奈萬歲爺肝鬱而旺。必不受補。必須補瀉兼施。用清靈之品。漫漫挽回。過了今年冬天。明春可望大好。太后點點頭道。我明白了。你趕緊下去擬方罷。靈忱磕了一個頭。漫漫退下來。寫了一個方子。由太監呈與皇太后觀看。立刻交至御藥房。按方選藥。皇后方纔回宮。從此光緒只在宮中養病。不能再臨朝了。皇太后却格外忙碌。終日垂簾訓政。還要演戲開心。又天天打發李得用探視光緒的病狀。他意中以爲光緒的病。決然不能好了。至多不過挨過今冬。明春是萬逃不過。却沒想到吃了徐太醫的藥。居然漫漫的有了起色。太后聽見。心中格外不痛快。抓了一點差兒。硬把徐靈忱驅逐出京。又下了一道旨意。說皇上聖躬不豫。着各省督撫。訪求名醫。送來京師。給皇上治病。如能治好。連該省督撫。全要特別超升。這道旨意傳下去。各省督撫。誰不想巴結這差使。自然全要加意訪求。多方遴選。好預備送上北京。內中却有一個走好運的醫生。居然得膺首選。此人生長在江西南昌府。姓呂名文紳。字子書。乃是府學的秀才。十三歲便進了學。南昌的人。全呼他爲神童。那知這位神童。天資雖高。却不肯專心求學。自從進學以後。志氣

發舒。目空一切。以爲中舉人。會進士。直然是探囊取物。手到拿來。及至十五歲上。他父母希望早抱孫子。便給他娶了一房媳婦。媳婦娘家姓洪。丈人洪道生。是一位老學究。洪氏名叫孝愛。倒也知書識字。比文紳長三歲。娶過來沒有三年。公婆全都死了。家中只剩他小兩口二人。文紳丁憂在家。一時既不能赴考。又去了父母兩層管束。他便漸漸的暱比匪人。甚麼吃喝嫖賭吸鴉片。慢慢的全學習會了。他家在南昌城中。雖算不得富戶。却薄有資產。足敷日度之需。自從他這一荒唐。可就漸漸的支撐不住了。始而將兩三處房子。典的典。賣的賣。全都屬了人家。繼而連家中的衣服家俱。也一件一件的。入了典舖。最後索與連住的房子。也換了錢。他夫妻此時。已有了兩個孩子。大的是個女兒。名叫白妮。小的是個男孩。名叫升官。可憐他四口兒。沒有安身之處。只得在丈人家的後院。三間茅屋。權且借住。窮到這個樣子。文紳仍然是不肯回頭。每天總得吸兩份鴉片烟。要富餘幾十個錢。也得跑到賭場上。將他輸光。心裏才覺着受用。他妻洪氏。又氣又恨。見了面。便指天畫地的笑罵他。他却是天生的厚臉皮。一概置之不理。橫豎家中沒了飯。他丈人總不能袖手旁觀。無論如何。得供給他米麵柴炭。外管零花。那知洪道生因爲老病侵加。又見女婿不成材。心中

多添了一份鬱悶。這一年春天。竟自嗚呼哀哉了。他的兩個兒子。洪大經。洪大緯。全是刻薄不過的人。一見父親死了。便提議分家。一草一木全要平均分開。三間茅草房。却分在大經名下。大經便催他妹子同妹夫趕緊搬家。說這房子要拆了。重新另蓋。孝嫠至再懇求。他那裏肯答應。後來求他弟兄。拿出幾個錢。好賃房搬家。大經更急了。說你們四口兒。白佔我的房子。三四年工夫。我不要房錢。這就是看在兄妹的義氣上。如今反倒朝我要錢。這不是訛賴嗎。我限你們三天工夫。如果不搬家。我便叫下人。即刻將你們驅逐出門。到那時。可別怨我不留面子。大緯在旁邊。也冷譏熱嘲的說了許多很難聽的話。洪氏見所求無效。也就不往下說了。夫妻領着一對兒女。回至茅草房中。孝嫠放聲大哭。只哭他死去的老爹。升官在旁邊。還拉着他的衣襟。嚷道。娘呀。我餓了。從昨天就沒吃餑餑。今天還不做飯麼。我這小肚子。餓的咕嚕咕嚕直響。娘你也不管嗎。升官這幾句話。聽在洪氏耳中。彷彿小刀子扎心一般。那眼淚益發的多了。只得忍哭說道。兒呀。你忍着一點罷。誰叫你爹爹不成器。就會花錢。不會掙錢呢。咱娘兒們挨餓是應當的。等明天到大街上。娘替你要上一碗飯來。你再吃罷。升官到底太小。有他娘哄。便不吵了。白妮大幾歲。心中少明白一點。聽

見他娘要去討飯。小心中一難過。哇的一聲。便哭起來。此時文紳坐在旁邊。看見這種情景。心中痛極了。忽然大澈大悟。對他妻子。侃然說道。你們也不用哭了。已往從前。總怨我呂文紳的不是。從今以後。自要有我這三分氣在。我若不能恢復祖業。使我的妻子。得享幸福。我誓不爲人。洪氏自從嫁了他十幾年的工夫。從未聽見他說過這樣有志氣的話。如今還算是第一回。聞所未聞。立時間覺得有了一點生氣。忙回道。你果然有這志氣。也是我們娘兒三個的造化。但怕你口不應心。說過去就算沒事。那到不如不說了。文紳道。賢妻。這也難怪你信不及。以後請你慢慢的看罷。你兩位哥哥。既然驅逐咱們。咱們也不便再往下住了。現在我心中已經有了成算。古松吟老伯。同我父親是換帖弟兄。近年因我作的事。見不起人。所以沒敢尋他去。如今走投無路。只得求一求這位盟叔。他老人家。古道照人。萬不能袖手不管。事不宜遲。咱們這就去罷。好在家中也沒有甚麼可携之物。連舖蓋全當淨了。於是大小四口。偷偷的出了屋門。從後門出去。到百花街古家。去尋這位老翁。古松吟見了他們。十分憐惜。立刻將跨院兩間平房。讓給他們居住。一切飲食零用之物。全都送過來。甚至連舖蓋枕頭。都一齊替他們備妥。老頭兒膝下有兩個兒子。全未抱孫。看見這兩個小

孩子。格外愛惜。立時拾出幾盤糕點來。叫白妮升官吃。孩子餓了兩天。看見點心。歡喜的不住跳躍。抓着向嘴裏送。吃了不少。古先生又問文紳。因何四五年不到我家來。文紳跪在地下。哭訴已往從前不成材的歷史。自言從今以後。既承盟叔援救。必然要改過自新。松吟道。人孰無過。過而能改。不失爲聖賢。你如今既然醒悟了。可住在我家。不許出門。我看你三個月再說。從此他四口兒。住在古家。果然規規矩矩的。過了三個月。古松吟見他心神安定。鴉片烟癮。已經斷絕。臉上吃得胖胖的。不似來的時候。那般難看。這一天將他叫到自己屋中。拿出一部書來。乃是張景岳先生內經註解。交與文紳。對他說道。你將這部書。帶回自己屋中。下力讀他一年。俟等一年後。我却要當面考試。文紳連聲答應。接過書來。恭恭敬敬的。拿回屋中。仔細閱看。原來是靈樞素問。上部是原文。下部是張景岳的註釋。他便專心致志。從頭讀起。始而還覺着無甚滋味。及至日子長了。漫漫的有些領悟。知道這部書。實在是衞生却病的聖經。益壽延年的妙術。便下眞工夫去揣摩研究。心領神會。日子久了。居然能夠融會貫通。他本是聰明過頂的人。記性又着實的好。過了一年。已經讀得滚瓜爛熟。這一天松吟又把他叫過去。當面考問。果然背得熟。講得通。發揮一點見解。

能補原註所不及。古老頭兒聽了。這一喜非同小可。不覺讚道。好好。賢姪眞是有志之士。不枉了老夫一番苦心。實對你說。老夫幼年。也在科舉上很用過幾天工夫。後來看破了那是無用之學。纔棄儒學醫。當初范文正有言。不爲良相。當爲良醫。我們既不能發跡。良相是沒得指望了。所以立志要作良醫。果然老天不負苦心人。這南昌城中。古松吟的醫道。總算薄負微名。我家的財產事業。也全由醫道而來。如今老了。跑不動了。有心將這一點學業。傳給兒子。可惜我那兩個小孩。天資魯鈍。够不上學醫的材料。自從賢姪前來。我便有這意思。恐怕你不能專心。所以拿這書先作一個引子。試一試你的志向如何。却沒想到你居然能這樣用心。好極了。你隨我來看罷。文紳隨着松吟。來至一間書房。只見兩座書櫥。滿滿的全擺着醫書。一共有四百多種。指與文紳看。又告訴他。應在甚麼書入手。那樣書有何長處。那樣書有何短處。便將文紳安置在這屋中居住。松吟又天天來給他講解。又過了二年。凡有尋松吟看病的。松吟便叫文紳先診脈立方。然後自己再參酌改正。過了幾個月。松吟看他進步很快。居然能獨立給人看病。便叫他掛牌行醫。把家中的小房子。借給他一所居住。叫他領妻子自立門戶。每月還貼他錢米。文紳初學行醫。名望很淺。當然請的不多。到底

每月掙的錢。還能對付着吃飯。總算是有了自立的本勢了。又過了二年。古松吟也病故了。臨死時候。將自己著的一部醫書。名叫醫學權衡。一共八十四卷。完全贈與文紳。這部醫書。乃是彙萃數百種醫書的精華。斷章取義。細大不遺。又參以他生平的閱歷見解。總算一部極完美的醫書。文紳自得此物。醫學更有進步。無奈他命途多舛。始終不能享名。越是貧苦人家。尋他診治的。一劑藥准好。富貴人家。多多許錢。他格外用心。反到不能見效。因此同道的人。全譏誚他。不管他叫文紳。都管他叫瘟生。這一年活該他要露臉了。正赶上馮旭作江西撫台。馮旭已經六十三歲了。膝下只有五個小姐。並無公子。他盼兒盼的眼穿。他的太太卞氏。乃是續娶的。也有四十八歲了。只生過兩位小姐。近十年以內。並未生育。依着大家的主意。全攛掇馮旭納妾。馮旭執意不肯。說我該有兒子。太太自然會生。不該有兒子。縱然納十房妾。也不中用。再說我這大年紀。何必再蹧蹋人家的女孩子。因此納妾的事。便擱住了。就是他升巡撫的這一年。太太忽然病了。終日嘔吐飲食不進。又嚷着肚子發漲。先把官醫院的院長叫了來。這院長姓陳字蘭甫。是上海最出名的醫生。莊之山保過他知縣。後來又保到同知。莊大帥作兩江總督時候。特把他薦到江西。便派了這官醫院院長的差

。到差二年。很撈摸幾個錢。他又慣於逢迎。歷任撫帥。全都另眼看待。他一面作着官。一面還行着醫。出診是二十塊的脈金。兩塊錢的車費。在司道以上請他。是不要錢的。可是看好了。不是委他一個兼差。便是一千八百的送銀子。因此他一個人身上。總兼着有十七八份差事。在本省佐二班中。算得是第一紅官了。這一次馮旭的太太病了。巡捕房用電話招呼他馬上就來。他那敢怠慢。只恨爹娘少生兩隻翅膀。要不然。一飛便可到了。連忙坐上轎子。箭一般的跑到撫院衙門。手本遞上去。立刻就請。直讓到內宅。馮旭親自招待。蘭甫見面。請過安。先說道。卑職不知帥太太坤駕違和。不曾早來伺候。求大帥恕罪。馮旭笑道。太客氣了。內人身體。平素到是很健壯的。這一次忽然腹漲作嘔。鬧的很厲害。你老哥醫道高明。快快給他診診脈。立個方子。早一點好了。也省得家事這頭。兄弟又得多操一份心。蘭甫道。大帥自請萬安。這到不是甚麼大病。卑職先診診脈。回頭再議方子。馮旭親自將他引至臥室。此時卞夫人纔吐過。躺在白洋縐的帳子裏。不住的哼哼。女僕見先生進來。忙將帳子打起。將卞夫人扶起來。用枕頭靠住身子。然後端過一個凳子來。請蘭甫坐下診脈。蘭甫先朝着太太請了安。方纔側着身子。坐在凳兒上。女僕放上一個小炕几。炕几上又放上脈

枕。將夫人的手。輕輕扶到脉枕上。蘭甫低着頭。伸過手去評脉。用浮中沈三取法子。診了好大工夫。然後又換手診。診過了。問女僕道。太太這病是新得的。還是舊日就有這病根。女僕道。從前有時候也吐些清水。却沒有這次厲害。蘭甫點點頭。對馮旭道，帥太太這病。純粹是停飲。略微的消散消散。一兩劑藥。便可大好。不過太太的貴體。不比尋常人家。禁不得猛烈之劑。必須於消散之中。還要少施清補。纔不至過傷元氣。卑職到外邊。繕寫藥方好了。馮旭又陪他到書房。蘭甫恭恭敬敬。擬了一個方子。不過是茯苓。半夏。檳榔。砂仁。當歸。白芍之類。又另外加了二錢洋參。一錢半炙者。馮旭見了。連聲誇贊高明。等把他送走。便立刻派人將藥取來。煮好了。卞夫人吃下去過了一刻。又大吐起來。而且吐的比前尤重。馮旭嚇慌了手脚。連罵陳蘭甫無用奴才。這一點小病。全治不好。反倒給添了病。立刻又派人將西醫請來。這位西醫是德國人。名叫班第。聽說還是醫學博士呢。及至將他請來。診完了脉。又聽了聽臟腑。說是血寒壅滯。叫到他醫院去取藥水。藥水取來。叫一次吃半格。如果見效。再吃一格。卞夫人吃下半格去。到是不嘔吐了。却喊着心裏堵截。喘不上氣來。要悶死了。這一來可眞把馮旭嚇慌。心說中西的兩大名醫。全請到了。依然有增無

減。這樣看起來。怕沒有指望了。急的在書房中。只有跺脚。還是教他女兒念書的老夫子。歐陽先生。靈機一動。便獻計道。東翁何不把全城的文武官。全請了來。問問他們。可有靠的住醫生。急速請來。也未見得不能治好。豈不比袖手着急强嗎。一句話提醒了老頭子。便立刻派武巡捕。拿着自己的名片。將本城現任候補人員。一齊請來。一個也不剩。大家聽說撫帥請。誰敢遲慢。不一刻將一座巡撫衙門。全擠滿了。馮旭也來不及一一招呼。只站在人羣中。對大家宣布說。內人病勢沈重。諸位老寅台。如有可靠的醫生。請薦舉一位。如能將內人治好。兄弟必要格外酬勞。他這番話說出去。自以爲衆人必爭先恐後的薦人了。那知遲了片刻。並無一人應聲。你道這是甚麼原故。因爲人同此心。心同此理。都曉得這位太太的病。連大名鼎鼎的中醫陳蘭甫。西醫班第。全沒有治好。可知是一種疑難大症了。要冒然薦上一個人去。治好了固然得臉。倘然小有參差。如何担架得起。因此面面相觀。誰也不敢多事。沒想到正在此時。由知縣班中。搶出一個人來。向馮旭道。卑職意中倒有一個醫生。此人雖不十分有名。却眞正是一位儒醫。學有根柢。經驗又多。倘令他給帥太太診治。必能妙手回春。卑職家人。經他治好的。不止一次。所以卑職纔敢大胆保薦。馮旭一看此人。

認得是候補知縣秦穎士。此人是山東蓬萊縣人。以舉人大挑知縣。來江西候補。已經三四年了。不但沒署過缺。連差事上的紅點子。也不曾落到他頭上一次。要算本省第一名黑知縣了。此番出頭薦醫。大家全看着他。暗暗發笑。心裏說這位秦老先生。多半是想差事想瘋了。楞敢向大帥薦醫。這種倒霉鬼薦的醫生。保管一劑送終。他大半是不想在江西混了。等帥太太咽了氣。他還不是滾蛋大吉嗎。那知馮旭此時。却不作如是想。他見衆人袖手無言。惟獨秦穎士這樣熱心。足見此人性情直爽。不善趨避。倒還是書生本色。不覺滿面堆笑。對穎士道。難得秦兄如此關切。兄弟一事不煩二主。索性請你老哥辛苦一盪。將這位先生陪了來罷。穎士連聲答應。連頭也不回。便去了。馮旭又向大家道了一聲勞駕。衆人索然無味的。各自散去。却說穎士薦的醫生。到底是誰。原來就是運蹇時乖綽號瘟生的呂文紳。因爲穎士同文紳。住在一條巷中。穎士沒有差事。閒極無聊。常尋文紳去閒談。彼此都是讀書人。便結了文字之交。有時候穎士家中人有病。便請文紳來看。手到病除。却從來不曾要過他家的脉金。不過偶然預備一點酒菜。請文紳吃吃喝喝。權當酬勞。文紳却也不計較他。後來文紳的夫人洪氏。同穎士的夫人白氏。二人結爲乾姊妹。便益發走的親密。這一天白氏正跑到

呂家去閒談。帶着八歲的小兒長祿。同升官在一處玩耍。文紳正拿着一本聊齋志異。講故事給他們聽。正講到宮夢弼埋石成金的故事。洪氏白氏。全聽入了神。齊說像我們兩家這樣窮苦。不知甚麼時候。纔掘着金子呢。文紳笑道。你們不要着急。我同秦大哥。發跡的日子。眼前就快到了。正說到此處。忽見顯士慌張張的跑進來。對文紳道。子書。你快穿上袍子馬褂。隨我到院上去。大帥的太太病了。立等着你去看呢。文紳聽了。不覺喜出望外。對洪白二氏笑道。你們看如何。一面說着。便披上馬褂。又戴上大帽子金頂兒。寫了一個府學生員的手本。忽忽的隨着顯士去了。這一次到院。巡捕房那敢怠慢。立刻拿手本上去回。即時延至後宅。一切應酬俗套。不必細表。及至診脈之後。文紳的頭一句話。便將這位大帥同帥太太。說的樂不可支。這病也去了一大半。你道他說些甚麼。原來頭一句便正顏厲色的對馮旭道。生員給大帥道喜。帥太太的脉。確是喜脉。他們按停飲治。按血寒治。全錯了。這幾句話。把一位馮老先生。歡喜的幾乎跳起來。卞氏夫人聽了。也覺着精神一振。旁邊的女僕。却幾乎沒有笑出來。心裏說六十歲的老爹。五十歲的老娘。還會有喜。可眞奇怪了。馮旭定了定神。笑道。先生可拿得準嗎。文紳道。如果不是喜。生員從此摘下牌子去。永不行

醫。大帥是全國的老名宿。豈不知內經上說。女子七七而天癸絕。男子八八而精竭。這還是照普通人說。像大帥同帥太太。聰明壽考。又可多延三五年。怎見得不能有喜呢。如今但用安胎養血之劑。定能收效。所喜上項消散的方中。分兩很輕。而且有參耆爲佐。要不然可就要出危險了。馮旭連連稱謝。陪文紳到書房。開了一個方子。立時取藥。煎好。卞夫人吃下去。嘔吐也止了。腹漲也好了。心口堵截的病也去了。這一來。合署中全把文紳看成活神仙。馮旭又請他天天到署中來。給太太診脈調理。又過了一個月。懷孕居然證實。兩口子又强着文紳。叫他給評斷是男是女。文紳斷定是男胎。馮旭益發歡喜。過了沒有兩個月。便下公事。把陳蘭甫的官醫院院長撤掉。另委呂文紳爲院長。也保了他一個知縣班子。秦穎士薦賢有功。高高掛出牌去。委他署理南昌首縣。這兩個人眞是平地一聲雷。天外飛來的富貴。却可憐陳蘭甫。從此在江西立脚不得。只好請了長假。依然回至上海。掛牌行醫。却說江西撫署。這一天忽然縣燈結彩。車馬盈門。凡本城的文武官僚。一個個頂冠束帶。俱來院署道喜。原來是卞夫人十月滿足。生下一位公子來。方面大耳。又白又胖。直把這位六十三歲的老撫台。樂得手舞足蹈。到了三天開湯餅大會。各官員又來道賀。馮旭特備了上好的酒席

。自己執杯讓坐。一定要叫呂文紳坐首席首座。叫秦潁士坐首席二座相陪。文紳至再不肯。說現有許多位大公祖。老公祖在此。生員一介寒儒。怎敢僭坐。馮旭笑道。今天由不得你。今天的酒。乃是慶功酒。老夫年逾花甲。幸免伯道之憂。全是出於先生所賜。你不坐首座。更有何人肯坐。衆司道也跟着湊趣。同聲說道。老帥年高德劭。天賜麒麟。所以扁鵲應運而來。調元贊化。呂先生神醫濟世。我們大家全仰爲神仙。這首座正是仙翁的座位。誰人敢僭。請呂先生老實坐下。不要客氣了。文紳無法再讓。只得說一聲有罪。漫漫坐下。馮旭又讓秦潁士。潁士如何敢坐。他現署着南昌首縣。睜眼一看。全是他的上司。雖說是大帥有命。究竟官禮怎敢不講。鬧得他謙又不敢謙。坐又不敢坐。踏蹋不安。進退兩難。反倒成了可憐蟲了。後來高低是藩台發話道。從古以來。進賢者受上賞。呂先生醫道雖高。若非秦大哥推薦。也不能進身帥署。當日魏無知薦陳平。得受五百黃金之賜。今日區區二座。尚未足以酬秦令之勞。你就老實坐下。兄弟敢代表大家。決沒有人嗔怪你的。潁士聽藩台這樣說。方纔放心。告罪坐下。以下俱按着次序坐下。大家開懷暢飲。過了幾天。馮旭又保文紳過班直隸州。委他兼充官藥局總辦。秦潁士文升署石鼓營同知。此時文紳居然是大人了。沾門也

是四人大轎。他的夫人洪氏。又時常進院署。同卞夫人閒談。卞夫人感激他丈夫看病的好處。對於洪氏。自然特別優待。便將自己生的公子天保。寄在洪氏膝下作義子。從此便是乾親家了。合城的官紳。誰不巴結他夫妻。文紳倒也不忘本。將古松吟的兩個兒子。一個叫古忠。一個叫古義的。全叫至官藥局中。委古忠管理庶務。委古義爲採買員。此時他的兩個大舅子。洪大經。洪大緯。因爲父死之後。不務正業。吃喝嫖賭。無所不爲。二三年工夫。將祖產花了個精光。洪大經作了一名更夫。洪大緯在烟館中當小夥計。日食三餐。也顧不周全。後來聽說文紳闊了。有心去尋上門。廻想從前沒有一點親情。這時候還有甚麼臉去見人家。只得忍耐着。不敢出頭。這一天實在餓急了。洪大經溜到呂公館門前。只見門前放着三四輛馬車。大門內立着幾個下人。全都穿綢着緞。自己看了看自己的衣服。那裏還敢上前。遠遠的瞧着。少時見文紳送客出來。身披狐裘。頭戴貂帽。面上紅白光亮。與前幾年判如兩人。有心過去叫一聲妹丈。只是膽怯怯的。不敢邁步。直待文紳進去。馬車全走凈了。這纔躡足潛蹤的。來至門前。又不敢一直進門房去。只立在門前張望。被看門的趙二看見了。大喝一聲。那裏來的小賊。敢跑到公館來溜門子。還不快滾。等喊巡警來。牽到局子去。休想

活命。洪大經借着這一么喝。索性跨進門來。先朝着趙二請安。叫一聲二爺。在下有一點事。求你老人家。趙二不等說完。又喝道。快滾。這裏不打發。討飯也要長眼啊。大經陪着笑臉道。二爺不要生氣。在下並不是討飯。是來尋親戚。看門的又喝道。胡說。你睜開眼看。這公館裏上上下下。誰有你這一門親戚。大經又笑道。二爺不要這般說。常言皇上家還有三門子窮親戚呢。你老自當行好。替我說一聲。我就沾了大光了。看門的道。你到底尋誰。也得有名有姓。我好替你說去啊。大經道。我尋的是這公館裏的主人呂文紳。這一句不要緊。可把看門的氣炸了。大聲罵道。混帳東西。你有多大膽子。敢跑來同我家老爺冒認親戚。還敢直叫我們老爺的官印。你這個化子。可眞是瘋了。我叫巡警來。把你牽走罷。大經一聽這話。早嚇得魂不附體。戰戰兢兢的央告道。二爺千萬別叫巡警。據實對你老說。我實在不是冒認親戚。你們老爺是我的妹夫。你們的太太是我嫡親的妹子。因爲七八年沒有走動。所以二爺不認得我。請你老替回一聲。就說洪大經求見。倘或上邊可憐我。給我一點好處。我情願分給二爺三成。不叫你老人家白受累。看門的仰頭一想。不錯。我家太太娘家。彷彿是姓洪。可始終沒看見走動過。這或者倒許不假。也許是這位舅老爺出外去了。沒有混好。

如今尋上門來。我要不給他回。將來叫太太知道了。我這盆飯還吃得成麼。再說他許我三成好處。至少給他一百塊錢。有我三十。這樣俏事。爲甚麽不作呢。想到這裏。立刻換了一副面容。笑道。原來還是舅老爺到了。小人有眼不識泰山。你老人家。千萬別怪。先請到門房坐罷。我這就替你老回去。一面說着。將大經讓到門房中坐下。叫同事的陪着。千萬別怠慢了舅老爺。我上去回話。說罷掉頭便往裏跑。門房的人。全都很詫異。彼此面面相覷。說那裏來的這位花子舅老爺。趙二別是氣迷心罷。不表衆人疑詫。且說趙二跑進後宅。在堂屋立住脚。先對女僕郭嫂笑道。郭大娘。勞你駕。向老爺太太回一聲。說外邊有舅老爺求見。郭嫂也覺着奇怪。但舅老爺是太太的內親。怎敢不回。連忙進屋中。先對洪氏笑道。太太。外面有一位自稱是舅老爺。前來望看。請示太太。可讓他進來嗎。洪氏一聽。不覺臉上一紅。心裏一跳。連忙定了定神。向郭嫂發話道。糊塗東西。你不知道我娘家人。全死絕了麼。那裏來的舅老爺。不要順嘴胡說了。郭嫂吃了這一碰。連忙退出屋門。要想朝趙二發作兩句。睜眼一看。那裏還有趙二的影兒。原來趙二隔着簾子。聽見太太發作。心說不好。我快走罷。別再饒上一個。一直跑到前邊。纔進門房。大經忙站起來。想聽好消息。冷不防。被

趙二左右開弓。打了兩個大嘴巴子。打得大經直翻白眼。旁人看着也莫名其妙。心說方纔恭恭敬敬的。派我們招待舅老爺。怎麼纔一轉臉。便打起來。這事可眞奇怪。大概趙二是氣迷心。一定不錯。衆人心裏猜着。却聽趙二發作道。你是那兒來的餓不死的野驢。跑到這裏來。胡認親戚。就憑我家太太。會有你這樣現眼的舅老爺。快滾開罷。別等叫巡警來。牽你上局子。大經一聽這話。不對。心想這必是他夫妻不肯相認。管門的挨了申飭。所以拿我來出氣。有心再問一問。又怕再吃苦子。只得忍氣吞聲的。走出門房。蹭至大街上。慢慢的走開。再想法子罷。偏巧正在這個時候。忽見郭嫂慌張張的。從裏面跑出來。直奔門房。問趙二道。舅老爺在那裏。快請裏面坐。老爺叫問一問。這位舅老爺。可是姓洪麼。如果姓洪。千萬不要慢待。那是太太的嫡親哥哥。郭嫂這一套話不要緊。把趙二嚇得。幾乎痾出糞來。速忙三步併兩步。跑到街上。見大經已經走出有半箭遠了。撒開腿便追。嘴裏還直喊舅老爺。舅老爺。快請回來。快請回來。大經在前邊。却不曾聽見。趙二腿快。轉眼已經赶上。一把揪住大經的破棉襖。大經嚇了一跳。回頭一看。見是趙二。速忙用兩隻手。將臉捂上，央告道。二爺饒了我罷。我再不敢去了。趙二此時。鬧得哭不的。笑不的。只得給他請安。

叫了一聲舅老爺。你老人家不要生氣。方纔是小的，同你老鬧着玩呢。你老快請回罷。我們老爺。在家裏拱候呢。那知大經一聽此言。立刻拿起來了。搖頭擺手道。算了罷。拿轎子抬我。我也不回去了。趙二見他不肯回去。急的跪下。說無論如何。你老也得回去一盪。要不然。我們怎樣交代呀。大人不見小人怪。你老人家。如果不出氣。我這裏有現成的嘴臉。你老自管用力的打。說着便將臉遞過去。鬧得大經怪不好意思的。只得轉回頭來。說咱們走罷。你總算罷了。饒打了我。我還得聽你的招呼。二人走進大門。郭嫂還在門房候着呢。一見這位舅老爺。不覺倒吸了一口涼氣。向趙二道。你領這位舅老爺。到裏邊來罷。說罷便進去了。趙二帶着他直奔內宅。先在堂屋候着。叫郭嫂進去回話。郭嫂對文紳道。舅老爺已經請了來了。文紳一聽這話。忙躲進套間去。先叫洪氏與他相見。大經一進屋子。不敢驟然抬頭。倒是洪氏先叫了一聲大哥。他這纔仰起頭來。猛然看去。彷彿不認得了。若非在此處相逢。他決然不敢說是他妹妹。只見洪氏身穿一件血灰庫緞的白狐皮襖。青庫緞的大坎肩。却未穿裙子。滿頭珠翠。耀眼生光。再看面上。較比前數年。倒像小了幾歲。大經到此時。羞慚滿面。只得老着臉硬着頭皮。向洪氏作了一個大揖。低聲問了一句妹妹好。洪氏笑道。

大哥這幾年發福。爲甚麼一盪也不到我家來。幸虧妹妹是一個長壽的。要不然。沒了這口氣。你們還不知道呢。大經乘勢說道。妹妹是有福之人。福大壽長。爲何說出這樣話來。洪氏讓他在上首椅子上坐。大經見椅子上鋪着大紅庫緞平金繡花的椅披。自己一身泥土。怎敢在上面坐。笑向女僕道。請你搬一個橙子來。我坐罷。郭嫂也倒識趣。立刻到外間搬進一個花黎小杌橙。上面罩着紅緞子素套。大經跨着一點坐下。洪氏又問他道。嫂子同二哥二嫂都好麽。大經應了一聲好。洪氏又問道。大哥今天來。是專爲看妹子來。還是有旁的事呢。這一句話。把大經問的直翻白眼。遲疑了片刻。方纔答道。愚兄還有甚麼臉。來見妹妹。如今迫不得已。一者來看望你。二者……說到這裏。又咽住。停了一會。纔繼續說道。二者愚兄近年時運不佳。家裏窮得一無所有。可憐你嫂子姪兒。全餓了兩三天了。無論怎樣。求大賢大德的妹妹。看在死去爹娘的面上。救我們一救。愚兄今生今世。也忘不了你的好處。說着流下淚來。洪氏從鼻子裏哼了一聲道。我自當大哥是來看妹子。原來是爲求帮。當日咱爹死時。妹妹窮無立椎。不過借你家房子。遮一遮身體。並不是向你們要吃要穿。你們哥兒兩個。拿着鞭子便赶。那時候我們一家大小出來。要是投河覓井。只怕今天大哥。也沒地

方尋妹妹來了。可歎我們走後。七年工夫。你們並不訪問訪問這個妹子。是否還活在人世。如今沒有飯吃。又想起妹妹來了。你叫我看在爹娘面上。你先要問一問自己。當日爲甚麼不看在爹娘面上。算了罷。咱們從前雖是同胞。從出家門那一天起。早已變成陌路。你不必認我是妹妹。我也不願認你是哥哥。我這屋子狹小。也容不開你久坐。請你早點回家。另想法子罷。這一套話。把大經說得目瞪口呆。不知不覺的。跪在地下。放聲大哭道。妹妹責備我的話。沒有一句不是。我如今也不敢同你認兄妹。只當我是一個討飯的花子。請你救苦憐貧。隨意施捨我幾個錢。我拿這錢作一個小本營生。家裏大大小小。不致餓死。以後再也不來麻煩你了。他一壁說着。一壁又哭起來。正哭得難解難分之際。忽然從裏間走出一人。叫了一聲大哥。親自走過來。將他攙起。大經一看。正是他妹夫呂文紳。不覺羞的滿面通紅。忙立起身來。朝着文紳。又是作揖。又是請安。說妹丈原來在家。我今天特來給你請安。文紳連說不敢當。讓他坐下。慨然說道。方纔你兄妹二位。口角紛爭。小弟全聽見了。岳父老大人在日。待我恩重如山。我一刻也不曾忘記。只是久不見大哥的面。總以爲你家裏還可以過得。沒想到竟自一貧至此。大哥爲甚麼不早來尋我。我也可以替你想想主意。怎麼偏要

等待挨了餓。纔上門呢。咳。可憐呀可憐。大經聽了這一番憐惜話。益發覺着慚愧無地。低着頭一聲也答不上來。文紳掏出靴掖兒來。點了五十兩銀票。雙手遞與大經笑道。這五十兩銀子。大哥先拿回家去。買一點柴米。好度日。容我再替你想主意。大小弄一點事作作。好養家糊口。大經羞羞慚慚的。將銀票接過去。老着臉向他夫妻道。妹丈同妹妹。是大人大量。不記念我當初的過惡。我實在感激你們。從今以後。只有祝妹丈官星高照。早早的戴紅頂子罷。文紳笑道。你我至親。也用不着說客氣話。今天還有事。不能留你吃飯。改天再會罷。大經又作揖道謝。方纔退出去。走到院中。郭嫂低聲向他說道。舅老爺。請你隨我來。還有事呢。大經錯會了意。認着是郭媽要分他的銀子。說有事改天再說罷。我急等着回家呢。郭媽發急道。我的舅老爺。你不要胡疑惑。我們太太。叫我傳你幾句話。你怎麼不識好歹。非走不成呢。大經道。算了罷。你們太太好嘴臉。我看够了。若非你們老爺憐惜我。早就要乘熱赶出門了。還有甚麼好話。對我說的。郭媽道。你這人眞糊塗。你是我們太太的親哥哥。太太心裏無論怎樣疼顧你。面子上不能不把好人讓給老爺去作。你怎樣倒錯怪他呢。這幾句話。提醒了大經。忙答道。我眞是窮糊塗了。說着忙隨郭媽來至下房。郭媽提過一個

包袱來。交給大經道。這是太太叫我偷偷的給你的。裏面有幾件衣服。還有五十兩銀子。叫舅老爺拿這錢作一個小本營生。以後千萬不可常來。倘然有要緊的事。必須前來。這包袱中幾件衣裳。可以拆改拆改。穿整齊一點再來。省得太太臉上不好看。郭媽說一句。大經答應一句。臨走時候。又央求郭媽。將他送出大門。恐怕趙二要履行前約。同他分銀子。郭媽笑道。我的舅老爺。你自管走罷。趙二有多大胆子。敢路刼你。大經這纔放心去了。以後被大緯知道。也照樣尋了一回。他夫妻卻也無偏無黨。又照樣送給大緯一份。足見文紳不念舊惡。所以能夠飛黃騰達。這一年二月。皇太后訪求名醫的懿旨。來到江西。馮旭見了。便想到呂文紳。但是他心中又有點躊躇不決。以爲皇上的體質。不同凡人。如今薦了醫官去。要是治好了。固然是一件大功。倘然治錯了。不但文紳有性命之憂。連我這江西巡撫的前程。也要不保。這眞不是鬧着玩的。正在思索。夫人卞氏。抱着公子天保。坐在他面前。此時天保已然能夠呀呀學語。伸着小手兒。意思叫馮旭來抱他。老頭子忙把他接過來。把着他的小手兒。替自己綹鬍子。心中說不出來的快活。向夫人卞氏道。我們夫妻。以風燭殘年。保有這一點骨血。不可忘了呂文紳的好處。假如當日不遇着他。不但這孩子毫無指望。連你的

性命。還要不保呢。卞氏道。老爺的話誠然不錯。我們對於文紳。總要想一個特別的法子。叫他大闊一闊。纔算得知恩報恩。僅僅派他作一個醫長。據我看。還有點對不起他呢。馮旭道。目前倒有一個大闊的機會。只是我又游移着不敢叫他去。恐怕是愛之適以害之。夫人忙追問甚麼原故。馮旭將朝廷求醫的事說了。夫人笑道。這怕甚麼。你自管薦他前去。我敢保皇上的病。若遇着了他。必然能手到病除。有這樣好機會。你又畏首畏尾起來。眞眞可笑。馮撫台被太太說活了心。便立刻叫文案處繕具奏摺。又將呂文紳請來。將這番意思。向他說知。文紳對答得好。說生員醫學疏淺。本不敢冒瀆天威。但既出於大帥知遇。我們作臣子的。理應報答皇恩。生員前去。叨庇聖天子的威靈。或者能藥到回春。也可表明大帥愛國忠君的美德。馮旭聽他肯去。心中十分歡喜。立刻傳諭藩署。支給他一千銀子作路費。並催他早日前往。不可遲延。文紳答應下來。回至家中。叫他夫人洪氏。收拾行裝。定於三月三日起程。起程以前。又到撫藩學縣道府各署去辭行。這些人都知道文紳此去。是要覲見天顏。皇太后皇上。也許要問他江西的民風吏治。大家全盼望他說一句好話。誰不格外巴結。藩台送路費一千元。學台送三百元。縣台送三百元。其餘府道。也有三百的。二百的。一百八

十的。這一次秋風。足足打了三千多塊。文紳起程赴京。一路之上。不必細表。及至到了北京。先赴太醫院報到。此時太醫院院長姓蕭。是北京人。資格很老。還是同治皇上最得意的御醫。歷數十年資格。升到院長。文紳拿手本去參謁。蕭院長傳見。問了問他的履歷。又口試他的醫學。文紳對答如流。蕭院長倒是很佩服的。談了許多工夫。院長忽然長歎了一口氣。向文紳道。馮撫台太多事了。你老哥此來。就擎着担一個充軍的罪名罷。文紳聽了。不覺大驚失色。若問所因何故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慈禧之陰險狠毒。甚於蛇蠍鬼蜮。據宦者云。光緒之病。確非必死之病。實誤於醫藥亂投。慈禧對醫官之監視。至爲嚴厲。徐靈恍之被譴。亦係事實。蓋慈禧志在死光緒於己身之前。好保全一班后黨。二人之崩逝。僅隔一日。慈禧之願償矣。然清社亦墟矣。

寫呂文紳之窮達。爲讀書人吐氣不少。人情冷煖。世態炎凉。一一活現紙上。蘇季子之位尊多金。尙無此刻露也。

馮旭不納妾亦能生兒。點醒闊老處。確有益於人心世道。蓋納妾求子。直然是造孽。常見有納妾數房。膝下依然烏有者。是亦不可以已乎。

蕭雨三迎頭一拍。不惟文紳摸不着頭腦。即閱者亦滿腹猶疑。急欲知下文之究竟。是文字善於收煞處。

第二十九回　受遺詔賢相運機謀　撞宮門奸王遭呵叱

話說呂文紳聽蕭院長如此云云。不覺把他嚇了一跳。連忙追問原由。院長蕭雨三道。老弟。我看你是同道中人。並且是讀書人面目。所以我纔剖肝瀝膽。對你道這些話。要不然。此中秘密。是不能輕易洩漏的。我第一句先要問你。你此次來。是想把皇上治好了。還是想把皇上治死了呢。文紳見這話。不覺嚇了一身大汗。連忙低低說道。請院長聲音放低些。晚生可担不起這欺君之罪啊。蕭雨三拈髭微笑道。你眞是鄉下老二。初進皇城。還認不得東南西北呢。實對你說罷。你此來要想盡心竭力。給主子治病。至不濟也得把你發往軍台。遇巧了。吃飯的傢伙兒。就許長不牢穩。這一說。將文紳更引入迷魂陣去了。他想問又不敢。只是呆呆的發怔。雨三道。要論皇上的病。本來並不算重。北京太醫院那幾位高明醫官。足能替他治得好。本來用不着到外省去請。可惜這些人全抱着一個食君祿。報君恩的思想。誰也不肯昧起良心來。下毒藥。

下反藥。因此皇太后纔把這些人。一概棄置不用。反倒從外省去尋醫生。他老人家的意思。最好尋一個莽大夫來。一劑藥把皇上送了終。便算如了心願。其實你眞把皇上治死了。他心裏雖然感激你。面子上依然還要拿你治罪。好遮掩臣民的耳目。你要將皇上治的有一點起色。他不定抓一個甚麼差兒。輕者將你遠遠的貶出去。重者略用一點手法。把你治死。你死了全沒有地方訴委曲去。請你想一想。這個差事。可難當不難當呢。說罷長歎了一口氣。文紳此時。越想越難過。自己在江西好好的兩份差使。安閒自在。有甚麼不快活。却要跑到北京來。尋一個熱決的罪名。豈不是神差鬼使。想到這裏。兩眼中的痛淚。不知不覺的雙雙落下。搶行兩步。跪在蕭雨三面前。哽咽說道。晚生是一時執迷。自投羅網。無論如何。得要求院長救我的性命。不但晚生感激。便是一家老小。也戴德不盡了。雨三忙將他拉起來。說老弟不必心焦。我既然指示迷途。便要救人到底。你自管放心。決不能傷了你的性命。文紳再三稱謝道。院長這樣熱心。晚生無恩可報。只有拜在院長門下。北面稱弟子。聊表寸心就是了。說罷又重新行禮。拜認老師。雨三本是醫界中老前輩。便也居之不疑。受過他的禮。便附在文紳耳旁。告訴他如此這般。便是消災救難的妙用。文紳恍然大悟。笑道。到底是

老師學問閱歷。迥不猶人。這樣應付。眞可稱無上的妙法。門生遵辦就是了。師徒二人。又談了幾句閒話。然後告辭回寓。第二天。太醫院院長。便奏呈皇太后。說江西巡撫保薦的醫官呂文紳。現已來院報到。何日到皇宮請脉。請示遵行。太后却急不暇待。便傳出諭來。明日午後。着該院長帶領呂文紳。給皇上診脉立方。不得有誤。並傳諭臨時由皇太后親往皇上宮中。詢問病源。敬謹伺候。這道懿旨傳出來。不知道的。還認着是他母子情切。其實蕭雨三心中早明白了。當日晚間。先敎給文紳禮節。直演了多半夜。方纔熟悉。次日一早。草草吃了一點點心。師徒兩個。一同進宮。先到值日房。同伺候光緒的太監張得祿會見。雨三替引見了一回。文紳少不得先封好二百塊錢。送給得祿作點心費。太醫院本是窮衙門。當太監全知道的。因此對於文紳這二百元錢。倒還沒有不滿意之處。及至皇太后駕到。先召文紳。告誡了一番。說皇上受病甚深。經過多少醫官。不曾治好。你既是馮旭保薦。醫道一定是可靠了。你可要精心用意。替皇上治病。如能治好。我必特別超遷。優加賞賜。太后說到這裏。文紳碰頭謝恩。連雨三也隨着碰頭。太后又道。倘然治錯了。或是不見功效。你可要仔細你的頭顱。一句話將文紳嚇出一身冷汗。只有碰頭。那裏答得上一句話來。少時太后吩

咐他起來。給皇上請脉。文紳恭恭敬敬的立起來。到光緒御牀前。評了一回脉。又奏道。小臣呂文紳。得要瞻仰聖顏。望一望氣色。纔敢斷病。得先求皇上赦罪。纔敢抬頭。光緒有氣無力的。說了一句赦你無罪。文紳慢慢仰起頭來。不覺嚇了一跳。原來他診脉時候。脉象已經微細得無以復加。及觀看光緒的顏面。瘦的兩顴隆起。二目深陷。如白紙一般。那有一點血色。要躺在牀上。說是死過三天的人。一定有人肯信。可是有一樣。別看瘦弱到這種樣子。兩隻眼睛。却仍然神光炯炯。一對眼光。嚇得文紳又低下頭去。診過了脉。太后又叫至面前。問皇上的病。到底怎樣。文紳奏道。皇上的病。純是肝木尅土。故此脾虛胃弱。不能進食。此時補既不宜。瀉又不可。只好暫用開胃扶脾的藥。慢慢調理。將來總有見效的一天。倘求效過急。難保不發生。：：：說到這裏。又連連叩頭道。老佛爺聖明。以下的話。小臣也不敢妄奏了。太后點頭會意。又吩咐了一番。文紳方纔退下。繕寫藥方。恭呈御覽。無非是益仁。蓮子。圓肉。山藥。玉竹。扁豆。之類。太后看了看。說這方子倒還穩當。趕緊選藥給皇上吃罷。說罷退回自己宮去。單說呂文紳隨着蕭雨三出來。雨三給他接風賀喜。請他在前門外致美齋吃飯。雨三道。你眞好時氣。今天我替你揑着一把汗。怕你一句話回錯

了。便有性命之憂。幸虧這位佛爺。天顏和霽。同你的人緣着實不錯。要不然。眞不堪設想了。文紳道。這全仰仗老師的提携。門生有甚麼把握。今天天威咫尺。實在把門生嚇壞了。門生在江西時候。終日同撫藩學臬。在一處盤桓。從不懂得甚麼叫官威。今天可實在有些胆怯。皇太后雖然可怕。到底慈顏和悅。倒不覺着怎樣。惟有皇上的一對龍目。神光照耀。我看了到現在還覺着心悸。可見古時候景吳三桂那樣奸雄。見着梁武帝明桂王。還要汗流浹背。並不是虛語了。雨三點頭歎息道。老弟。這話何常不是。可憐這位英明絕世的皇上。只因受了母后的挾制。如今鬧得求生不生。求死不死。也實在可憐極了。你到底看他的病怎麼樣呢。文紳搖頭道。扁鵲復生。也不易爲力了。至多再耗上半年。今年冬月。一定逃不出去。老師教給我的法子。倒是恰當其可。只能用些菓子藥扶養着。對付一天說一天。不要說皇太后不願他好。縱然願意他好。我們也沒有這大本領。二人喝了一回酒。文紳又低聲對雨三道。門生還有一件事。要向老師稟明。老師看皇太后有病無病。雨三道。怎麼沒有病呢。他老人家的病。不發現則已。一發現便不能治了。文紳道。老師的眼力。實在不差。太后面上已經現出一種死人的顏色。大概總因爲憂勞過度。心氣太虧。專用參茸扶着。所以能勉强

支持。將來一扶不住。便是死症。老師看門生這話。可是不是呢。兩三道。一點也不錯。但是這些話。不過我師生二人心中明白。千萬不可對旁人說。文紳連聲答應。從此以後。文紳總是隔一日進一次宮。光緒吃了他的藥。雖無起色。倒還覺着舒服。轉眼已經半年。一交冬令。光緒的病。一天重似一天。眼看着不中用了。皇太后雖然心中歡喜。面子上却假作愁煩。此時恩親王見光緒病重。知道不定那一天便要駕崩。他便起了不良之心。以爲皇上一死。這個寶位。應當何人承受呢。若論親支近派。倫貝子是道光皇上曾長孫。在同治駕崩時候。本就應當立他。如今他已年長。又錯過應立的機會。自然提不到了。要按着門次論。敦親王這一枝。要算得長房。但是端王瀾公。早已獲罪遠徙。大阿哥溥俊。又被廢了。這一門也毋庸議。其次便屬着恭王。當年老恭親王。本與咸豐最近。咸豐是恭王的母親扶養長大。因此他二人如親兄弟一般。要以恭王的後代。入承大統。也算名正言順。無奈現在的小恭王溥偉。脾氣乖張。年紀也有二三十歲了。一旦立了他。勢必乾綱獨斷。大權自操。我這軍機大臣。便有些坐不牢了。這個人必須將他打消纔好。至於醇親王載豐。雖是今上的胞弟。但是輩數不合。萬無再立他的道理。思前想後。覺着道光這一門的親支近派。並無可以繼承大

統之人。我恩親王的支派。雖然少遠一點。但是我作了三十年的軍機大臣。國內的滿漢大臣。國外的各友邦。差不多全都同我有點密切關係。我此時若運動他們。助我一臂之力。我那兒子載興。便可以有皇帝之分。這眞是千載難逢的機會。我豈能輕輕放過。想到這裏。便暗暗的將他那心腹大臣項子城。請到自己府中。先用話試探他道。老弟。你看皇上病已加重。不定那一天。便要發生凶變。老夫爲這事。愁的日夜不能合眼。老弟久歷封疆。一定有甚麼應變之術。咱們預先討論討論。也省得臨時措手不及。項子城翻翻眼睛。心中已明白了一半。便答道。老師王乃是多年的老政治家。一定胸有成竹。門生怎能仰贊萬一。恩王笑道。你太客氣了。這乃是國家大事。不必推讓。你有甚麼見解。自請直說。我此時方寸已亂。所可恃的。只有老弟一人。其餘如莊之山。是一個愚腐不過的老書呆子。戴鳴恩是一個無用的廢物。小醇王更是少年浮躁。難當大事。你叫我去問誰呢。子城道。既然老師這樣的推心置腹。門生還有甚麼不肯說的。據門生想。主子的病。既然不能望好。如今最要緊。就是繼承皇位之人。此時若不預備好了。一旦變生意外。難免奸人乘隙搗亂。那時倘有野心家。挾持一二近支宗室。傳檄各方。同我們搗起亂來。還眞有點不易應付呢。恩親王道。老弟的話

。可謂先獲我心。我此時最着急的。也爲的是這個問題。不過繼位之人。實在有點不易物色。說着又將道光這一枝的情形。重新對項子城述說了一遍。子城道。這有甚麼難解決的。從古道。有嫡立嫡。無嫡立賢。假如此時要有咸豐皇上的子孫。那是沒得說了。咸豐既然絕後。便當於大宗中選立聖賢。豈能再拘拘於道光一派。子城這一席話。句句打入恩王的心坎中。知道這位項先生。可以引爲同調了。便將他引入一間密室中。如此這般。將心腹話全對子城說了。子城道。師王雖無此意。門生也想進言。何況你老人家。早已算計好了。門生那有不帮忙之理。但是此事關係太大。必須格外愼重。最好先從外邊着手。朝裏幾個人。暫時先不要叫他們知道。俟等各省督撫同帶兵官有了表示。再運動各國公使。出頭贊成。那時朝內幾位愚腐先生。再想反對。也不能發生效力了。恩王鼓掌贊成。便託付子城。代他運動。子城道。運動不是空口能行的。必須先備好一筆運動費。常言有錢能買鬼推磨。那些帶兵有實力的人。要不叫他們看見銀子。他們焉肯出力。冒這種大不韙呢。恩王聽見拿銀子。總覺着有點心疼。忙問子城得多少。子城想了想。回道。請師王先撥一百二十萬罷。據門生看。這事要全辦妥帖了。至少得用五百萬。門生可以孝敬二百萬。再多了實在拿不出。師王必

須籌妥三四百萬。纔有把握。要不然。恐怕不易成功。恩親王聽說得用這許多銀子。心裏便有些怔忡不定。但是這大問題。人家既肯帮忙。又肯助欵。要再拒絕。說籌不出。似乎太難爲情。便狠一狠心道。三四百萬。這數目未免太多些。老弟能設法替我儉省一個。便可少出一個。子城大笑道。師王太想不開了。你老請想。這件事如果運動好了。萬里江山。全入了你們掌握。區區數百萬欵。又何足言。恩王點頭稱是。其實他心裏實在有些難割難捨。當時只得忍着肚痛。寫了一張匯豐銀行一百二十萬的支票。交給子城。子城藏在身邊。告辭去了。這裏恩親王却叫過載興來。把這件事對他說了。囑咐他暫在家中靜坐。千萬不可出門。倘然在這時候。闖出禍來。便是失千載難得機會。打消了萬世一系的皇位。載興聽了。歡喜的手舞足蹈。彷彿駕起雲來一般。滿口的應承道。父王的聖諭。孩兒一定謹遵。將來我要作了皇上。父王便是太上皇了。我那媽媽。便是皇太后。我的媳婦。便是皇太妃。恩王大喝一聲道。胡說放屁。我的側福晉。纔是皇太妃呢。怎麼你的媳婦。也是皇太妃。看你這樣糊塗。那配身登九五。莫若叫復兒去。倒比你强的多。原來載復是恩王的第二兒。較比載興略好一點。因此老頭子氣急了。纔說出這樣話來。那知載興却信以爲眞。氣憤憤退出去。便同

他幾個打手把式匠商議。要把他弟弟載復治死。這些打手全不敢應承。一口同聲說。我的爺。這件事我們可不敢作。倘然叫老王爺知道。這吃飯的傢伙。就長不住了。載興道。混帳東西。你們平日吃孤家的俸祿。常言養兵千日。用兵一時。如今用着你們了。却推三阻四。不要忙。等孤家早晚作了皇上。把你們這些人。一個個全都開刀。看你們還到甚麼地方吃飯去。這幾句話。把大家說了一楞。內中有一個把式匠姓甘名回。是南皮縣人。此人雖是粗魯漢子。却有細心。一聽載興的話。知道內中必有文章。便用偵探手段。對載興道。爺如果眞能作皇上。便是赴湯蹈火。我們也去。因爲爺作了皇上。老王爺便也奈何我們不得。爺倘然不能作皇上。我們眞把二爺殺了。那時候老王翻臉。叫我們抵償。便是爺也沒有法兒救我們的性命。甘回這幾句話。分明是要刺探此事的虛實。可憐載興是一個草包。如何懂得此中奧竅。便瞪着眼道。你們當我說瞎話麼。實對你們說。老王爺已經預備好了。還有項大人帮忙。俟等皇上一晏駕。我便即日登基。你們此時不給我效力。將來還想在金殿討封麼。這一席話。將大家說得目瞪口呆。彼此面面相觀。不敢作聲。到底是甘回有急智。連忙向載興擺手使眼色。低低說道。爺要低聲些。這是何等大事。倘然聲張出去。還了得麼。爺既有這大

希望。暫時先在府裏忍幾天。千萬不可出門。倘然走漏風聲。被外間知道了。現在親支近派。誰不想奪那個地位。要使出刺客來。一個冷不防。爺便有意外的危險。先保全自己要緊。別想着刺人了。最好先叫一班弟兄們。晝夜輪流着護駕。小人情願在外邊去巡風。倘有甚麼信息。我先來報告。這可不是鬧着玩的。載興平日。雖然倚仗他老子的勢力。橫行無忌。可是胆子却非常的小。要一時離開這一羣打手。他連一個大屁也不敢放。可是湊在一處。便要闖禍招災。甘回的話。不但將載興嚇住。連那一些打手。也說的毛骨悚然。大家異口同音。全說甘教師的話一點也不錯。我們大家。寧可小心過度。可別担着意外危險。爺先屈尊在府裏住幾天。我們大家也好保駕。俟等榮登九五的那一天。自然全放心了。這外面巡風的責任。眞得甘教師去。因爲他精細。而且認識人多。一定不至誤事。事不宜遲。就請他先走一步。我們先把爺捧到銀鑾殿去。大家團團圍起來。決不至再出甚麼意外。衆人你一言我一語。把個載興更說的惶惶無主。彷彿眼前便有八個刺客圍着他轉。見神見鬼的。領着這一班人。眞躲到銀鑾殿去了。又催着甘回。急速到外邊去巡訪。甘回巴不得這一句。又向載興要了三百銀子。作偵探費。急急忙忙的。跑至府外。他那裏是去巡風。原來是跑到莊之山宅裏

去報信。因爲他與莊中堂是同鄉。而且還沾一點親戚。莊中堂託付他。刺探恩王府的消息。每月津貼他五十兩銀子。他得着這樣重大消息。那有不去報告之理。這宅裏是他走慣了的。也不用門房去回。當日夜間掌燈以後。他慢慢的溜進宅中。先見莊中堂的少爺。莊衡。將他拉到背靜去處。說有軍國大事。得面見中堂回話。莊衡便領他去見。此時之山正在書房。閱看外省信件。見甘回走進來。知道必有重要事體報告。忙將信件放在抽屜中。甘回請過安。在一旁侍立。並不開口。之山道。你今天來有甚麼事。這屋裏並無外人。你自管說罷。甘回躬身道。回中堂話。今天稽查來報告的事。不比尋常。非在密室中。連中堂左右近人。俱都屏退。是不敢輕易說的。之山見他說的這般鄭重。也就不敢怠慢。叫公子舉着手燈。在前引路。自己同甘回走入一間極幽靜的密室。是中堂平日養靜的所在。左右侍役之人。非招呼不得進來。到了這個屋子。公子將手燈放在桌上。中堂一擺手。他趕緊退出去。老先生又親自將門上了鎖。然後坐在一把竹椅上。向甘回道。此時四壁無人。出你之口。入吾之耳。你就從實的報告罷。甘回又向四壁看了看。果然僻靜非常。鴉雀無聲。這纔湊至中堂耳旁。低低聲音。將載興所說的話。一字不遺。全對莊中堂說了。中堂大吃一驚。忙問這話可確麼

。甘回道。倘有半字虛言。欺朦中堂。甘當斧鑕之罪。又把用計穩住載興的話說了。之山道。如此好極。你不可久在外邊。可急速回府去。先用威嚇的話。將載興拘住了。不要放他出來。我自有法子處理。甘回告辭要走。之山又把他叫住。囑咐道。此事你不要再對第二個人說。且須嚇住你們的同伴。不要在外邊胡說。將來我必保你特別勞績。甘回謝了。中堂開門放他出去。又遲了一刻。便吩咐套車。也不說到那裏去。只吩咐到後門。直待出了後門。纔說明到醇王府。來至府門。管門的褻衣。見是莊中堂。怎敢怠慢。立刻去回王爺。王爺叫請在後宅相見。又吩咐用竹轎。抬中堂進來。因爲王府宅院很深。若由前門到後宅。差不多有二里路。莊中堂乃是三朝元老。同老醇王的交情很厚。所以醇王載豐。隱然以父執相待。特派近侍太監。用竹轎將中堂抬至後宅。載豐降階相迎。携了中堂的手。笑道。夜深寒冷。怎麼老先生還肯降臨。之山道。軍國大事。不得不來。進至屋中。便請王爺將左右屏退。先問皇上的病。到底怎樣。醇王見問。不覺流下淚來。低聲道。主子的病。是不能望好了。前幾天倒還清醒。這幾天時常暈厥。只怕不是好兆。並且還有一件大事。中堂未必曉得。是皇太后的病。他一天重似一天。他老人家。又不肯吃藥。不許在外聲張。所以在朝的人。全

不知道。還是太監李得用。偷偷對我說的。前天皇后召見我。也當面吩咐。說主子的病。只怕就在早晚。皇太后的病。又一天重似一天。你是皇上的胞弟。得要在宮侍疾。以備非常。我當時含糊答應了。只是心裏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。正待到中堂宅裏。同你面議。却不想中堂枉禮先施。此事必須求中堂畫策。或者咱們幾位軍機大臣。先開一次會議。公共決定一個法子也好。之山聽了。連連擺手道。使不得。使不得。倒是皇后的聖諭。實在所見者大。眞不愧女中堯舜。此事王爺若不担當起來。早晚必要發生大變。隨將恩王父子。謀奪皇位的情形。詳細對醇王說知。醇王嚇的面如土色。一手揪住莊中堂道。這事却怎麼處。之山道。王爺不必着慌。學生却有個計較在此。但是事不宜遲。今天夜裏。學生便隨同王爺進宮。先朝見皇后。將外邊一切情形。詳細奏明。再請皇后帶領着去見皇上。皇太后。三面奏明。商議一個萬全的法子。先發制人。庶幾可以消除隱患。一旦變生意外。前途可就不堪設想了。醇王道。中堂的話很是。我們刻不容緩。這就進宮。之山道。千萬嚴守秘密。別叫外間知道。倘然走漏了風聲。他們生搶硬劫。那就不得了呢。於是二人同坐了一輛馬車。也不帶護衛隨從。一直進宮。好在醇王原掛着領侍衛內大臣的職銜。所以裏面的幾道宮門。並無攔阻

。此時皇后正在宮中侍疾。值夜太監張得祿。把守宮門。一見是醇王莊中堂。便詫異道。王爺同中堂。爲何三更半夜進宮。莫非外間發生了甚麼重大事情。之山擺手。不叫他高聲。問皇后可在宮麼。得祿道。已經兩三天沒離開這裏了。醇王道。勞你駕。啓奏皇后。就說載豐同莊之山。有國家大事。必須當面奏明。無論如何。也得即刻召見。遲了恐怕發生意外。德祿怎敢怠慢。立刻去回皇后。皇后傳旨。就在宮內外殿召見。自己升了寶座。由德祿將二人引進來。少不得先行君臣大禮。便請示皇上的病狀如何。皇后抹着眼淚道。可憐主子的病。一天重似一天。眼看是不得好。到如今皇儲未立。國本動搖。二位卿家。可有甚麼善法嗎。載豐見皇后這樣問。便乘勢碰頭。將外間的消息。一一奏明。皇后大驚道。這還了得。本來項子城同主子。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他生怕主子駕崩。繼立的是親支近派。將來給主子報仇。他便沒有活路了。所以架出奸王來。要實行那篡奪的勾當。二卿若不早早設法。只怕連你們全有危險。皇后這話。將載莊二人。全說得毛骨悚然。之山道。皇后聖諭。所見甚大。事不宜遲。我們得見皇上。在病牀受過遺詔。將來名正言順。便不怕他們生心了。皇后也贊成此議。說二卿暫在外殿等候。哀家先進內殿。奏明主子。你們候召再進來。說罷便進內殿

去了。等有了兩刻鐘。見張德祿出來。招手道。聖上有旨。宣載豐莊之山進殿。二人隨着進來。在病牀前跪下。但聽光緒有氣無力的說道。你二人抬起頭來。朕有話面諭。二人將頭微微抬起。這慘綠的電燈光中。看皇上面目。簡直同活鬼一般無二。因爲他病久了。怕燈光。所以用綠紗把電燈罩起來。陰森森的。本來就可怕。再加上病人臉上的氣色。白中透綠。綠中透黃。用燈光映起來。看着十分可怕。二人到此時。眼中的痛淚。早不知不覺的流下來。再看皇上。反倒慘笑道。你們不必傷心。朕大數已盡。就在這三五天內。便要回去了。趁着我尚有這一口氣。有幾句遺詔。當面授給你們二人。你們拿我的遺詔。去見皇太后。就傳我的諭。說朕一生以來。無事不聽太后的命令。如今要死了。這遺詔的事。可必須完全由我作主。一個字也不得更改的。二人碰頭答應了。皇上又吩咐莊之山。拿紙筆記了我的話。德祿忙把紙筆硃盒。放在牀沿上。之山先將方纔的面諭記好了。又擎着筆。靜候皇上發言。他此時已經喘作一團。說不上話來。皇后親自捧過半碗參湯來。漫漫呷了兩口。又停了一會。纔繼續說道。載豐的長子溥儀。入承大統。纔說得這一句。嚇得載豐連連碰頭道。求皇上天恩。收回成命罷。臣實在不敢當。而且國利長君。請皇上於皇族之中。別選賢能。光緒大

業。臣的兒子年齡幼稺。決担任不起這大事來。說罷又連連碰頭。皇上惱了道。朕的遺詔。你敢不遵麼。這一句又把載豐嚇壞了。碰頭道。臣怎敢抗旨。主子怎樣吩咐。臣等怎樣照辦就是了。光緒聽這話。面上又有了笑容。接續說道。朕未崩逝以前。先將溥儀帶進宮來。在南書房讀書。莊之山記完了。皇上又說道。朕的這皇位。本是穆宗毅皇帝的。如今溥儀的名分。可仍然承繼與他。朕只算一個閏統罷了。這最末一句。之山擎着筆。却不肯記錄。用眼看着皇后。意思是叫他開口說話。皇后到此時。恍然大悟。朝着皇上哭道。主子。你難道不念夫妻之情麼。我跟着你受了半輩子的折磨。並不曾生得一男半女。如今你要撒手歸天去了。拋下我這寡婦。連一個兒子也沒得承繼。我還活在世間作甚麼。倒不如死在你的眼前。雖然生不同衾。倒賺一個死得同穴。說罷抄起一柄剪刀來。回手便要自刎。嚇得張德祿忙上前把住皇后的手。說道。娘娘。這可使不得。此時載莊二人。也磕頭如搗蒜。連說娘娘不要尋短見。主子還有旨呢。光緒看見這情形。長嘆了一口氣。對之山道。你寫叫溥儀兼祧罷。又朝着皇后慘笑道。你也作幾年皇太后。補一補從前的苦楚罷。皇后叩頭謝過恩。又拭淚道。主子不必狐疑。我並不是想作皇太后。好獨攬大權。因爲名不正。則言不順。假如溥儀

不兼祧。那保育聖躬的責任。當然由瑜貴妃担負。妾身同瑾妃。便成了無主的孤魂。還能在世上活着嗎。光緒點點頭。又吩咐載豐道。你明天將溥儀帶進來。我還要看看他。載豐答應了。又叫他二人帶着遺詔。急速到慈寧宮。面見皇太后。報告一切。二人叩頭退下來。之山捧着遺詔。載豐在後面跟隨。張得祿在前引路。及到了慈寧宮。先會見李得用。探聽皇太后的病勢如何。得用含着一包眼淚道。老佛爺發昏好幾次。可憐無人侍疾。只有瑜瑾兩位娘娘。同榮壽大公主。現在這裏。佛爺三番五次。叫召你們幾位軍機進來。有懿旨面授。是大公主攔下了。說病到這個樣兒。不能再勞神了。恰好你二位來。這是再巧不過的事。你們先候一候。等我奏明了。請旨罷。二人在殿門外候着。候了不大工夫。得用出來。將二人引至皇太后的御榻前。一齊跪下。太后道。難得你們半夜三更。還記掛着國事。前來問安。我心裏也是歡喜的。不過我這病。是不能好了。心裏有許多大事。也不知從那一樣說起。最難過的。就是皇上也病成那種樣子。將來付託無人。我母子一旦不諱。叫我如何放心得下。你們這次進宮。可曾到皇上宮裏。看看他的病嗎。之山乘勢將遺詔高舉着。如此這般的。把方纔的事。詳細向太后奏明。太后點點頭。叫得用將遺詔接過來。又遞入自己手中。看了一遍

。向載莊二人道。也好。就是這樣罷。除此之外。也想不出旁的法子來。之山聽了這話。忙向得用。索過硃筆來。在詔後大書奉皇太后懿旨。如詔辦理。寫畢又叩頭道。臣尚有一事。須奏明皇太后。只是不敢啓齒。太后道。你自管說。我決不怪你。之山隨把恩王的陰謀。隱隱爍爍的。說了幾句。太后本是聰明不過的老政治家。又經過多少次大難。閱歷極深。這事一說他就了然了。微微一笑道。這也有甚麼難處。你二人想一想。可有妙法。將恩王同項子城。先調開麼。之山低低的奏了幾句。皇太后連說好好。就是這樣。你們下去傳旨罷。二人叩頭退下來。也不回府。先到軍機處。將遺詔壓下。暫不發表。却擬了兩道旨意。一道是派恩親王即日到東陵普陀峪。查看皇太后陵寢的工程。一道是派項子城。即日到西陵易州。踹訪萬年吉地。凑好了。交給李得用。請他明日早晨。在軍機處當衆發表。得用平素同恩王本有嫌隙。又兼載興因爲爭一個妓女。同他姪兒打架。把他的胞姪李貴清打壞。更結下深仇。此番聽說恩王要替他兒子載興。謀奪皇位。心中大不謂然。便對太后說。載興平素在北京。種種豪橫不法。此人若作了皇上。臣民不服。將來大清的宗社。全要有危險的。皇太后便派他督催恩王項子城。急速分往東西陵。不得延誤。二人見有太后的旨意。怎敢違拗。立

刻帶幾名隨員衛隊。分投前往。這裏醇親王載豐。見太后允了皇上的遺詔。知道這皇位一定是他兒子承受。決沒有含糊了。說不盡心中的快活。急忙忙去見福晉。報告這個喜音。却說醇王的福晉。乃是榮中堂的女兒。當日也是皇太后指的婚。這位福晉。自幼讀書。學問倒是不錯。只因中堂在日。並無子息。膝下只有這一位千金。眞乃愛如掌珠。無求不遂。一切衣服粧飾。俱同男子一般。有時候騎馬出遊。道旁的人。全認着是一位美男子。便說是中堂的阿哥。誰敢拿當姑娘看待。及至十九歲上。嫁了醇王。轉過年來。便生了溥儀。因見他方面大耳。生得玉雪可愛。小夫妻格外用心。挑選了幾個奶母。又派了幾個看護的女僮。終日在府中。以鬬弄小兒爲樂。這一天福晉正在屋中。哄着溥儀玩耍。他已經五歲了。又因生得肥壯。走路很穩。說話也很靈。大家正引着他說笑。只見載豐冒然進來。向大家正色說道。你們要小心。不可磕碰了聖躬。又向福晉道喜道。恭喜福晉。你的兒子。已經承繼給皇上了。不日便要身登九五。這眞是天外飛來的富貴。你說可喜不可喜呢。福晉正在引鬥孩子。尚未聽得十分清楚。又追問是怎麼一件事。載豐將夜間的情形。從頭至尾。詳細說了一遍。他想福晉聽了。一定歡喜。那知這位貴婦人。不聽猶可。聽罷了臉上神色。陡然改變。紅潤

的粉面。立刻變成黃色。兩眼的急淚。直流下來。伸手將溥儀摟在懷裏。放聲大哭。一面哭着。還兒肉心肝的。數落着。引得溥儀哇的一聲。也哭了。載豐嚇了一跳。忙追問這是甚麼原故。福晉迎面啐了一口道。你這糊塗東西。眞是香脂油塞了心竅。放着好好的兒子。不留在家裏尋開心。却送到宮裏去作皇上。你看着皇上好。我看皇上。簡直是永遠監禁。你哥哥倒是皇上呢。到底落了甚麼好結果。比如他要不作皇上。在府裏當他的親王。那樣兒不快活。我們好好的兒子。爲甚麼要去學他呢。無論如何。我的兒子。決不能放他去作皇上。誰想作就叫誰去。我們也不羨慕他。說着又將溥儀摟得緊緊的。只不放手。載豐本來懼內。見福晉這樣不依不饒的。那裏敢再說話。發了半天愣。方纔答道。我何嘗樂意將兒子送進宮去。這是今上的遺詔。連老佛爺全不敢不遵。我長幾個腦袋。敢抗遺詔。實不相瞞。我已經碰過一回釘子了。你如果不信。可將莊中堂請來。當面問他。就知道我的難處了。福晉道。豈有此理。這是勉强的事麼。你怎樣應許的。怎麼回復他。有甚麼難處。我也不管。載豐見這情形。知道再同他說。也是枉費唇舌。只得出來。派本府長史。立刻將莊之山請來。把方纔的話對他說了。請他代爲畫策。之山道。這倒沒要緊。請王爺同我去見福晉。保管一說便

妥。載豐同他到內宅。本來之山同榮中堂。是盟兄弟。論起世交來。福晉還是他盟姪女。未出閣以前。同之山也會過幾次。今日見面。在莊中堂固然不敢同他抗禮。可是這位福晉。倒還念舊。稱呼他是蘭伯。之山連說不敢當。後來說到入嗣大統的事。福晉仍然不肯依從。莊中堂笑道。福晉的意思。是怕阿哥入宮後。不能見面。其實這是多慮了。福晉是他的生母。有保育聖躬之責。將來天天可以進宮看視。況且皇后爲人寬厚。是一位女中堯舜。與皇太后性質。迥乎不同。太后的神氣。不過早晚之間。將來嗣皇在皇后手裏過日子。是決然受不着一點委曲的。福晉自請萬安。將來萬不會照今上的樣子。這幾句話。將福晉說活了心。便要求莊中堂。將來須向皇后陳明。得准我住在宮中。看護皇上。我們纔能遵旨承嗣。要不然就是砍了頭去。也是不能奉詔的。之山一一應允。看看天已過午。忙催着載豐。保護嗣皇進宮。朝覲皇上。不要誤了時刻。載豐忙替溥儀換好了衣服。同莊之山三人。一齊進宮。臨行時候。福晉還叮寧囑咐。千萬覲見完了。帶阿哥回來。二人只得含糊答應着。坐上轎子。風馳電掣而去。先到了光緒宮中。候了片刻。裏面傳旨召見。載豐携了溥儀。莊之山在後面相隨。來至御榻前。一同跪下。此時光緒倒還清醒。見載豐領着一個小兒。知道是溥儀。立

刻心裏一喜。傳旨將溥儀抱上御榻來。拉了他的小手。問載豐幾歲了。載豐回奏五歲了。又催着溥儀。向光緒稱呼皇父。這小孩子。也眞機伶。果然朝着光緒。叫了一聲皇父。這位將死的皇上。被這一叫。立刻心花開放。臉上現出苦笑來。喘氣說道。朕臨御天下三十四年。從未享有一日的安樂。只有今天心中十分舒暢。之由乘勢奏道。皇上天顏見喜。這病一定好得快了。光緒搖搖頭道。只怕未必。又叫張得祿。將自己臨朝戴的頂帽取了來。吩咐戴在溥儀頭上。恰好光緒的頭小。溥儀頭大。戴上去。並不差得許多。載豐忙將他抱下牀來。叫他跪下叩頭。謝了恩。又引他朝拜了皇后。皇后將他抱在懷中。着實愛惜。便吩咐載豐。你自管放心罷。所有飲食起居。全由我派人照料。決不能叫他受着一點委曲。莊之山又乘勢奏明。醇王福晉。因爲阿哥進宮。一時有些割捨不下。他情願進宮來効力。不知皇后可否允從。皇后想了想。笑道他太過慮了。難道在我宮中。還有甚麼不放心麼。二人聽皇后這樣說。不敢再言語了。倒是病榻上的皇帝。歎了一口氣道。母子天性。這也怪不得他。以後隔一日。准他進宮省視一回。俟等三年後。溥儀漸漸成立。再按時入見。這也算極從全了。御妻你就允許了罷。皇后道。既然主子有這樣殊恩。我有甚麼不能允許的。我是怕與家法不合。

所以不敢擅准。光緒又吩咐莊之山。擬了一道旨意。是朕承皇太后懿旨。醇親王載豐之子溥儀。着在宮撫育。並在南書房讀書。欽此。二人携了旨意。又去見皇太后。皇太后允許照發。又將莊之山叫至牀前。歎道。大清的宗社。在長毛造反時。已經不能支持了。雖然湖南出了不少的文武名臣。到底要沒有我駕馭他們。也是靠不住的。如今的革命黨。較比髮匪又烈害多了。一朝發難。再尋當日的人才。是沒有了。倘再以女主當國。更不免危險萬狀。況且垂簾聽政。本不是一件吉祥事。皇后雖然仁厚。却沒有治國之才。據我看。將來的事。得要變通一點纔好。我這裏有一個金質小盒。裏面裝的是百年大計。這盒兒交給載豐。鑰匙却交給你。俟等皇帝駕崩之後。你們可開盒發表。依照盒內的遺詔行事。二人叩頭。將金盒領下去。不料當日掌燈後。皇上就駕崩了。臨崩的時間。恰值皇太后的病勢。十分沉重。所有宮裏的人。差不多全到慈寧宮問安去了。可憐光緒的宮中。只有皇后同瑾妃。還有幾個貼近太監。在旁邊伺候着。一盞綠紗罩的電燈。陰森慘淡。黯氣撲人。光緒在垂死病中。忽然叫了一聲御妻。皇后趕忙過來問道。主子是想水喝麼。光緒略搖了搖頭。勉强伸出手來。表示要同皇后握手訣別。皇后連忙同他握手。不覺嚇了一跳。因爲光緒的手。比火炭還熱。心

裏知道不是吉兆。忙低聲問道。主子還有甚麼遺詔。吩咐我麼。光緒略一點頭。又喘道。硃……筆……紙。瑾妃聽了。忙將硃筆同紙遞過來。光緒接過筆來。却擎不住。瑾妃忙扶着他的手。這手替他拿了紙。光緒勉强提筆。寫了半個殺字。這邊寫了一個杀。那邊纔寫成一個几。手却顫作一個。不能再往下寫了。瑾妃替他代筆。將一個殺字寫完。却拿眼看皇后。很恐懼的。不知皇上要想殺誰。皇后又問道。主子說一個人名兒。叫瑾妃替你寫罷。光緒喘作一團。那裏說得上來。張得祿端過半杯極濃的野參汁兒來。向皇上唇邊。沁下一點。又候了片刻。喘的略好。纔說道。項……子城。瑾妃不假思索。隨將名兒塡在殺字底下。皇后又問還有甚麼遺詔。光緒使勁說道。革……恩親王。瑾妃忙的寫好。又呈於光緒。親自過了目。光緒點一點頭。又向皇后道。你們要照辦。皇后流淚道。主子自管放心去罷。這兩件事。我們必能作到。光緒聽了。面上現出笑容來。可是嚨喉裏的痰。已經響個不住。此時皇后同瑾妃。凈剩了哭泣。那裏還說得上一句話來。張得祿在旁邊催道。主子的病象。眼前便要咽氣了。二位娘娘。凈哭一陣子。也當不了甚麼。快快替他穿起衣服來。傳內務府伺候一切。這是要緊的事。一句話提醒了二人。好在皇上的衮冕。全預備在手下。各宮娥太

監。一齊下手。替他穿紮好了。拾在地下一張龍牀上。光緒尚微微的有一點氣息。皇后忙將自己頭上的珠冠。擰下一顆珍珠來。足有豆粒大小。用紙裹好。塞在光緒口中。再摸他的手腕。已經凉了。皇后纔要放聲痛哭。忽見光緒兩眼睜開。惡狠狠的大聲說道。殺項子城。這一聲彷彿很有氣力似的。緊跟着又閉上眼。大家嚇了一跳。再細看。已經斷了氣了。此時不止皇后同瑾妃哭的死去活來。連一班宮娥太監。也都大放悲聲。哭作一團。哭罷了。皇后傳旨叫內務府大臣繼祿。增崇。二人正在值班處伺候着。一聽呼喚。即刻進宮。少不得也哭了一陣。皇后吩咐他們。預備一切。又囑咐暫守秘密。不許在外邊說。急速將載豐莊之山叫進來。二人領旨出來。不大工夫。載莊二人到了。先舉過哀。然後到太后宮中報信。太后此時已經十分沉重。不省人事。少停緩過來。知道光緒駕崩。便口傳懿旨。今夜將宮門鎖起。無論何人。不許放進一個來。先在宮裏電報房。將遺詔連夜拍至各省。俟等天明。將遺詔發抄。然後纔准正式開門。載莊二人領旨。照樣辦理。督率着御前侍衛。同一班太監。將宮門全上了鎖。並派李得用。張得祿二人。把守宮門。如放進一個人來。惟他二人是問。二人在皇上太后駕前。本是極得寵的太監。如今派了這看門差使。心中都老大不快。但是有兩宮

的懿旨。又不敢不遵。只得耐着氣兒。在宮門侍衛的下處。沏了一壺好茶。彼此對坐談心。正在談得十分高興。忽見侍衛上來回道。回兩位老爺話。現在有人叫門。張得祿發話道。糊塗東西。你不知道鎖門是佛爺的旨意嗎。打發他走清秋大路。就完了。回的是甚麼。侍衛笑道。張老爺不要生氣。要是旁人呢。卑弁當然打付他走路。如今來的乃是恩親王。據他說有緊要事面奏兩宮。他是軍機領班大臣。又是老佛爺十分相信的人。我們一個當小差事的。怎敢得罪他。還求二位老爺作主。張得祿聽了。却用眼望着李得用。得用詫異道。怎麼派他查陵工去。四五天就回來了。怪呀。也罷。待我自己問問他去。隨立起來。向外便走。張得祿在後面跟隨。到了宮門前。只聽咚咚咚如擂鼓一般的叫門。得用隔着門大聲喝道。甚麼人叫門。好大的胆子。這是禁地。准你這樣放肆麼。得用這一喝。聽門外有人問道。裏面說話的。可是李二爺嗎。得用明知是恩王。却糊塗問道。你是甚麼人。外面答道。老弟你怎麼連愚兄的聲音。也辨不出來了。我便是恩王義臣。得用道。原來是老王爺。恕我方纔魯莽。冲撞了你。對不起。你請回罷。恩王發急道。豈有此理。不放別人進去。難道連老夫也不放進去嗎。我是有國家大事。面奏兩宮。你快開門。不要誤了時刻。得用道。無論甚麼國家大

事。也得等明天再說。現有老佛爺懿旨。不論是誰。今夜不能放他進來。恩王一聽這話。知道事情不妙。便厲聲說道。李得用。你們不要搗鬼。現在宮中一定發生了甚麼大事。快放我進去。萬事皆休。要不然。將來可要拿國法治你們呢。得用在裏面冷笑道。國法的話。你去吓嚇別人。不要吓嚇我李得用。你說宮中出了大事。到底是甚麼大事。請你猜一猜。如果猜着了。我便放你進去。恩王道。這有甚麼難猜的。一定是皇上駕崩了。這句話纔說完。得用大聲喝道。哇。你滿嘴說甚麼。萬歲爺活脫脫的。你咒他死。這便是欺君大罪。該殺該剮該活剝皮。等我奏明了兩宮。到看這國法。是治你。是治我。再說你這奸王。終日盼萬歲爺死了。你好篡位。現在滿城風雨。誰不知道。你今天還敢跑來逼宮。我李得用不開門。正是保全你的性命。你要一定進來。只怕有來路。沒有去路呢。若問恩王聽了得用的話。怕與不怕。還想進宮不想進宮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寫莊之山黑夜入宮。決定大計。眞有垂紳正笏。不動聲色。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的景象。德宗於臨命之際。神志清爽。傳位於其胞仔。雖係私心。亦見得皇室中實無人才。舍此別無辦法也。

福晉翻臉。是婦人愛子常情。德宗見溥儀。發爲苦笑。雖是開心。却含有無限隱痛。在文學中是爲絃外餘音。

恩王妄冀非分。可謂不度德。不量力。寫載興恰合王爺崽子身分。一班打手。且弄之股掌之上。尙欲承大統乎。

慈禧病至垂危。而神志不亂。且能從容弭亂無形。此種婦人。亦是天生奇才。未可輕視也。

皇后要挾兼祧。奸王夜撞宮門。寫來俱有聲有色。如見其人。

第三十回　遵祖制大公主施威　遣刺客滿御史挑釁

恩親王碰了這個釘子。知道裏面已有布置。自己縱然勉强進去。也是凶多吉少。只得又折回府來。探聽項子城已然回京。便一直到他宅裏。向這位智多星討計。項子城搖頭道。此事不好辦了。我已經探[illegible]白。皇上大概是[illegible]逝了。繼立的是小七爺的阿哥。兩宮皆有遺詔。這事已經反抗不[illegible]好慢慢的再[illegible]法子罷。恩王聽了。十分懊喪。賭氣道。我們給他一個生奪硬搶。還怕不成功麼。項子城連說使不得。使不得。生奪

硬搶。第一得要有[illegible]今我練的北洋六鎮。全分駐在外州縣。一時那能調動得來。再說這六鎮人。目前改歸錢[illegible]節制。裏面重要的人。也撤換了不少。未必肯聽我的指揮了。況且鐵木賢同我嫌隙很深。倘然走漏了風聲。他來一個帥兵勤王。連我同師王。全都有點危險。這事可萬萬作不得。再說還有一層可慮的地方。我們要不謹慎。眼前便有性命之憂。實在是一塊[illegible]。恩王忙問還有甚麼危險。項子城伸着指頭。說出一個人來。早把老奸王[illegible]你道此人是誰。原來就是十一二回中所叙的善輔將軍。此人目前已升到軍[illegible]。兼御林軍統領。他手下現有兩萬旗人健兒。虎視北京。是第一個有實力的人。項子城將他舉出來。恩王便嚇得啞口無言。子城歎道。這件事怨我們下手太晚了。本來專指着勢力。是不成功的。自要有皇上一紙遺詔。我們便是名正言順。無論何人。也難再爭奪。並且這紙遺詔。也不必皇上發於本心。也用不着他自己書寫。只要師王在他的駕前。看着他咽了這口氣。甚麼戲法兒。也能變得出來。偏巧我二人派了外差。這一齣戲。就完全叫別人唱了。當日奉派的時候。門生就知道這事壞了。到底誰敢抗旨不遵呢。如今只[illegible]等機會罷。千萬別露形色。我們此時倒得格外恭順。免得招人疑忌。鬧出禍來。恩王聽這話也有理。只得垂頭

喪氣的答應了。緊跟着便有軍機處值班太監。前來知會。說五更早朝。所有京官。一律到朝房伺候。不得遲誤。子城心裏明白。知道是新君臨朝。怎敢怠慢。忙催着恩王。一同前去。二人坐上馬車。到保和殿朝房伺候。此時新君登基的恩詔。已經高高懸起。少時冷鞭三敲。衆文武全各就班次站好。載豐抱着小皇上臨朝。說來也怪。那溥儀只是撒潑打滾的啼哭。不肯坐那寶座。載豐雖然百般哄他。他仍然是不休不歇。只得草草的行了朝參大禮。內中惟有項子城。一看這情形。心中大不自在。你們滿人。乳臭未退的小兒。便要高高在上。稱帝稱皇。我項子城氣吞八荒。豈能跪你這黃口小兒。他心這樣想着。那兩條腿便不知不覺的。挺立未跪。載豐一眼看見。不覺勃然大怒。纔要傳旨派侍衛去抓他。旁邊的李得用。向他丟了一個眼色。載豐便不敢動了。及至朝罷。將溥儀抱至後宮。載豐問李得用。方纔項子城犯了欺君大罪。我要當時懲辦他。你爲何使眼止住我。是甚麼意思呢。李得用屈一膝回道。王爺聖明。這件事豈是輕舉妄動的。那項子城在北洋時候。手練六鎭雄師。當日老佛爺費了多少周折。纔將他的兵權卸去。調到北京城來。到底他那六鎭人。雖然改歸陸軍部統轄。可是帶兵的人。仍然全是他的舊部。況且分駐在近畿一帶。朝發夕至。王爺要把他殺了。倘或

將六鎮激變。那時攻到北京城。却叫誰去抵禦。所以奴才纔敢大膽。將王爺攔住。載豐聽了。如夢方醒。不覺點頭贊嘆道。李總管。你果然有急智。不怪老佛爺在日。寵信你。你實在是有閱歷的人。此時莊之山在旁。也很以得用之言爲然。又催着載豐。將金盒取出來。自己兢兢業業的。將鎖開開。裏面却是一個信封。封得十分堅固。信皮上寫着。在皇后駕前同啓。二人不敢怠慢。捧着這盒兒。去尋皇太后。此時的皇后已經尊爲皇太后了。作小說的。便也改稱爲皇太后。二人纔進了皇宮。請張得祿上去回奏。得祿却向他二人擺手。說宮裏面正在鬧喪呢。太后此時。也怕沒工夫見你二位。二人聽了。大驚道。怎麼皇宮裏面。還能鬧喪麼。得祿忙低聲報告一切。原來因爲皇上遺詔上。有承繼穆宗毅皇帝的話。當年穆宗毅皇帝駕崩之後。皇后也隨着殉了難。他的妃子只有一位。名瑜貴妃的。目前還在着。他見遺詔上有承繼穆宗的字樣。便挺身出來。說這保育聖躬的責任。應當是他担負。硬要自尊爲皇太后。叫內務府預備一切典禮。可憐現在這位皇太后。爲人懦弱長厚。眼看着這種無禮舉動。却又不敢阻攔。還是瑾妃看不過了。向他爭辨道。兩宮纔晏駕。你爲何就這樣胡鬧。皇太后乃是皇上給他母親上的尊號。那有自己僭稱的道理。你這不是胡來嗎。再說國有國法。家

有家法。現在太皇太后賓了天。皇太后便是一宮之主。你當着皇太后。這樣無禮。便是欺君。欺君的罪。你可當得起嗎。瑾貴妃侃侃而談。自以爲詞嚴義正。可以將他壓服住了。那知冷不妨。早被瑜妃打了一個嘴巴。還罵道。你這賤婦。誰叫你多嘴多舌。你自己拿鏡子照一照。也配說話麼。嗣皇既是承繼穆宗。我是穆宗正妃。便是他的嫡母。我不稱皇太后。誰敢稱皇太后。瑾妃被他打了一下。如何肯干休。便也撲過來。同他拚命。二人攪作一團。太監宮娥。忙過來拉勸。那裏拉得開。正在難解難分之時。恰好來了救星。你道這救星是誰。原來是榮壽大公主。榮壽大公主。本是恭親王的女兒。慈禧太后承繼過來。給自己作女兒。太后活着的時候。封爲和碩公主。及將死之時。因爲公主侍疾殷勤。又升爲固倫大公主。在滿清的體制。和碩公主。同親王是一般大小。若加上固倫字樣。便同太子平等。出門可以坐杏黃轎。無論王公大臣。自見了固倫公主。得行君臣大禮。他的轎前。有兩根御棍。打死人可以白打。這全是專制時代。不合人道的體制。藉此可知固倫公主的權力。實在不小。況且滿人有一樣特別風俗。家中若出了紅白大事。全是姑奶奶當家。姑奶奶要怎樣。便須怎樣。對於娘家的事。是可以操全權的。此番榮壽大公主。因爲伺候皇太后的病。過於勤勞。眼

見太后死了。他便在宮中尋了一間靜室休息。正在午夢方酣之際。忽被身旁的太監。將他喚醒。大公主揉了一揉眼睛。脫口罵道。混帳東西。你不知道我熬了好幾夜嗎。好容易歇一歇。你叫我作甚麼。太監陪着笑臉回道。無事怎敢驚爺的駕。（按滿清規矩。下人管宅內的姑奶奶。一律按着排行。稱幾爺幾爺。公主與親王相同。故直呼之爲爺）。現在瑜妃娘娘。同瑾妃娘娘打架呢。皇太后也管不了。爺要不去說和。怕要打出人命來呢。大公主聽了這話。不敢怠慢。急忙忙的跑出來。坐上二人肩輿。直奔慈寧宮。此時瑜瑾二妃。還吵鬧不休。一見大公主進來。瑾妃不敢言語了。瑜妃還是不依不饒。皇太后忙迎上去。一把揪住公主的衣服。放聲大哭。公主嚇得倒退。說太后這是怎麼了。誰敢欺負你。我一定不依他。皇太后哭着。數落方纔的情形。公主道。我的皇嫂。你也太老實了。一個偏妃。就這樣興妖作怪。還了得麼。說罷又掉過頭來。厲聲問瑜妃道。你敢鬧喪嗎。瑜妃此時。正以皇太后自居。那裏把大公主放在眼裏。便冷笑答道。我鬧喪與不鬧喪。你也管不着。這是我們的家務。你出了門的姑奶奶。很不必多說話。大公主眞氣極了。笑道咦。你說我管不着嗎。我倒要管個樣兒給你看。隨吩咐李得用道。你到宣宗成皇帝的旨意庫中。將第三道遺詔請出來。預備香

案。供奉在這裏。然後有話再說。得用急忙去了。大家也不知他葫蘆裏要賣甚麼藥。不大的工夫。旨意已經取到。這裏李得用早把香案排好。立刻將旨意打開。高高懸起來。四圍用黃綾子裱好。當中箱着一紙遺詔。此時皇太后率領一班人。俱都俯伏在旨意座前。榮壽大公主却叫他們仰起頭來。看上面寫的是甚麼。大家仰頭一看。原來是幾句很簡單的話。當繼承皇位之時。如有偏妃不遵遺詔。妄爭名分。或擾亂喪儀者。即刻用御棍活活打死。瑜妃一見這道旨意。早嚇得面色如土。汗流浹背。榮壽大公主。便扶起皇太后來。請他傳旨。照遺詔執行。瑜妃哭哭啼啼。連連碰頭。又朝着皇太后不住的碰頭。哀求饒他一條活命。以後再不敢多言多語了。本來皇太后是一位仁厚不過的婦人。怎能夠活活打死人。此時又碍着旨意上的話。也不敢說不打。又有瑾妃身邊的太監。正在憤恨瑜妃無故欺他的主子。早已惡狠狠的。將御棍請出來了。凉等着皇太后一降旨。便實行動手拷打。此時瑜妃在生死呼吸之間。無法可想。又朝着瑾妃碰頭道。妹妹。咱們妯娌一場。愚姊雖然一時糊塗。得罪了你。難道你就眼看着活活將我打死麼。我這裏向你賠罪。求你懇求皇太后。饒了我罷。瑾妃本也是一位賢德婦人。如今見瑜妃這樣可憐。豈能袖手不管。便跪在太后駕前。替他討饒。太后自己

又不敢作主。只用眼看着大公主。大公主的意思。也不過是藉此威嚇瑜妃。並不一定將他置之死地。如今見皇太后用眼望他。便也借風收船。先朝着瑜妃厲聲問道。你以後還爭名分不爭。還敢吵喪不敢。瑜妃哭道。姑太太。我以後再不敢爭了。求你替我說一說情罷。大公主見他這樣服軟。纔向皇太后道。瑜妃既知悔過。請太后赦了他的罪罷。太后得了公主的話。方纔向瑜妃道。你起來罷。赦你無罪。以後可不准胡鬧了。瑜妃謝恩起來。又向瑾妃同大公主謝了。方纔含羞帶愧的。回自己宮去。這裏皇太后拉着公主的手。到內殿去休息。緊跟着張得祿上來回奏。醇王載豐同莊之山。有重要事得面奏皇太后。太后傳旨。就在內殿召見。少時二人上來。先行過君臣大禮。然後將皇太后留下金盒的話。向皇太后奏明。又說臣等不敢私自啓看。特將此信交與張得祿。進呈御覽。太后吩咐拿上來我看。張得祿恭恭敬敬的。捧上去。太后立起身來接了。親自將金盒輕輕放在一邊。將裏面的一個信封兒取出來。用手揭開。抽出一張紙來。見上面寫着幾道遺旨。是太皇太后親筆寫的。頭一道是派載豐爲攝政王。督理國家大政。第二道是派莊之山爲輔政大臣。第三道是令恩親王退出軍機。以親王休致。第四道太后看了看。用手裁下來。揣入自己懷中。沒肯發表。僅僅將這三道遺旨。

叫張得祿持與二人觀看。載豐見了。先碰頭辭謝道。這責任過於重大。臣實在不敢當。還是請太后垂簾訓政。臣竭盡心力。輔助一切就是了。莊之山也叩頭力辭輔政大臣。太后道。這是太皇太后遺旨。你們不可違背。垂簾聽政的事。我實在無此才力。並且先帝崩逝。我正在哀痛之餘。實在耗不了這大精神。你們就下去擬旨。照這樣辦罷。載豐見皇太后這般推却。只得應了。惟有莊之山却抵死不肯承認。說既有醇王攝政。無須再派輔政的大臣。老臣一日生存。必竭股肱之力。効忠貞之節。這輔政名義。是萬萬不敢担的。皇太后如不肯開恩。老臣便即日辭職回里。太后見他這樣堅執。便允許將這道遺旨。暫且按下。又問三道旨意。應當怎樣處理。莊之山到此時。却不肯開口。只拿眼望着載豐。載豐本是一個膽小無見識的人。平日在軍機處。他本就懼怕恩王三分。如今自己的兒子作了皇上。他便有點心虛膽怯。恐怕恩王出甚麼陰謀。怎敢遽然之間。便開罪他。只好向太后碰頭懇求。說如今國家不幸。兩宮一齊賓天。內政外交。在在關係緊要。恩王雖然居心不正。却也未曾證明。如今正在用人之際。他總算多年効力的老臣。可否由太后特別開恩。暫免罷斥。以觀後效。臣一愚之見。不敢自主。還求太后聖裁。載豐這一套話。分明是替恩王求情。太后也不好過於勉强。

只得點點頭道。既然你這樣說。暫且叫他照舊供職。你可要囑咐他。要一秉忠心。扶保幼主。倘然以後再有些風吹草動。本宮是不能輕恕他的。載豐謝了。二人漫漫退下來。在軍機處擬好了旨。即日發表。立時一個北京。赫赫洋洋。全知道朝中又有了攝政王。大家紛紛議論。也有說好的。也有說壞的。內中有一個滿御史。名叫龍華。字子春。他本是陸軍部尚書鐵木賢最得意的幕府。在第八回書中。曾表過此人。風流倜儻。博學多能。醫卜星相。樣樣皆通。吹彈拉唱。宗宗入妙。自跟隨鐵木賢出差回來。愈加信任。未出三年。便保升了滿御史。本來滿御史在京官中。從不爲人重視。因爲漢御史全是科甲出身。又必須手筆好的。纔能薦升御史。惟有滿員。却不問學問手筆。凡筆帖式出身。一轉便爲部屬。再轉便爲御史。雖然有個御史的名兒。其實連字並不認得許多。有時候也想上一上封章。便尋一班讀書的朋友。替他代勞提筆。奏上去得一個知道了的批語。便覺榮幸萬分。有時候說得太不像人話。便原摺留中。連發抄也不發抄。這是相沿已久的風氣。此番龍子春作了御史。却極力振作。很想洗刷滿人的污點。也曾接二連三。參過幾次封疆大員。因此在北京城中。很博一點直聲。此番晏駕。他便游說鐵木賢。及早調動禁衞軍。以防不測。並授意九門提督。晝夜梭巡

。幸而儲君嗣位。七邑無驚。也算是北京城人民的造化。及至監國攝政王的封號頒布。龍華見了。不覺大吃一驚。急忙忙去尋鐵木賢。見了面。不及談別的事。便先突然問道。這監國攝政的旨意。是何人主謀。鐵木賢道。自然是太皇太后的遺旨。這大事旁人主得了嗎。子春歎了一口氣道。完了完了。滿清三百年宗社。從此後便算休矣。鐵木賢驚異道。你這話怎講。子春道。老先生。你難道不明白麽。我朝入關之始。本仰仗攝政王多爾袞之力。彼時攝政王獨攬大權。橫行無忌。若非死得早。不定出了甚麼變故。所以歷朝以來。雖有幼主。也不敢再立攝政王了。同治時代。以恭親王那樣大才。又是皇帝的親叔父。僅僅封了一個議政王。後來還被撤掉。如今醇親王雖說是嗣皇的親父。究竟年輕望淺。又沒有多大才能。怎麽一躍便爲攝政王。攝政不足。還要加上監國字樣。將來他執掌朝綱。如何能壓服一切。他那兩個兄弟。載詢載滔。全是紈袴惡少。平日就欺他哥哥老實。如今他哥哥作了變相的皇上。他們焉肯善罷干休。將來必至鬧得一國三公。大權旁落。還能有好結果麽。再者晚生按着讖緯歷數推算。大清以攝政始。以攝政終。這是逃不開的。如今果有先兆了。說起來怎不叫人可怕。鐵木賢也悚然道。照你這樣說。可有甚麽禳解的法子沒有呢。子春沉吟了半晌。低

聲說道。法子却倘有。只是謀事在人。成事在天。當年唐太宗明知武曌爲患。也曾設法除他。後來到底還叫他鬧了一個天翻地覆。如今的禍胎。就在眼前。如能設法把他除了。也算替滿清去了一條禍根。就怕是繫狗繫尾。反倒咬了自己。那倒是多事了。鐵木賢道。你先不必遠慮。只顧目前。這禍根到底是誰。何妨說出來。商量一下子也好。子春道。這個人。晚生也曾向老先生說過。便是從前作過直隸總督。現爲軍機大臣的項子城。此人龍行虎步。既非人臣之相。而且胸懷大志。常存操莽之心。從前彰德閱操。他的羽翼已成。後來多虧慈禧太后。駕馭有方。將他調離北洋。把一切兵權。全收歸陸軍部。這纔算消禍無形。如今太后死了。滿朝的人。更有誰能敵得他住。雖有一位攝政王。在他眼裏看着。還不是一個小孩子麼。若把他留在朝中。不出三二年。朝廷的政權。必轉移到他一人手。那時再想剪除。可就不容易了。況且前天今上臨朝。滿朝文武。俱都跪行大禮。惟有他一人。屹立不動。無君的態度。已經完全暴露。若再容忍。噬臍已遲。老先生如今握着全部軍權。爲國鋤奸。正在此時。早早將他殺了。便是替滿清除一大患。或者能夠挽回厄運。也未可知。子春一席話。將鐵木賢說活了心。便問他用甚麼方法。子春想了想。說如今有明暗二計。明計較暗計。不

過少遲一點。鐵木賢道。此事以速爲妙。你先說暗計怎樣進行。子春道。暗計是派一個刺客。將他刺殺了。人不知鬼不覺。便可消除大害。若用明計。必須奏明攝政王。明降諭旨。出其不意。用漢景斬晁錯的手段。載之東市。即刻行誅。諒他也逃不出去。不過明計很難作到。一者兩宮新喪。便誅戮大臣。容易招起全國的誤會。二者近畿之中。他的舊部兵力。仍不在少。倘然激變了。就少不得要喋血京師。這干係誰担得起。鐵木賢道。還是用暗計。較爲妥當一點。但是這個刺客。却向何處去尋呢。子春道。老先生久掌兵權。難道連這麼一個人才。還物色不到麼。鐵木賢笑道。你這話又獃了。我又不想刺人。難道還去搜羅黃天霸麼。再說如今槍砲盛行。這種人才。也無用武之地了。自然更不易搜尋。你如意中有人。不妨薦給我。事成之後。我必不惜重賞。子春道。人倒是有一個。不定他肯作不肯作呢。鐵木賢道。自要有人。不愁他不肯作。當言錢能通神。我們多多的許給他錢。他如肯作官。我便拔他到禁衛軍。作個營長。功名富貴。舉手可得。還怕他不入彀麼。子春道。這話也有理。待晚生先去同他接洽。如果認可。我再帶他進見。鐵木賢又問他姓名。子春道。這個暫且先不必說。倘然走漏風聲。反到於事無益。他辭別鐵木賢去了。第二天掌燈時分。果然帶了一

位彪形大漢。來見鐵木賢。二人彼此心照。鐵木賢便將他們讓到後花園。一間密室裏邊。將左右家人。一律屏退。然後纔動問龍子春。這位壯士高姓大名。子春忙替引見。說他姓白名朗。恰是河南人氏。從前在河南。本是雞公山的寨主。後來因爲同王天寵意見不和。便將山寨完全讓給了他。自己想到北京。另作一番事業。因爲無門可投。便在天橋賣藝訪友。是晚生常見他練習各種武藝。與尋常把式匠。迥乎不同。因此不時約到家中。請教他幾套拳棒。却喜這位白先生。也到不吝教誨。晚生得的益處很多。日前同老先生提起那宗事來。晚生想。除去白先生。再無第二人。能當此重任。所以回到家中。便把他請了來。再四的敦勸。白先生始而不肯。說是與項某同鄉。怎好自殘桑梓。（但知有鄉里而不知有漢族。此白朗所以終不能成大事也。至白朗及王天寵之出身歷史。詳見本書。第十五六七三回。）後來晚生以大義相責。說報効朝廷。乃是我們臣民應盡的責任。白先生纔應許了。所以晚生特地同他來。謁見尚書。也好當面接洽。鐵木賢聽了。很表示一種恭敬的態度。向白朗深深打躬。稱爲義士。你肯帮助朝廷。建立一件大功。將來兄弟必竭力在攝政王爺駕前。吹噓保薦。二三年便不愁不作到軍門。白朗伏地叩頭。口稱罪民白朗。叩見大人。大人有何差遣。罪民必

竭力報効。萬死不辭。鐵木賢親手將他扶起來。又捺着他坐了上座。竭力的灌了一陣米湯。後來又問他何時可以去實行這件大事。白朗低聲道。大人自管放心。不出三天。罪民必携項某首級。前來覆命。鐵木賢大喜。立刻吩咐擺酒。親自給白朗把盞祝賀。臨別之時。又捧出五十兩黃金。少爲衣履之費。白朗執意不受。子春道。你這樣便是不誠實了。鐵木賢也一再相强。白朗只得收了。仍回子春家中。二人籌畫進行的手續。白朗道。今夜三更。我先去探一回道。探明了他準住在何處。明天夜裏纔好下手。子春也很贊成此議。當夜二更時分。白朗換了一身夜行衣服。帶了兩隻手槍。一柄短刀。施展他那飛簷走壁的手段。先跨上項宅鄰舍的房間。向宅內上下窺看。不看猶可。看了不覺到吸一口涼氣。你道因爲甚麼。原來項宅每一間房上。全伏着有一兩個人。白朗心中納悶。這是那裏來的人呢。莫非全是刺客麼。繼而一想。萬萬不能。一定是項子城護院的人。看來很不容易下手呢。我要冒然過去。連項某的影兒。也見不着。還不定遇着甚麼危險。必須先探明了他到底住在那一間屋裏。然後再冒險。也好有一個目的地。要不然。豈不是胡亂去撞。想到這裏。便忽忽仍回子春家中。從房上輕輕跳下來。在子春的書房門外。彈了三下。這乃是他兩人的暗號。子春忙開開書房

門。放白朗進來。低聲問道。你可曾探明白麼。白朗只是搖頭道。難得很呢。忙將適纔所見的情形。一一對子春說知。子春道。這事看起來。到很棘手了。白朗問他還有甚麼高明主意。子春略一思索。驀的笑道。有了有了。這事得緩三五天。我到有一個計較。那老項的宅中。家規很嚴。下人無事不准到內宅去。其中只有一個老家人。最得他的寵愛。此人姓謝名叫謝大福。當初是救過他性命的恩人。所以老項待遇他。與別個家人不同。閱者要問這一段歷史。且聽作小說的人。代爲追叙一番。原來項子城初放浙江道台。他並未到任。召見的時候。奏對很是稱旨。西太后便說他才堪大用。恰又赶上李傅相專摺密保。太后便派他到朝鮮國京城。辦理一切交涉。隱然就是一位欽差大臣。因爲彼時的朝鮮國。名義上還算中華的屬邦。按國際法說。本沒有獨立自主權。這要放在歐美各邦。當然要節制一切。派一位總督或是統監。駐紮在他的京城。總攬一切外交內政。縱然說中國政尙寬大。不願干涉屬國的內政。到底對外交涉。也萬不能輕輕放棄了母國的大權。因爲屬邦要能夠自由對外。各國便要錯認了他是獨立自主國。將來發生了大問題。母國也難替仗義執言。保護一切了。那知這時候的軍機大臣。一個個全是酒囊飯袋。並不懂得甚麼叫作國際公法。總覺着多一事不如省一

事。但循例三年一進供。得朝鮮國一些贈品。國王死了。派欽差去封王。多多弄幾個錢。這目的便算完全達到。至於他國內的內政外交。却概取不干涉主義。後來因爲朝鮮同日本緊鄰。彼此有許多交涉。日本因爲大清是他的母國。便時常向北京質問。各大臣覺着太麻煩了。便想派一個官兒。駐紮朝鮮。直接同日本說話。免得再來麻煩中央。恰赶上召見項子城。太后誇他有應變之才。衆軍機便乘勢推薦。派他到朝鮮辦理一切交涉。太后立時愈允。第二天便下了一道旨意。項子城着賞給二品頂戴。派駐朝鮮辦理一切事宜。欽此。項子城由一個道員。平地便作了欽差。自然欣喜過望。緊跟着便請訓出京。挈帶家眷赴任去了。他的隨員。有譯譯唐紹怡。文案楊德五劉長慶。會計項乃寬等。到了朝鮮國。便拿出欽差的身分來。事事全要干涉。項子城本是間世一出的怪傑。又兼他手下這幾個人。也都是少年英俊。來到朝鮮國。居然要仿照歐美强國。對待屬邦的辦法。一切對外交涉。非經他批准。不能認爲有效。此時朝鮮國本分着新舊兩黨。新黨之中。大半全是漢奸。私通日本國。出賣朝鮮主權土地。舊黨雖是些老臣。只因國王的妃子閔氏。袒護新黨。怎樣也拗不過那一班人。只有忍氣吞聲。待時而動。正在激憤無可如何之際。恰趕上項子城來到。大家見這位欽差。精明强

幹。很有一點作爲。便想捧出他來。同日人抵抗。項子城也借風使船。好伸張自己的勢力。便糾合朝鮮守舊派的人。借着大清國旗號。壓倒閔妃。處處與日人爲難。此時日本駐朝鮮的公使。名叫竹添進一郎。他那裏是項子城的對手。後來起了兵端。項子城早有預備。一戰便將日人打敗。好在彼此無大損傷。糊裏糊塗的。便議和了事。那知道日人臥薪嘗胆。不肯干休。後來又故意尋釁。同項子城說翻了。依然打起仗來。此時日本派來的帶兵官。名叫大島介圭。出其不意。攻入朝鮮京城。項子城雖然吃驚。却調動自己帶的幾百軍隊。同日人對敵。區區幾百人。那裏敵得住日兵。眼看被人殺得一乾二淨。項子城兀自不肯罷休。他手中擎着一桿後膛快槍。腰間圍着許多子彈。一面往後退。一面却向前打。項子城的槍法。却非常好。彈不虛發。轉眼間被他打死不少日兵。怎奈越打越多。直把項子城逼進一條很窄的小巷。子城一想。這次活該命是休了。但是既有三分氣在。便想死裏求生。在巷裏邊。依然托着槍向外擊射。巷外邊的日軍。也狠命的還擊。說來也眞怪。那槍彈好像長着眼睛似的。偏不肯飛到項子城身邊。相持了足有十分鐘。子城身邊的槍彈。眼看要用盡了。正在生命呼吸之間。忽然一個人領着幾十個衞隊。從旁面殺過來。子城一看。正是他的家人謝大福。便

提高喉嚨。喊了一聲大福。大福順着聲音一尋。見他主人恰在巷裏面站着。手中托槍。好像惡魔一般。在那裏同日人拚命。大福一個箭步躥過來。鑽入巷中。用力一拉子城。發急道。我的四少爺。這裏能站得住嗎。隨手把子城推進巷內一個小板門裏。他一脚便立在子城方纔站的地方。說來更怪。大福立在此處。槍彈彷彿就立時宣言。說我不負保護責任了。一上一下。一彈中在肩頭。一彈打傷腿骨。噗通通便倒在就地。本來日兵怕項子城的槍法準。全離得很遠的。不敢圍攏上來。他兩人換班。在日兵並未看得十分清楚。及至將謝大福擊倒。他們還認着是子城中了槍。立刻飛跑過來。將大福綑綁住了。挾起就走。以爲是將子城擒獲了。那知這位項子城。鑽入板門之中。恰遇着他一位朝鮮同志。名叫金正均。立刻將他藏入地窖之中。夜間偷偷的送他離了朝鮮京城。乘着法國的輪船。回上海去了。這裏大島介主。聽說項子城被擒。及至抬上來一瞧。偏偏不是。只得二次又派兵去搜。在正均家中。及巷內各住戶。全搜到了。那裏有一點影兒。只得認晦氣。將大福送進醫院。醫治槍傷。後來和約已定。仍將大福送回中國。項子城因爲他赤心保護主子。幾乎爲自己喪了性命。便另眼看待。呼爲謝大哥而不名。及至小站練兵。就將大福保爲守備。後來他連任封疆。直把大福保

到記名總兵。賞加頭品頂戴。感恩報德。這也算是應當的。無如大禍生性不喜爲官。他仍然在子城宅內。充當一名管家。子城便委他作了武巡捕頭目。在直隸總督任內。他也倒賺了幾個錢。已經六十多歲了。精神仍然强健。後來子城內用了。他便隨到北京。仍派他管理門房。稽查宅內大小僕役。家人都知道他是家主的恩公。那個不巴結他。都稱他爲謝大爺。此次龍華差白朗行刺。白朗因爲他宅內防備極嚴。無法下手。回來同龍華商議。龍華便想起謝大福來。附白朗的耳朵。教給他如此這般。白朗點頭道。果然好計。不過略遲一點。龍華道。但求成功。遲幾天也沒甚麼要緊。第二天白朗便裝出病人的樣兒。來到項子城門前。點着名兒要見謝大爺。門房見他這種神氣。身上的衣服。又破爛不堪。誰肯理他。內中一個姓傅的小厮。名叫傅喜。尤其厲害。瞪着眼罵道。瞎了眼的混帳東西。你跑來撞甚麼魂。這門房也是你進來的地方嗎。你也不拿鏡子照一照。那一點配尋我們謝大爺。謝大爺還是宮保的哥哥啦。多少督撫司道。想見他一面。全不容易。你見他。你怎麼配呢。白朗無端挨了這一頓搶白。要依他作强盜的性兒。立時拔出刀來。將傅喜一揮兩段。全出不淨他胸中的惡氣。怎奈此來是受人之託。忠人之事。只得納着氣兒。朝傅喜下了一跪。哀懇道。二爺。我無事

也不敢尋他老人家。因爲我們是近同鄉。到北京來謀事。缺了盤川。病在店中。一病半個月。店家逼着要錢。不給錢便要把我趕出來。此時舉目無親。叫我到那裏去養病。這條小命兒。還不得葬送在北京城麼。思前想後。無路可投。惟有這宅裏謝大爺。我們是近同鄉。或者可憐我。肯救我這條小命兒。也說不定。二爺積一點陰功德行。替我回一回。常言說救人一命。勝造七級浮屠。我這裏給你磕響頭了。傅喜聽他說得怪可憐的。便罵了一句。這是那裏的晦氣。硬纏着不休。待我替你說一句。見不見可難定。說能便去尋謝大福。大福因爲年老無子。很好行一點小慈善。聽說是他近同鄉。流落在北京。便生了惻隱之心。吩咐傅喜將他帶進來。自己詢問。白朗見了他。跪伏在地。哭訴一切。大福見他生得相貌端正。說話也不俗。着實的愛惜他。慨然拿出二十兩銀子來。叫他把店帳還清。搬到宅裏來。作自己隨身伺候的小斯。多少人想謀這個差使。全謀不到手。平白無人收留的苦孩子。却一步登天。作了謝大爺貼身的僮僕。宅裏幾十個使喚小子。全是又妒又羨。看得眼紅。白朗却格外小心。一面將謝大福伺候得舒舒帖帖。一面又拉攏同伴人。比他年紀大的。便管人叫大叔。同他年歲相仿的。便管人叫大哥。又不時的打酒買菜。請這一班人。所以過了幾天。大家全漸漸

同他親近起來。他便有意無意。探聽項宮保每日住宿在甚麼地方。有兩個跑上房的小厮。一個叫得喜。一個叫得貴。便笑着告訴他說。宮保現在共有十三房姨太太。這十三房姨太太。分住在十三個院中。這十三個院子。全通連着。宮保想到那院裏去。全可自由前往。這十三個院子鎖門的鑰匙。全在他一個人手中。他晚間不拘住在那院。那十三個門。却全是他自己鎖。他有兩盞燈。一盞是紅珠子燈。一盞是綠珠子燈。怎麼叫紅珠子燈呢。是用珍珠串成的一個掛燈。裏面安着一支紅電燈。將燈開了。把珠子全映成紅色。所以叫作紅珠子燈。那綠珠子燈。是用綠電燈影的。變成綠色。所以叫作綠珠子燈。比如今天晚上。想要住在那一房姨太太屋裏。便差了鬟。先將那紅珠子燈送過去。掛在那個院子的門上。那一房姨太太。便知道今天晚上。宮保前來。連忙預備酒食夜宴之物。到底他也未必準來。因爲他於紅燈之外。還要懸掛綠燈。紅燈好比是正。綠燈却算是副。他不定到那一處去。也許兩處全去。也有時兩處全不去。也有時兩處去過之後。他又宿在別的院裏。連我們這貼近伺候的人。也說不清。並且一到掌燈時分。他從辦公室中出來。到他的休息室去。這休息室緊挨着十三院。內中只有了鬟女僕。奔走執役。其餘男僕。一個也不准進去。如不經他手諭傳喚。擅自進

去。便立時活活打死。所以我們不要說足跡不能到十三院。就是宮保的休息室。我們始終也未曾踏進一步。白朗聽到這裏。不覺吐了吐舌頭。笑道。好厲害啊。難道他那屋子。到底就沒有一個男人進去過麼。得貴道。只有一個人能進去。就是你伺候的主人謝大爺。是能夠自由出入的。到底他老人家。非經呼喚。也不肯進去。其餘只有四五兩位少爺。可以自由出入。因爲四五兩位少爺。是宮保最歡喜的。其餘的少爺小姐。還不能那樣隨便呢。白朗聽了這一套話。心中很犯躊躇。暗想這件事眞有點不易爲力了。我們連門口全進不去。那裏尋得着路徑。再說他那休息室前。住着四五十個技勇隊。終日終夜。有四個人持槍把門。想暗暗溜進去。也萬萬作不到。聽說他那看門護駕的人。全是些飛簷走壁負有絕技的各路英雄。是關外張統領薦了來的。說來也眞怪。這些翳子馬賊。到了項宮保跟前。喝了他一頓米湯。便老老實實。服服帖帖的。情願給他効死。決不再有一點貳心。你說這件事怪不怪呢。看來只好多候幾日。再等機會罷。急了是不成功的。白朗遂暗暗將這意思。訴與龍華。龍華無可如何。惟有囑咐他隨時留意。也是活該項子城後來尙有許多大事業。專等他作去。所以老天爺在默默之中。便把這關係生命的問題。借着一件事。便給他化解得雲消霧散。原來此時北

倉地方。駐着一鎮軍隊。鎮統段吉祥。是項子城一手提拔的人物。雖然改歸陸軍部節制。其實精神上仍然是他的人。他這一鎮陸軍。訓練的十分整齊。所以陸軍部派他駐在京奉鐵路沿線。爲稽查進京的行旅。因爲這時候革命黨的風聲很大。外邊傳言都說。孫文派人到北京來。專刺殺滿人中的王大臣。鐵木賢得了這個消息。本就害怕。後來又出了江西徐天麒的故事。他益發小心起來。便派段吉祥。率領這一鎮人。駐在京奉沿線。每一個車站上。全駐有一連人。火車到了。便分頭上去盤查。越是南方口音的人。尤其查得厲害。如遇着形跡可疑的。便架到營盤去。連行李衣服。全要搜查遍了。查不出甚麼來。准其取保放出。若查出一點痕跡來。也許解送陸軍部。也許在營中槍斃了。外邊連影兒全不知道。後來被項子城知道了。便暗暗的給了段吉祥一封信。說人命關係至重。以後再獲着形跡可疑的人。不得私自處分。須送到北京來。也不必送陸軍部。可一直送到我的私宅。由我訊問後。斟酌辦理。段吉祥接到這一封信。自然遵命而行。到底項宮保是甚麼意思。連他也猜不透。恰趕上白朗要行刺的這幾天。段吉祥忽然解來兩個人。另外備了一封密信。由差人一同送到項宅。項宮保下了朝。差人將信呈上。子城拆開看了看。便吩咐道。我知道了。我們急速回營銷差。不准

在京逗留。兩個人可交與謝總管看守。隨又將謝大福叫過來。吩咐將解來的二人。暫帶到你的屋中。要用好酒好飯供養着。不准慢待了他們。等二更以後。我自己訊問。大福答應下來。差人也隨着出去。當日夜間。項宮保傳出諭來。在休息室中。審問那兩個人。所有站班的護兵差役。全要遠遠退去。不准窺看。室中只留謝大福一人。衆家人聽了。誰敢不遵。全老早的就散開了。這些人晝夜聽差。本來也是很辛苦的。好容易盼着上面有這傳諭。樂得三個一羣。五個一夥。各尋地方去消遣。誰還肯守在這裏。此時却歡喜了白朗。他自己一想。這眞是千載難得的機會。若不乘此時下手。更待何時。眼看着謝大福領這兩個人。到休息室去了。他便將大衣脫下。換了短裝。腰中掖好手槍。帶一柄短刀。暗暗溜到後院。恰趕上靜悄悄的。並無一人。他便施展夜行術。縱身至休息室簷頭。將身子橫貼簷下窗上。用手把住橫楣。拿舌頭將窗欞紙舐破。用目向裏窺看。只見休息室中。燃着極光亮的電燈。屋內收拾得十分闊綽。也不必細表。再看項宮保。反穿着一件老羊皮襖。巍然坐在上面。按說他身爲宮保。甚麼狐裘倭刀捨捌穿不得。單要穿一件羊皮襖。還要反穿着。毛兒冲外。這是甚麼道理呢。看官要知道。此時兩宮大喪。尙未逾月。按前淸的體制。無論內外大小臣工。只准

穿羊皮。不准穿直毛。在百日以內。還得要反穿着。好表示是帶孝的意思。項宮保又是總辦大行皇太后喪禮的大臣。所以這些禮節。更須遵守。閒言慢表。却說白朗凝神細看。見這位項宮保。果然有威可畏。坐在上面。彷彿老虎一般。他那兩隻眼睛。精光四射。威稜逼人。以白朗那樣殺人不眨眼的魔王。看了全有點心悸。此時謝大福。已將那兩個人領到項宮保面前。大福在旁邊說道。跪下跪下罷。那二人彷彿沒聽見一般。依然挺立不跪。只見項宮保把臉一沉。驀的問道。你二人圖爲不軌。今日見了本帥。爲何不跪。內中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。冷笑道。你這給滿奴作奴的奴才。自己也不知羞慚。專能殘殺同胞。蹂躪漢族。我恨不能飛劍斬汝之頭。還說甚麼跪與不跪。白朗聽他這話。心中代揑一把汗。暗想這位宮保。豈能挨他的罵。當時必要發脾氣。親手殺他。也說不定。那知天下事竟有出人意外的。這位項宮保。挨了他一頓罵。不但不生氣。臉上的顏色。反倒比從前和霽了許多。只聽他低聲問道。本來也難怪你們革命。滿清這種昏暴。較從前更加甚了。防我們漢族。比防賊還要厲害十倍。最可恨的是一班親貴。恨不得將我們漢族殺盡。好保全他那萬世一系的皇位。別看我項子城身爲大員。我確不是滿人的走狗。時時刻刻。想着光復漢族。只因同志太少。不敢冒

昧。所以隱忍待時。就以你二位說罷。若非我暗暗知照段吉祥。遇着革命黨人。不要自由發落。也不准送陸軍部。必須暗暗解到我的宅中。你們的性命。早就沒有了。說罷又長歎了一口氣。此時那長身的少年。隨口問道。宮保這話。可當眞麼。項宮保笑道。豈有此理。我項某是漢族的好男兒。豈肯忠於一家一姓。當日揚州十日。嘉定屠城。他們滿人。殺我們漢族。不如猪狗。少有人心的人。豈能忘懷。不過你我所處地位不同。你們可以直接革命。我却只能間接革命。彼此的宗旨一樣。手段各殊。我如今看你二位。氣度與常人不同。知道必是革命鉅子。所以纔剖肝瀝膽。對你們說這話。其實連我的手下舊部。我暫時全瞞着他們。惟有我這老家人謝大福。是我的患難弟兄。所以我不肯瞞他。今天特意同你二位接談。一者是要破除革命黨的疑忌。知道我項子城。並不是滿人的鷹犬。二者將來有了機會。請你們自管放手去作。我能帮忙的地方。必然竭力帮忙。今天趁着夜色朦朧。我贈你們五百銀子。送你們逃出我的宅去。你們可要相機而行。這北京城中。軍警衆多。居住不易。你們還是纔道南下。再候機會的爲是。那兩人聽了這話。不覺五體投地。說我們並不是謝你的私恩。乃是代表漢族同胞。向你致謝。項子城親手扶他們起來。取了五百兩銀票。塞在他們懷內。自

己同謝大福。領二人出了休息室。到一個旁門。親手將鎖開開。放他二人出去。然後纔慢慢的退轉休息室中。纔赴至桌前。不覺大吃一驚。哎呀了一聲。倒退了有好幾步。若問所驚何事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外史氏曰。宮中閹喪。確係當日實情。寫瑜妃之蠻不講理。皇后之懦弱無能。大公主之臨機應變。衆宦官之憤怒不平。各有各之神氣。各有各之口吻。在畫家是爲寫生妙手。

用先皇遺旨。壓服瑜妃。勝似許多說話。亦見滿淸家法之嚴。惜其後代子孫。不能遵守也。

龍華無端挑釁。鐵木賢假公報私。言外見滿人並無多大能爲。亦無多大起色。不過用機智。以圖僥倖而已。

夾叙項子城在朝鮮巷戰一事。寫大英雄渾身是膽。日後成大功。建大業。具基於此。

紅綠珠燈。分十三院安置姬妾。雖是窮侈極欲。亦隱然有帝王三宮六院神氣。項之不能終守臣節。已露端倪。

天津

益世報館

本會編輯報紙[illegible]

公正

月刊[illegible]

精[illegible]

價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